

〔明〕毛一鷺 撰

雲間讞略

雲間鶯韻

〔題〕  
〔書〕

## 雲間讞略序

雲間讞略者，司李孺初毛公所梓爰書也。余通籍，視比部政，尋復爲比部郎。每讀郡國所上爰書，恨不能多所平反。及奉上命敷恤江以西，慮囚桁楊肺石間，目擊心恫，有慕乎家廷尉之風而愧未逮也。丹筆稍暇，輒博稽春秋以來下及唐、宋暨明興典故一切，政關刑書可資讞斷者，日手錄之，不覺成帙。竊嘗謂刑者，型也，一成而不可易。故三聽五慮，惟律例是準，不得以私意見參焉。而傳曰：大小之獄，必以情。又曰：法外之仁。然則情與法有間乎？欲信法則窮於情，欲矜情則骯於法。參劑於情法之間，設以身處其地，務使彼情不隔於己情，又使己心可喻於彼心。死者與我兩無憾而後即安，故曰忠之屬也。戊申余承乏守雲間，而公先爲司李。公名能文章，擅雕龍繡虎之稱，顧獨明習法令。每一牘上，片言立剖，即老吏咸咋舌退而文無害。嘗曰：吾願爲千金璧。以故五年中發奸摘伏，威行於拔薤而平反實多。書曰：與其失不辜，寧失不經。詩曰：不僭不濫。公持三尺，而衷之以不經不濫之心，其有不得情者乎！或言，雲間習狙詐，爭止蠅頭，狡若兔窟，其所訟多不實。即以刀錐訟者，十不得五。以田廬訟者，十不得三。至以殺劫訟者，十不得一。公雖欲下禹泣祝湯網，其如民之無實何！公笑謂：此非民好爲無實也，或亦有不獲己之情焉。吾得其不獲己之情而稍繩之以法，第期無失刑止耳，不能爲淵中察以重民辟也。嗚呼！此可槩公之仁心爲質矣。政既成，天子下璽書徵公。公之必膺殊擢以佐明主蕩平之

化。第郡少一于公，恐棘門未必無夜號，因請其讞略而梓之，蓋十百之一二耳。然得奉爲司空城旦書，則于公猶在矣。此又足掩予向者帙中所載也。

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松江府事句章張九德撰。

序

夫士甫謝公車之牘，輒抱爰書試李官，爲天子明罰敕法，所治者非議辟則議戍，下至鬼薪白粲，稱微眇矣。藉令一不當而法骯民駭，郡將不堪，則公車之牘與爰書之牘貳也。公車之牘載經生言，虛中以出之，而爰書之牘內結成心，外膠成案，直實之耳。實者據其中而枉者隨其後矣。貫索之星珠聯九宿，是名天獄。其中貴虛，實則天下刑繁。故牘之文即天之緯也。有如益情企罪深文厚誅，非造物者意矣。今郡李孺初毛公以治行無兩，應天子首召，其六載吏牘□□具在，豈非註生之籍，法天道而行之者耶。蓋公以仁心爲質，寸復穎秀。即裁斷捷持論堅，而陰調以寬和之理，使四履之內時睹鷄竿，不聞鷹擊。片言折而累牘成。第以功曹供繕寫，鈴下備傳呼，無它指，使誕辭者匿而去，訟庭常空。每進諸逢微講求執事，句討字商，稱甲乙不厭兩入棘多得士，而視邑篆則遠若浼己，以故射覆解弢，冰心朗應劃然。而藻之爲文，飾之爲吏，繩尺之爲牘，此所謂虛中以出之，而後乃知爰書之牘與公車之牘合爲一已，不佞於此道貳之者也。然徼有天幸，曩令靖江屬在四封內，得以襟帶要束，旋賴公掖而晉之。又復昕夕肩隨，洞赤無隱，則不佞於公似有宿契，而概公之爲德於不佞者，不可以一日也。公行矣，勛敢不勉勉之其在斯牘乎。抑計公入贊廟議，一旦轉謙訶爲恬愉，令上無蜩螗，下無雀鼠，頓幾刑措之風。則所爲平反天下者，尤不啻太虛在心，宇宙在手矣。是牘也，何足以盡公哉！何足以盡公哉！

年家鄉寅侍教弟朱勛頓首拜撰

# 雲間讞略卷之一

## 一件出巡事

鹽院方批駁蘇州刑廳詳犯周佛舍等

前件審得：周佛舍、周邦國與周季舍等俱同祖兄弟也。小吳張阿舅與已釋之朱岳，在逃之張煥、金貴、吳恩皆其揮集呼應之黨也。平日相倚爲販如爪牙，頤氣未嘗不同。唯章練塘之舉，細審佛舍輩實不與焉。蓋據招是夜原捕吳相反爲鹽徒所逮。幸金貴、吳恩屬相故鄰，相用得脫。且得並聞季舍、朱岳之名，相因具報姜千戶，指名通呈。維時交檄收捕幾兩匝月矣，而季舍之弟周忠、朱岳之侄朱俸復隱季舍等名，而更以佛舍輩出首。盧同知初爲審讞，已燭破奸套。惟以彼此俱非善良，並坐重辟，而季舍且以首論。蓋猶取衷於吳相之報。譬如樹葉剥落，尚未離根也。迨後更官再一覆勘，乃幾謂季舍、朱岳如風馬牛之不相及。故岳與季舍並得改擬，而佛舍輩遂屢讞而屢入罪罟。此蓋偏重忠等之首盡詬吳相之報，不知其與臆合而於情遠也。夫佛舍輩與季舍輩之被獲，彼此總不出人所首報。按以止理見獲之律，俱得勿論。有如必以人言爲據，則忠等之首終不如吳相之口爲可信。蓋相爲捕人，志固專在得虜耳。又於此輩既無親疏，未有恩怨，而忠等於季舍輩則有兄弟叔侄之親矣。讞覆任手，輕重在心。視倅遇而倅報自不同也。此其不如相之可信一。相之知有季舍等名姓由貴等疾呼而得。呼者不外同黨，聞者不越當場。

而忠等身不與事，則佛舍等姓名將誰告之，又誰聞之？私隱臚列，柔管殺人，視入耳而出口者，又誰足憑也。此其不如相之可信二。詰朝相即以情轉報姜千戶，於時既未有停待，於詞可必無支吾。而忠等之首則時日已久，彼將任意揣摩，局態漸移，彼且恣情裝點。人情唯近則可信，遠則無據。矧近者出局中之剥膚，而遠者出旁觀之銷骨乎。此其不如相之可信三。季舍等之名姓猶曰得之耳食耳，而金貴、吳恩則相所目擊者。忠等且不能更諱，即就彼自爲計，亦宜間錄一二真者，以文非真。而今乃並諱之，則馬與鹿既可溷，而亥與豕又焉得不錯乎？此其不如相之可信四。爲朱岳解者，第曰身不在場耳。而船固其船也。岳非脫然事外，即一船已爲左券。試質之忠等首詞，所載諸人有實迹可指若岳者否，彼確然足據者許漏網，而杳然無憑者反驅之入穿乎。此其不如相之可信五。人情唯傷心之怨其記憶必真。相方被虜時屏息專聽，圖一得當，而誰何之。若輩之色言姓字，彼得脫時所欲寢處而上首功者恃此。耳根目睫之所見所聞，寧有不真且確者？彼中等之首，即非出自修怨市恩，無亦唯是吠聲吠影，曹好曹惡之邊見乎。此其不如相之可信六。以種種可信如季舍輩尚得議出，乃以幻惑不可信之佛舍輩令其長與三木爲伍，五鬼爲鄰，則季舍輩何幸，而佛舍輩何不幸也。此不均之隱情可矜也。迨今質審各犯里鄰，皆不諱爲非販，獨謂拒捕之日，佛舍輩並在田間。指天矢日，不勝真懇，而且甘爲保結，虛願連坐。夫鄰死餓囚，何以得此於鄰里哉？衆實有口胡可鬻也。此畫一之輿情可採也。無已而必於各犯中求其所謂真拒捕者，則莫如倡首貸舟之張煥，當場識面之金貴、吳恩，而今且逃矣。既逃則其情必真，真則其匿必堅。嚴提竄者而不得，屢檄捕者而不報，此又事之無可奈何者也。今欲爲拒捕者伸其三尺是矣。夫業不能窮

搜渠魁一殲滅之，而徒庚死佛舍輩以待剥免，則「寧失不經」、「毋殺不辜」之謂何？此又祥刑者之所不敢屑越者也。且細閱招中按其拒捕情形及引條例，於法亦多不合。蓋梟斬之例，必越十人以上挾兵仗而制人死命者方可引用。今據招，在船者止煥等七人，是人數原未符也。姜千戶呈開諸犯各搶巡船槍械殺脫，是兵仗原未具也。丘陸、姚卿二人身雖被傷，而陸則當有溺水之故，卿則死在浹月之後，是與手刃人者尚有間也。諸如此類，皆此獄鍛煉破綻處。必求其穩合，則惟有傷至二人以上之例可引。果用此例，則疇昔之夜，即令佛舍輩同拒，果真爲首，自有張煥當服上刑。而佛舍等且並非下手之列，豈得槩以強盜例並斬哉？真且不當斬，矧不真而奈何。令周伯元等駢填獄底，以僅僅償丘、姚二命乎。然已成往事矣。如必更淹佛舍輩以爲伯元等之續，則無論非情非法，得無覲人命如草菅，不致於兩間之和，而飛六月之霜不已也。特若輩私販一節，終是難掩。今亦不必曲爲之掩。唯當以本律論配，早爲完局。至夫季舍之於拒捕，原情彼實近之。今幸議出已久，當無復入之理。況方議出佛舍於重固，復欲投季舍於死地，牛羊何擇焉。查渠私販之罪已經論決，無容再科，姑薄杖之，以懲餘辜。張煥、金貴、吳恩情則較真，法難輕釋，當另入總捕冊緝結，無爲此獄不了之案。餘有高四、周阿二等，則皆首詞所蔓引者，應速住提以全噍類。招呈。

本院詳批：私鹽拒捕，律法最嚴。惟嚴則輕入乃以戕民，輕出又以養奸。而初情近真，久則滋變，是故始事者不可不審也。周佛舍一獄浸尋十有餘載，大段初招俱憑各犯口供，而生死之間遽決於唇吻。如周伯元等駢死獄底，誰謂肺石無冤耶？且原情無如吳相之口報。蓋倉卒之際，尤屬無心。詘吳相之報

而信周忠等之首，奈何其不愈遠而愈失真也。周佛舍等開釋非縱。第大辟所係，法宜詳慎。蘇松道再確招。速報。

### 一件禁搶奪以安地方事

兵道李批發海防廳詳犯侯祿等

前件審得：侯祿幼習無賴，老而彌甚，且其黨實繁有徒。遇事輒蟻聚狼吞，尋可穴之隙而樹之幟。蓋爲蠹於干巷鎮久矣。偶有客劉日升至該鎮投牙儉謝江，糴居民沈華峰米十五擔。又另糴麥七擔。侯祿以時禁越糴，即挾其黨顧二等喝阻之。謝江輩許賄爲餌，業已勸釋。次早日升欲理棹潛行，祿以茹賄不遂，復糾總甲蔣孝等同趨河下，共艤日升之舟。蓋仍是需索故智，而日升復強項不授以餌。於是彼欲脫而此固曳，兩相持格，致扁舟且進且止，舟中成敵國矣。維時挨枕踝蹠，米麥多狼藉，而聚觀者如堵。復乘機鼓翅其間，故若輩空拳未握，而日升之米麥行裝且半屬烏有矣。移刻，適魏國臣巡緝至。彼日升等以情景往控，國臣乃僉票差兵金倫拘審。而各棍以爲假冒索援，遂毆金倫而奪其牌，且並國臣所奉之憲檄，亦稍稍擠毀。是時祿等目中真不知有三尺。然若輩畢竟謂國臣假冒也，以所奪之牌赴控海防。國臣見渠黨猖獗，又恐其以後禦，爲膚受所掩，遂單猝顧二申解本道。此顛末實案也。侯祿恃強，率衆窘客商而抗官兵，桀黠特甚。且據日升所開搶數，米麥衣帳等物將近十金。按以搶奪之律，祿與衆宜皆引例編發。第研審各職，不第鼠輩未有升斗絲縷之得，即祿亦未染指以果貪腹。雖彼衆狡口不足憑，而反

覆推勘，實無指證。墨刑遠遣，似未易濫及多人也。惟是稔惡如祿，倡禍如祿，即贓未犯手而亂形已見。况日升緣若輩作祟，致行賈半耗，則祿雖不搶日升，致日升耗賈者實祿也。欲窮亂本，當坐首戎。祿仍應坐搶律刺配，並追償日升已耗棄諸物。餘黨均從杖治，與祿一體枷號，加責示創。蓋茲舉唯祿實爲渠魁，而各犯不無漫引。今既重懲一祿，則首禍者已不廢法。即稍寬各犯不爲濫出。總甲蔣孝宗、曹沈既失調停，復緩首舉，猥與奸人同事。牙戶謝江、沈華峰網商覓利，越禁登壘，致爲亂民借口，亦應併杖。劉日升以孤客抵異鄉，情稍可矜。已搶散者，業令賠價。所存米麥，仍令在本鎮平糶，不許出境，罪則貰之可也。魏國臣奉憲檄而緝強梁，原非多事。第當祿等聚衆駕舟之時，宜即擒拿詳解。乃僉差役而牌拘審，實心任事者宜不若是從容。當祿等奪牌赴控之時，宜即列名暴白。乃拾敗卒而瀆憲臺，虛心應事者又不宜若是張皇。如國臣者首尾遲速之間，實多破綻，亦應薄戒示警，庶地方緩急有賴耳。

詳批：侯祿等之阻截米船，豈真奉禁不許米出境哉？索詐之情，百喙難解，已且面審。孫逸宗、曹沈稱若輩素生事害民，俱有卷案，是尚可輕縱乎？已經加責，仍將侯祿、顧二、金三、蔣七、姚秀、侯壬、尤一各於原搶地方枷示一個月。依擬。侯祿刺發平望驛擺站，滿放。顧二、金三、蔣七、姚秀、侯壬、尤一姑與沈華峰、謝江、曹沈、蔣孝宗各杖，贖決發落如斷，追賠商貨。魏國臣姑記過，令策勵供事。餘如照。庫收收管領狀繳。

## 一件強盜劫燒事

兵道李駁問上海縣詳犯莊賢等

前件審得：莊賢以嗜賭故流爲無賴，而乃忮心堂兄莊仁之多費，鼠竊不已，繼之強劫，致仁身被楚毒，藏幾爲罄而居且爲燼，亦慘矣。又繫其媳爲質，以殿追者，何狂逞無忌耶。此雖勢成於夥黨而分贓獨多，賢蓋自旌爲戎首。照例梟示，賢也何辭。其黨朱滿、李成、張大、孫龍俱同行分贓，駢斬不枉。而例無皆梟之文，固不必濫引也。賢父莊惠雖未躬與盜伍，乃夙仇先已開隙。及原捕獲賢時，惠又不惜以身護之。且賢陰授所帶盜贓，惠復袖而匿之，當爲捕兵搜出。此蓋載在初解原呈中。今核縣卷，瞭然可覆視也。鞠原捕，一一供吐如昨。即莊賢不能自諱，並不能爲其父諱也。夫賢未敗之前，惠既不首明以自別白，賢已敗之後，惠復爲護匿以自樹招。惠果僅僅知情而不與謀者乎？惠既與謀，則身雖不行，賢之盜即惠盜，賢之贓即惠贓也。以凡盜論惠，惠當斬。乃查惠爲莊仁的叔，律得遞減五等，幸矣。乃亦在應配之科，不第杖也。至若莊仁之死雖越三月，實斃於群盜之一炙。第賢輩已論斬，更無可加之法。即以惠論，叔殺侄，雖出自手刃，亦以親故議減。況惠未以身往，縱不免造謀行劫之罪，此固難以苛及。汪小六與賊同居，而又授賊以兵，彼無所覬覦，肯爲劇盜輩口實，乃研審各盜俱極口稱未分贓，則垂涎於先，未染指於後，或亦其悔過一念翻然改圖耳。然不行、不分贓，自有杖一百本律，「不應」非定案也。劉隆爲劉天祥之弟。天祥敗而逃，隆獨安坐如故，已足爲中情不怯之一券。迨詰其被花從何

得，典票從何來，則供爲天祥逃後，從其居室間所拾者。此其言固半在可疑可信之間。蓋棄典票固盜賊之常，而被花非分授無由得。第得果以分授，而僅僅被花，外無一長物，則不同盜亦自可見。大抵劉隆貪而實愚。天祥盜後多贓狼籍，偶以被花授隆，隆遂從而受之。後見典票之遺，亦復視爲奇貨，遂並置而藏之。此真情也。倘隆果不逞，能與天祥韻頑爲伍，則所得必與天祥相埒，彼其身且與天祥同竄矣，豈肯株守此棄餘以就擒哉。且遍質各盜，各盜俱不認爲夥。即細叩失主，失主亦稱此盜原無確見。夫盜口固未足憑，彼失主於隆何愛焉。坐隆殊辟不無冤濫。雖天祥未獲，遽難議釋，亦應以盜後分贓擬之。如謂贓微罪輕，則囚之囹圄待獲天祥日議放可也。莊惠年既踰七，罪又未減，在律亦得以老收贖，小人邀幸極矣。窮於法，請枷以示衆。

詳批：莊賢等五名固監詳決。莊惠、劉隆各加責三十板，與嚴化等各贖決發落。逸盜勒限嚴緝。餘如照。實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兵道李批發上海縣告人杜宗宦狀詞

前件審得：杜宗宦以附和張顯憑陵市門，致毆樂戶徐邦至死。初招以主使坐顯，後乃以下手改坐宗宦。則是獄出入，正顯與宗宦爭旦夕之命。而宗宦乃又以姚郎爲告，何耶？蓋以姚郎亦曾同顯毆邦也。閔招實載此情。第姚郎之毆在十四，宗宦之毆在廿二，則限內限外分矣。且宗宦毆時，徐邦尚能攘臂以

爭欲娼婦，則邦雖被毆於姚郎，而精力尚強壯無恙，其未受荼毒之傷可知。安得謂邦之死由於姚郎之毆？惟是與娼有三宿之契者張顯，當日之嫖興未酣，復欲邀娼者亦張顯。且娼於是夜仍與顯卧，則當娼之竄匿不出與邦之峻力以拒也，亦唯顯怒爲甚。顯此時凡可以顯攬兇攘，宜無所不至。况「不容救護」一語，實出顯口，久載原案，則初招以主使坐顯者近是。即云同類惡少，率以酒色爲歡，意氣頗頑，不由主使，不知鷹犬用命，獵者爲誰。且行毆之時，已當暮夜。而共毆者又有金祿、陳稷、李忠若，而人手下輕重，安可臆定也。且查原告初辭，宗宦列名獨後，則宗宦之未重於下手可知。以張顯之主使未確較宗宦之下手未確，則張顯之以入爲出尚在絲髮之間，宗宦之以出爲入則不啻星淵之懸而黑白之淆也。法莫嚴於死案，獄實定於初情。捨既辟之顯，而坐法外之宗宦，必其有的確隱情，俟覆鞠拈出，乃可令其心輸。今據所以坐宗宦者，以爲宗宦具告家奴係顯作證，因備酒邀娼酬顯等語。夫突入鑿空，既與原招不合，且輕事點綴。當初鞫時口頭語何難懸之舌端，乃至今日弓影始在杯中耶。宜宗宦之舌在而心未灰耳。夫讞者重死刑，而改坐宗宦，是捨始禍之首戎，而重論事尾之胥靡。無此法。宗宦計無復之，而牽告姚郎是捨限內之兇毆，而追論限外之羅唣。亦無此法。重獄出入，不妨致慎。而院部又俱駁批華亭，應聽該縣再行細審，一併歸結。

### 一件謀財殺命事

屯院批發上海縣告人童德狀詞

前件審得：童吳淞與童瑜以同業相妒，素萌嫌怨。而瑜資頗饒，又善於徵逐，所向輒爲瑜所先。吳淞於是憤忮日甚，久欲甘心於瑜。適今元旦會飲於族長童以全家。瑜復使酒罵坐，侵及吳淞。淞佯爲順，而陰有殺瑜之志，遂乘飲畢散席之後，暗覓毒藥，糾謀童官聖、童小五設爲賭酒之局以邀童瑜，蓋乘瑜平日有強酒之癖也。瑜果自負善飲，復聚飲以全家，而吳淞輩之毒中矣。維時吳淞計瑜必死，欲預爲後日辯地。復令官聖買取草烏以伏非毒之案。蓋草烏入酒能令人易醉，異日事發則不過曰欲使瑜醉耳。謀固毒而狡也。不謂席未終而毒即發，致瑜號呼抵家，越半餉而耳鼻流血死矣。夫論死期未有如此促者，論死狀未有如此慘者，論屍傷毒證未有如此較著者。初驗一鞠知瑜以毒死，已萬萬無疑，而吳淞猶嘵嘵以草烏爲辯，即賣藥李塘又從而附和之。夫蚩蚩如塘固誤墮吳淞之套，乃前番研審，當下已破其隱局，揭其謀情。今據該縣細檢，遍身之青黑更纍纍較如列眉。吳淞更從何處着口。雖細查招中毒藥未究何名，而毒傷已真，草烏之說自不能混。吳淞一斬何辭。童官聖、童小五平日翼吳淞而供其願指。且積怨蓄怒，官聖與小五知其脈；邀飲埋毒，官聖與小五與其謀。而買草烏一事，尤爲官聖加功左券。蓋瑜死雖不由草烏，而官聖既同事設局，則凡所以殺瑜者，何肝膽之不共，而指臂之不效。官聖之絞亦自無辯。童小五爲以全之孫，前後兩飲俱與席。縱彼邀瑜之時不與同行，可諒其謀之不與，而賭飲之際情形甚顯，難信其情之不知。獨憐其少不更事，兇人慘謀必不告之孺子，孺子亦安得而阻之，姑從杖治。李塘與童瑜素無睚眦，毒謀非塘所知。唯是草烏之外自有毒藥，乃混執以亂真，幾爲兇人漏網。童以全爲吳淞輩尊行，不能以沉湎戒其子弟，致釀無窮禍，是皆瑜之飲恨重泉者，與塘並杖，各當其辜。小

五嚴緝另結。

### 一件疊詐坑儒懇電異冤事

學院楊批生員曹仲正狀

前件審得：曹仲正之父曹恩有婿范中選爲稅監，參隨叨管瓜州稅事，蓋翼虎噬人者也。張恩父張仕以販布往京，道經彼地，爲中選所窘，已備悉荼毒。後張仕具告彼中憲臺。中選復膚憇稅監既盡吮其囊貨，復稿之囹圄中，俾不睹天日。維時仕子張恩亟欲脫父幽寢，且欲得中選而寢處之，即赴控按臺，批發本廳。而辭中併及曹恩，蓋以恩與中選誼屬翁婿，必且同事作祟。又計必扯恩可得中選，得早吐憤憲之氣耳。屢檄嚴提，張仕幸得脫歸，而中選業已事敗羈囚維揚矣。恩知之，復往彼中陳告，詞內仍連曹恩。彼處關提急如星雨，故曹仲正亦欲爲父解免，至有是告耳。夫張恩之初噬曹恩也，不過欲脫父幽繫之苦，併欲得中選竄匿之。自謂不抵恩則中選不出；中選不出則父不歸。今張仕已脫歸故里，則張恩之初志已伸。况中選既見監揚州，則曹恩之疑局已破，奚必株引一曹恩以爲快也。且中選作孽，宜自坐辜。法且不累其妻孥，矧婦翁乎？等父子耳，恩亟欲返囚父於故土，而謂仲正忍驅朽父於異鄉，則不情也；且又等編氓耳，既桎梏之張仕方力而歸諸國，受波累之曹恩又驅而逆諸境，非所以爲平也。合聽張恩自到江北，與中選清楚。曹恩免其解累。本生所告坑儒打詐全屬無影，姑以抱呈曹槐與奉告無已之張恩並杖。

詳批：依擬張恩、曹槐贖發。餘如照。庫收繳。

### 一件枉縱事

江院李批華亭縣告人朱詩狀

前件審得：姜珊老邁無倚，先以做酒營工於王喜家。喜見其老而遣之去。後愈衰邁不能自活，遂流落爲丐。至上年八月初一，復傾跌負傷，不便行乞，因求同伴小李扶至喜家求乞。蓋恃麵蘖香火之情，屬盤餐綿袍之望，亦窮奴常態耳。喜顧吝不與，而老姜復挾昔日趕逐之忿，又恃今日殘敗之餘，遂肆辱詈，且偃卧門首堅不欲去。王喜無奈彼何，乃具辭稟官。仍着小李扶去。此情固王喜懇案辭中所詳載也。孰知餓餒磕跌之餘，喘息奄奄，越初三遂死，而屍且浮於河矣。惡棍朱詩知喜曾稟官驅逐珊而案詞又開珊辱罵等語，殊可藉爲口實，遂冒認屍親，而以殺人枉縱控也。細鞫衆證，則老姜跌磕在先，王喜告案在後。唯其跌磕也，故望舊主求乞，唯見渠之跌磕着重也，故王喜懼禍而懇案。群喙如出一口，人命斷斷屬虛，况屍浮於學宮之後，學博且出棺厝之，街市何地，能以隻手掩衆目。惟是王喜明知其垂絕，而不能一恤其死；明知杜患而仍以辱詈爲辭，掇誣召妄，已實賈之。量斷銀二兩埋葬老姜。柳典史暫署捕事，一案之外，別無騷擾，安得輒以襯佈污穢之，此誣之誣者也。朱詩應反坐。且姜珊果屬渠母舅，當其乞丐時，何不憐而收之，乃至死後出認，已不可解。及審同伴小李，則云山流丐，安得有外甥，其爲妄冒何疑？葬銀雖些須，不宜入妄冒之手。應着小李與保總馬愈領去埋厝。多事之張宜與忍心

之王喜，各杖。

詳批：朱詩倚藉丐屍，借名圖詐，殊可痛恨。依擬，仍加責三十板，枷號一個月，發浦東場加煎，照限滿放。王喜等分別贖決。如照。庫收收管領狀繳。

### 一件七命事

鹽院方批駁海防廳詳犯陶阿三等

前件審得：陶阿三、衛三同爲村落無賴，而顧業之僕王阿二、吳杏村、小潘等則鄉愚無知者耳。客歲仲夏，淫雨連旬，沃壤皆成巨浸，人情汹汹，莫必旦暮。阿三、衛三輒欲乘隙竊發，糾阿二輩盜苗，以圖自潤。此輩安危利苗，損人益己，罪何可逭？第以拒捕定罪，則情形固未確也。據初招，原謂阿二等素非阿三同黨，止偶爾偕行，亦未制挺操戈，止是徒手相毆。夫阿三、衛三既各執篙拒敵，即使黃祥、夏信果受重傷，要皆阿三與三致之。又孰辯其額手之傷出自鐵篙，而頭額之傷出阿二等衆手乎？且細審，是夜已互相結扭於總甲李立家，彼指此爲搶苗，此亦指彼爲搶苗，未聞有失主彭盛。在彭盛之爲失主，蓋次日蛇足也。是晚彭盛果被打搶，豈不與黃祥、夏信輩共赴訴李立，以爲平明質乎？矧各犯獲非當場，各兵傷盡平復。今且並七人而概繩以拒捕，此若輩所以哀鳴未已也。惟是時災民思亂，田有禾者眠不貼席。而阿三、衛三敢於倡禍，故讞者盡法繩之。杜漸遏萌，所見良是。獨阿二等以守苗而出，以脅從而逮，究盜則未成，鞫職則烏有。拒捕則如風影，似無庸苛求者。第其蹊田毀苗既與戎首同，論

罪追賠亦難與戎首異，矧且已招詳發配矣。故酌量其情形，稍請減等，庶以罪之惟輕，濟法之惟平。黃祥詭謀求勝，致滋波累李立，明知是夜首尾，而質證不力，應與冒名罔控之黃賢並杖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鹽院方批上海縣告人蔣繼狀

前件審得：蔣濤乃蔣繼之父蔣孝之族侄也。孝曾以田售之張士修，屬濤與陳招爲中保，先賣後絕，俱有券憑。忽原主尤承賢見孝所得頗浮原值，索孝加嘆六金。而孝轉索之士修。士修吝不與。孝遂挾爲贖田之舉。士修目且瞽，賴叔道字、道容爲家督。道字遂力阻孝回贖，而且諱語盛氣，致孝無所容。彼此扭打，而道字、道容之鋒甚銳。濤見孝父子力不格，遂從旁勸解。而道字乘勢誤推，致濤跌而起、起而仆者且再。夫以年力遲暮之濤，安能在兇猛場中支此？困憊不踰旬死矣。夫佐門得傷，濤實自罹。而救門誤推，字非有意。即死期雖在限內，終難以誤跌坐抵。此固以衆證之口，核海防之案，不得濫爲入也。此事起釁，原由贖田。交易遠年，雖無贖例，第尤承賢加蔣孝之嘆，原在蔣孝既轉賣之後。張士修吝蔣孝之嘆，又在蔣孝既代加之後。田歸於張而嘆加於尤，孝其能灰心乎。且死濤致訟，終由士修吝加爲祟。田應斷蔣孝回贖，原價並加嘆銀追給士修，以杜後爭。道字、道容不教士修以正，徒爲行兇掇禍，各杖示儆。道字首戎，應追銀六兩給蔣繼埋葬其父。蔣孝贖久賣之田，致濤非死，亦應擬杖。張士修雙目俱盲，縫索在二叔之手，姑免究。

# 一件陷盜抄沒事

江院李批青浦縣告人孫德狀

前件審得：孫宗之父孫成幼曾鬻身於孫德之先世，距今且六十餘稔。奕葉再傳，彼此自立門戶久矣。上年會宗有繼兄孫喬病癱瀕危，宗欲垂涎所有，而又自分異姓兄弟，恐不足馭喬而制其命，乃復構德爲主訟喬而並及喬婿莊蛟。縣審德非喬主，而喬父孫成舊契猶存，姑斷給德銀二兩，以稍示餼羊之意。仍令喬與宗均出。蓋以喬係成繼子，宗實成親子。宗雖構德而訟喬，法固不得捨宗而獨重喬也。維時德以赤貧尚張嘴以啗莊蛟，所斷尚未屬厭，而宗與喬復不給此斷銀。於是德並恨宗，謀之姚陳爲一網盡收之計。陳遂爲德謀主，令德以陷盜告，而又令德告己爲白捕。意蓋黨德攻宗，又不令露黨之之迹，所謂向人用背，術固幻如蜮也。孰知藏頭露尾，一鞠肺肝自見。夫德以數十年漫滅之故紙，欲奴人於奕世，貪而且癡。設宗輩與德果有關涉，彼父死母嫁之日，何無纖毫着落，至今日始妄捏僞券？說鬼耶？說夢耶？更可訝者，株連蔓引，致欲波及婿家，並填貪壑，則何異癡人想天雨粟乎？姑念事微有倪，不深督過。姚陳何物，而乃從中煽雪，覆手作雨，險惡可恨。即孫宗同爲德所訟，而向者構德之事，實宗作奸，自中正諺所云：開門揖盜，搬石自砸者也。徒以互訐生情，都無有詐瞞染指者，俱從薄創。

一件殺夫事

兵道李批華亭縣告婦周氏等狀

前件審得：李祥虛囂而慄悍，一猾奴耳，而其主李元中又不善馭。且元中以貲自雄，而又以意氣自負。悍奴驕主，爲閭里所目憚久矣。今據招，以低銀買瓜者，祥也。及菜傭何留覺而往換，復肆行狠毆，致留登時仆地者，祥也。此固在元中門以外也。留弟何招見留不絕如縫，遂摒留入元中家。時街衢人衆，蟻聚往觀，踉蹌挨枕而留且氣絕矣。維時祥已逋竄，而元中尚病卧內室。招輩遂共繫元中。而鄰人徐二者復挾仇扛幫，遂專以主使喝令坐元中矣。初審各證互執左右袒，幾同聚訟，故行縣檢審。今細閱縣招，似已得情。元中未主使喝令處曾娓娓言之，而緊關確據，尚未拈出。要之，釁起換銀，則倉卒何由主使？地遠街衢，則迢遞何由喝令？固不足爲元中苛求也。元中平日恃富而睥睨其鄰，怙侈而不束其僕，所由來漸矣。據檢頭顱等處，傷多青黑大片，若隱隱附會跌蹠語，而心坎、兩肋、腦後率皆紫紅，則毆傷確矣。兇奴伏法，亦復何辭？元中雖不在場喝令，而平日驕縱，實爲禍胎，一杖爲幸。應再罰米四十石備賑。夫歉年即勸助富室，亦不爲過，况割驕縱之餘，以甦凋瘵之衆乎！何敖冒屍親而袒元中，徐二黨屍親而攻元中，一攘利而一修怨，總之以元中爲的也。應各杖。

## 一件露搶事

兵道李批上海縣告人王堯狀

前件審得：莊英父子兄弟相濟爲惡。英兄賢業已盜敗斃獄，英父惠亦以倡盜伏辜。僅僅一漏網之英。而英之淫兇則更有大可駭者。曩有鄉民顧良携妻陸氏投英爲僕。其意本欲偕室家圖溫飽耳。英乃悅氏有貌，迫與私而據爲己有。夫奪良枕席之愛，而欲良效頤指之順，人情乎？英復恨良強項不服，借他事縛之，親爲抉其眼珠，又撒灰以示刈草除根之意。狠心毒手，天日俱慘。此丁未孟秋朔日事也。雙睛既去，幽室爲阱。卒之陸氏治誨，兄弟塵聚。英復不勝忿恨，將氏遠鬻，俾良少壯爲曠夫，朦朧如長夜，煢煢廢子，竟爲沉冤。近因父兄盜露，先後落魄，英不欲鬱鬱居故土，遂棄基業於龔氏，而移青浦家焉。莊賓美往與清界，英在窘迫之際不無張皇。美視英爲遷徙之餘，不無咆哮。遂兩相嚷毆。而衆英獨，強弱之形不格。於是英受楚不甘，遂以抄搶之詞遠控。正提審未結，偶英途遇美侄莊臨。臨銜英訟叔之恨，欲結英赴縣，以發其隱。適有王堯爲解，而英遂逸去。臨以堯賣己，方赴縣告堯。堯復以臨訟己，輒赴道訟臨。此報復常態，無足訝異。不謂拘顧良一質，而抉目幽阱之事，遂宛然如畫也。即各辭盈庭之證，無一不爲良稱冤，亦無一肯爲英置辨者。此事情景既真，罪狀甚著，英父子唯有俛首伏地而已。夫英方以被毆爲忿兵，堯止以被告爲應兵，乃以卒發而露積奸，因小忿而發大懲，所謂天網之不漏非耶。查律：毆僕工人至篤疾，罪止於徒。以此罪英尚不足酬慘毒之十一。姑念法無可加，再斷英出

銀十兩，助良再娶。並斷田十畝給良出姓過活。莊臨、王堯挾私終訟，莊賓美恃強毆人，俱合杖懲。

### 一件抄殺事

按院鄧批嘉定縣告人金志道狀

前件審得：張盤父子濟惡。盤以刀筆起滅一方，而子玉麟則充保正爲侮斷之凶。年來復充總甲，耽耽間閑，擇人而啖。今告金志道，則渠父子魚肉之餘，因屢挺而不得不走險也。查張奎先年奴於志道，後復出姓，則奎行事於志道無涉也明甚。上年間，奎與王照奪鵠相毆。奎兩手而照隻身。致照負重傷，縊死。有縣卷可質也。盤從中唆王炳輩波及志道則亦已矣，何復圖志道爲寫訴詞，而張奎、志道後先諸辭盡出盤手。翻手雲而覆手雨，真可訝也。親筆爲券，無可解脫。雖所索謝金止得之志道者有據，而兩面伏弩，法難道配，不得不就枉法之典幸矣。張玉麟捏衙官之相驗，則指稱打點費用而索志道四金，因縣官之審釋，則執言干證效勞而索志道二金，江岷、張元證口不異。按律尚當重擬，念父已重論，姑就本律論配，狀外另投，則有嚴金者娶沈崑之僕婢，契價兩明。玉麟邀截於路而首發於官，詐銀貳兩。尚未歇手，逮金告道。玉麟方遣沈惠之妻，尚留惠在左右，以爲唆告之具。則作奸舞智如二犯者，子刁訟而父弄柔管，父興波而子擅魁柄。地方受其蹂躪極矣。此外更有紛紛投訴。如吳賢以誑害告；毛臣以抄剏告；詹文字以積惡告；丁士美以疊詐告；尤廷達、僧正心以元惡元兇告。然或事屬已往，禍未曆膚，姑難深求。獨嚴金一詞，事近而情真，證確而罪著。且已告發於兵道，理應總結，追贓給主。金志道告實

有激，而詞中殺男等情亦屬溢語，並杖示懲。張奎人命事難遙斷，聽別卷歸結。招呈。

本院詳批：張盤、張玉麟父子濟惡，原被皆屬其刀筆，主僕悉屬其鈐制，教唆紮詐之雄允矣。一方梟獍。各加責三十板。依擬，與金志道各照徒杖贖發。詐贖人口給主。庫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殺陷事

兵道李批華亭縣告人陸耀狀

前件審得：張應祖乃張念祖之弟。念祖即死者張鳳是也。三十年間，鳳賣身於陸耀。今春，鳳死遺二孤及妻衛氏。而應祖以己與陸耀素以親戚來往，向以兄不能自立，覲顏數載。今兄已死，猶令二孤侄供掃除其家，殊不雅觀，乃潛領婆嫂並二猶子至家，意在執嫂侄爲柄，即稍償耀價，己之氣可吐也。乃耀聽陳溪之唆，輒訟之府捕，並訟之巡廳。逮者至鄉羅唣，而衛氏情極，赴耀家懸梁死矣。耀雖不死氏，氏死由耀。特以氏夫原鬻身於耀，幸以主僕之分，難坐威逼之條。應祖不甘二侄久歸爨下，亦有丈夫之槩，第爲二侄脫笠長計，自合備價回贖。而乃以脫殼之計，爲據邑之請，先自不直，一杖難逭。彼陳溪何許人，而欲從中挑剔，爲耀揚沸，並宜杖懲。二孤父母俱淪沒，倚叔自活亦天理人情必至，斷價二兩給耀。阿壽、阿二聽其領歸撫養。氏屍並着應祖領埋。

詳批：此中薄惡最是收親戚而僕婢之也。事既不妥，自生意外。據招，陸耀固失之，而張應祖亦未爲得。至陳溪之唆掇，則尤爲生事矣。依擬，各杖贖決發落。餘如照。實收退領狀繳。

### 一件豪惡事

鹽院韓批華亭縣告人高忠狀

前件審得：高忠生於蔣電，繼於張倫。而電與倫皆蔣貞所養也。查貞曾售倫於國琦之父，則忠真琦僕耳。雖忠以吏役出居，騎墻於良賤之間，然未敢抗禮於琦也。後忠漸萌跋扈，意在飽飡。琦因告府批縣，忠亦証憲批府。兩審皆坐忠以罪，而仍歸忠於琦。亦唯是溯源及流，分誼無可跳越也。乃忠今日之復控者何？故緣當日訐訟時，兩造親族欲爲息訟計，議忠以四十金酬琦，以忠出姓。蓋見忠鞅鞅不願爲乘，而又以忠爲倫繼子，非親子也，琦欲許之。而蔣貞以故主之由乘間爭阻。忠又寒盟於所議之數，故議中寢，而忠且徘徊於將出將入之際，趙趨於不良不賤之途，故遂以銀田指爲詐贓，復証本院。今細審辭證，與議諸人僉謂忠真琦僕也，訟時果議忠出姓也，琦果已許可而銀田尚未交割也。即蔣玄簡爲貞親族，不能諱立議約之非真。則已有成議而背之，貞多事矣。即余孝爲忠姻姪，不能諱主僕之非真，則意在出笠而反大言反噬，忠尤誕妄可恨矣。第主僕以義聚，強項如忠，琦能保其終爲己畜乎？矧前此卵翼之餘，尚許之優游局外，今業已許之解維而復繫其奔踶也，得乎？應從衆議，仍令以四十金給琦，並斷銀三兩給貞，稍示不忘水木之意，聽忠出姓歸宗，以杜訟端。高忠刁訐，應反坐，第念銀田原有影響，議約出於兩願，姑從末減。蔣貞以己賣之僕，復多翻弄，亦應並杖。

# 一件拒捕顛陷事

鹽院韓批華亭縣詳犯潘進等

前件審得：沈奎、高升等，其倚捕興販非一朝夕之故矣。潘進、王泉以濱海積販。去歲九月間，偶乘小舟載鹽捕魚，與奎等鹽船相撞。奎等謾罵之，而進不遜。奎等遂鉤其船。見有鹽二包，遂欲以私鹽制之。泉被窘，而進窺其滿載也，棄船逃歸，密報保長聞欽金。保長即刻具呈袁浦場，當差兵沈賢、潘雲追捕，而奎等人鹽俱逮矣。維時甘心受縛，業已轉解運司。宛轉許久，而高升之父方赴本院告辦。夫據若輩裝誣之口，未聞進與泉有極力拒捕之狀，何至捕人者反捕於人，而滿船就繫，即水手無一得脫者。即云衆寡不敵矣，身爲禁錮矣，此輩實繁有徒，彼時豈無一家屬一黨羽急控府縣，直越兩旬而始控憲耶？庭鞫時心殊疑之。及研審中證，俱以吞吐之口作含糊之辭，愈令人不可解。偶喚一癡騃之水手，細細鞫之，則真情畢吐，形景如畫。仍信始之隱不招承者，實各捕積威所劫耳。船鹽並據，腰繫爲卷，其爲倚役興販也何疑。至潘進、王泉果非販黨也，則若輩無督捕之責。泉何被繫，而進何報捕乎？况數挑之語業已供吐於縣審之時，則販而被獲在先，獲而報捕在後，亦的情也。兩造俱販，厥罪惟均。聞欽金等獲鹽爲公，偏袒屬私，張六等同逮，似爲同夥食力，原非販黨，各從杖治。沈芝審非見獲，姑免究。

詳批：沈奎等倚役興販，已爲巡司所獲，而多方倖脫，移辜駕禍，此輩爲鹽法之蠹，甚於常販十倍。依擬，沈奎、高升、陳槐序配金陵錫山姑蘇驛擺站如限。王泉調青村場加煎。潘進、聞欽金等贖決，革役發落。如照。庫收收管繳。

### 一件殺父事

學院史批吳江縣呈詳犯人沈元等

前件審得：吳文之死也，酣飲訣別，挾刃詬詈，固足爲拼命之明徵。而咽喉之痕，耳根之傷，又足券自盡之實迹。蓋受傷於毆而畢命於縊，無惑也。至若忿毆灌糞一節，據招，吳文兩往天秩之門。初值天秩他出，抱憤而還。繼適遇天秩，遂扭扯爲尋死地。時有沈（云）（元）者爲天秩解脫。夫文方力扯，元必力解。元之攘臂行兇無疑，而謂天秩獨袖手不以一指加遺乎？似不足深信。第求其兇毆而制文死命，則終無確據耳。惟是長洲之審，謂夫見毆見縊見搶，歷有目證耳。證與夫身親躬遇諸人，則天秩以罵觸而毆，吳文以毆觸而縊，情景似確。唯文死之後，徐鳳等擗屍據室，鼓衆捲賈，使天秩平生居積一掃如洗。即道經之周成亦得染指一嚙，而與主如吳煙且不諱言七扛，則天秩受禍亦烈矣。此一案也，一坐威逼之條，一盡搶奪之例，庶諸奸帖服，三尺始伸。第研審原證，如躬遇之錢鴻，目證之胡楊，耳證之光瀚，身親之朱經、盛阿虎等，俱屢提到，屢集不齊。僅僅錢鴻、胡祿、阿虎輩就質，而復巧作支

吾之詞，變亂昔日之口。當時所據爲證者，今且盡爲天秩解脫。本廳怪其前後互更，嚴鞫之而堅持猶故，則各證又未可據爲定案也。蓋據今日兩造之詞，參昔日三讞之牘，大抵毆真，而謂出於天秩之手則未必真；雖確，而謂出於周氏之謀則甚不確。即搶固極真且確，而鼎沸囂雜之中，欲辨其某某爲首，某某爲從，某某得何物，則亦難求其真且確也。查律，威逼有專坐，而搶奪多概擬。威逼者從戍，搶奪者編管，俱下死刑一等。鳳等既得寬科，天秩亦難重擬。且與其坐一威逼，而令諸搶奪者俱髡鉗以實裔土，此讞者，謂寬一天秩，可並寬鳳等，蓋亦罪疑惟輕與寧失不經之意耳。唯天秩雖無有兇毆之據，豈得在供明之列，置舊債於不償，付搶贓於不究，而又薄治以放利修怨之罪，則此獄亦可結矣。

### 一件積年鹽蠹事

鹽院韓批嘉定縣呈人嚴文貴呈

前件審得：嚴文貴一游冶之徒，素以嫖蕩爲事。有樂戶葉懷南者，挾妓吳氏以治生。淫棍張堂則爲鵠婦宋氏幫閑，視氏若家室者也。先是，文貴因嫖狎吳氏情濃，用價三十餘兩爲之贖身。妓入帷而家日零落，費日不支，遂以吳氏典借陸雲、楊煜各十金。後楊煜索債，文貴窘不能償，遂鳴之縣。縣斷欠銀給主。文貴如掃之室無以辦，復將吳氏包與宋氏倚門覓利，乃始得銀以償前負。雖約月爲期，而既入復出，既良復娼，亦足羞矣。後陸雲又復索銀，則以妓在宋氏，即索之宋氏。而宋氏亦恃妓在即爲代債。

無何，貴謂期約已滿，欲索妓歸室，而宋氏執前銀爲辭，謂必償銀乃肯出氏。文貴計無復之，遂約惡黨張懷江爲攘搶計。偶吳氏爲客携別居，而反擄宋氏以去。夫子夜興戎，不辨鹿馬，幻妓蟬脫，老鵠席捲，良足捧腹。故張堂以劫殺控縣，文貴以殺妻誑府，乃反欲捏詞取勝，借積年鹽蠹爲名，且摭燒劫搶詐諸事，欲鼓衆吠以亂真聽，何不經之甚也。夫一么麼文貴耳，敢以典妓逼債細故，號召比惡之黨，譎張滿紙之詞，株連盈庭之衆。上溷憲牘，下妨民業。刁悍如文貴世無兩矣。盡法反坐何辭。至於張堂挾私昵而添誣，始禍陸思達、程國珍，修舊怨而聯名妄呈，均應從重。第念搶婦原思還續，捏呈僅同吠影，姑各未減，論杖。王和倚役生釁，致訟有因，張懷江助黨爲虐，搶婦無憚，與吳氏朝東暮西，以從良之娼婦，同向火之乞兒，亦並論杖量斷。文貴吐銀十六兩給還宋氏，以償鳳逋。吳氏方准領回完聚。

詳批：嚴文貴以迷戀一娼婦，狗狗蠅蠅，已不可齒於人類。乃又號名其黨，假借公呈，圖泄私忿，言之鑿鑿，聽之貿貿，何物刁徒，公然作魑魅伎倆耶。依擬，發平望驛擺站。張堂等贖決。如照。庫收收管領狀繳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鹽院韓批發上海縣告人王榴狀詞

前件審得：王和與王山以贖田構訟，兩經縣斷。今乘王穆之死，突以人命聳聽。據審，顧科實未交

手。第事關田土，原發縣定招申解。

本廳審得：王山所受之田得之王和之父王岳，越年實多，論法固無應贖之例。乃和之居處向在田畔，朝夕寢處，不能外此田以爲出入。且田之中有渠先世之丘隴在，則一田而廬舍墳墓集焉。宜和不能忘情於恢復也。先是，該縣業已斷加，而後復斷之使贖，亦念和禾黍之悲情甚淒婉，且又其卧榻之側也。王山力訐其墳爲冒認，而山黨有瞿義者復袒山而妄結，和故恐其說伸而田終不得贖也。乃乘王穆病死，與弟王榴圖以人命制山與義。此固山與義有以迫之，然駕彌天之謊爲得地之計，和亦狡甚矣。今據縣審，業已得情。第田止斷贖四畝，恐其居址丘隴尚在應贖之外，則爭端猶未息也。蓋據不可贖之例，則四畝已奢。今止論不得贖之情，則尚可通於四畝之外也。合准斷贖一半，庶和廬舍墳墓得爲完局，和更無可藉口，而山亦得保餘業矣。瞿義妄具結而變亂是非，實爲訟因，應與違斷之王山並杖示懲。王榴出頭捏告，本宜反坐，念爲和胞弟，情自相關，姑與和並從縣寬擬。

詳批：據招，田土之爭不妨以情處，而人命之誣不可以法繩也。仰廳依律擬罪，另詳。又行縣具招申解。

本廳覆審得：王榴黨兄王和，以贖田與王山構訟，飾詞誑憲者，蓋已數四矣。當其初誑本道時，職即詳鞫至再。稔知田不應贖，詞宜誣坐，徒以此田得失關和存歿寧宇，故斷令贖田之半以全其巢壘，而罪亦量以杖治。謂若王榴者，既爲田而罹法，今僅半歸其田，亦不盡用其法耳。本院以田可情處，而誣

不可廢法，方行覆勘。乃榴復兩控本院，且其虛誕不經更過前詞。又閱該縣覆讞爰書，總無別情。而中  
載王穆之所以死，更自詳核。榴不啻誣以益誣矣。且自家躲閃，而指人爲違抗，何譎也。劉縣丞不過奉  
堂委勘，而妄控爲賂官謀產，且不執於初告之日，而添於疊詞之後，其刁誣孰甚焉。依律擬配何辭。至  
若王脈以修怨而出首和等做陷之密謀，其情自確然。榴之罪已暴著歷審，何事脈爲饒舌。且既云共盟立  
議，則事且首尾兩載，何止今日而始反唇，况蔓引王冕，添捏毆情，亦屬蛇足。並應杖戒。翟義偏袒妄  
結，王相賴租強贖，王山違斷延禍，似於初審無異。仍照原擬歸結，所屬田數亦仍原斷。

# 雲間讞略卷之二

## 一件爲急救劫殺事

巡撫都御史周批駁海防廳詳犯王鄧四等

前件審得：王鄧四賈張珩之船率衆航海，而爲海賊萬二所留。留之後復攘臂爲其用事，如劫麥商莫訥，遂奪劫舟，而以珩船謾棄於訥，不知其旁固有珩名在也。後訥終得以踪迹鄧四，而鄧四又泛麥舟以歸，主與盜各自操券而合之，不曾符節。此真恢網之不漏也。可畏哉。鄧四斬自不冤。續獲梅二，固與鄧四偕出偕入者，情形俱有確據。鄧四既斬，而二焉得獨逭乎？蓋二與鄧四劫訥而歸也，維時地方嘈沸，當爲哨官賈天龍、許弘紀所偵，亟報參戎，兩名並載揭中。不踰日，二且先四就擒。祇因鄧四復入海中爲祟，而莫訥尚在浙省未到，故二以無從質對之時，爲輾轉求生之計，遂覓其主陸少莊向千戶臧廷傑求保。而廷傑亦以其無據，遂含糊召保。迨後鄧四獲而蔓引局外，半字不及梅二，蓋欲留二爲外援，而二且幾爲吞舟之漏矣。今因失主苦執，並閱哨官原單，仍拘二至。而莫訥且憶其鬚眉如昨，更稱引其頭裹白布，手執木杌，俱鑿鑿有據也。夫真盜所坐唯贓，其次莫如失主之識認。今拘鍾麻子輩與莫訥對質，訥不識也，而獨識鄧四與梅二。彼異鄉孤旅，何德於鍾麻子輩，而何讐於鄧四與二耶？故鄧四既斬，而梅二不得獨逭也。王堂先鄧四而出，亦先鄧四而歸，似與鄧四稍隔一塵。然被留無異，用事亦

同，安知行劫莫訥時，彼獨袖手旁觀耶？張珩私造禁船，轉催釀禍，實爲貪心所使。第列名船旁，不似真窩行徑。况都四在海作孽，珩固無從知之，又奚從禁之？唯都麻子既歸之後，已知都四行藏而猶呈首不盡，舉發不實，則染指吞針，能免莫須有之疑乎？然總之，張珩窩情無據，終不若都四盜情之確。而刊名在先，具呈在後，固珩按罪之府，亦珩未減之路也，遺外無可復加。都麻子等不安本業，衣食風波，難保其始。而此番獨不見留於萬二，終難以狡賊變亂之口概繩以盜。况都四今又極口爲渠稱冤，則其與搶麥之張五等並擬非縱也。至若鍾麻子不過都麻子之輩，曾供舟楫之役已耳，並未同盜。蔡三又不過張五之流，曾在搶頓之場已耳，並未同船。即據何賢首詞，原以出海屬鍾麻子，以頓麥屬蔡三，而且並不載及都四、梅二之名。捨賊首而摭群犯，該仗舉首之義，實出讐誣之口，又可隱隱破其局矣。且據其口供，則又曰二犯俱與都四駕船同歸。是一人之口與詞，何先後刺謬甚也？將信其詞乎，則都四且未與二犯同船矣。是盜魁可在事外，而搶麥鼠輩宜得辟也。將信其口乎，則當時之從麥舟歸者，惟都四與二爲獨著；即今莫訥所確記面目者，惟都四與二爲獨真。賢詞何兩無一及，而僅以鍾麻子輩呶呶也？無暇論其言出妒口，原不足憑，即就其言還以質之本犯，亦嗒焉不能置對，唯以風聞爲解。夫劫搶何事，而可以風聞坐乎？大抵都四等之下海其初，固曰爲行賈作津梁，姑以博傭錢耳。故張珩不難催以有名之船，而都麻子等又以都四之利爲利，故亦不難相率以從。迨至萬二一樹之招，而不肖者遂各生異心，以赴其的，況復有邀脅之狀，因群爲鼓劫之流無惑也。蓋維時願者褰裳而就，不願者抱頭而竄，詎意其一時趨避之路，即今日人鬼之關耶？既如王阿臘爲王堂親子，且與堂去留異轍，而他尚何疑乎？最可疑

者，當時衆犯以意外之遭，成相遇之巧，且大海汪洋中而得脫然以逃也，又得覓舟以歸也。是則可疑也。乃細鞫之，而此政不足異也。羊山爲浙直要會，海中奧區。而其籠又不乏平衍浩曠之處。凡浮海者，無論商盜漁樵，並以此山爲居停。故都四等之遇萬二，都麻子等之遇李賢，雖不同日而自同地也。審是，則都麻子而下似已不必深求，而鍾麻子亦杖治之足矣。惟是莫訥以異鄉孤旅，挾重貨而走險地。彼且冀得奇贏以飽囊橐，今乃盡屬烏有。而所與同出者又膏群盜之斧，而葬江魚之腹，不令人髮指而鼻酸也哉！今據其單開貨物，似種種逼真。第賊夥既分，終於莫可究詰。而時日已遠，終難盡於清楚。唯是搶麥者，則張五之外尚有蔡三等多人可問也。蓋此輩掇拾棄餘，取數或不甚多，而海畔之民多武健亡命，乘機搬擄，乃惡習之最可恨者。往時如遭風失水之船，若輩享利已久，茲寬其取非有之罪，而量爲十有一之償，似爲兩得。故蔡三以下，應各追銀壹兩以償麥價，罪則貲之可也。餘有水手方九、包計實係下海之黨，似加蔡三輩一等。今雖在逃，而其主張二、包沾峰咎將誰諉？第二奴設獲在官，罪亦未減，何能深科其主？姑各追銀貳兩，亦免其罪。又都四之主錢奉山、梅二之主陸少莊，盜情雖與無干，而蓄養兇奴，馴至爲盜，且先事不聞禁戢，事後不聞首發，與張珩之以舟藉寇者均之流害莫訥者也。況梅二之保，伊主少莊爲之，則平日縱僕可知。除張珩之已重擬者不再論，奉山與少莊應各追銀拾兩給莫訥還鄉，仍擬杖示懲。此非寬於罪而窮於搜也。必如是而情可悉，局可結也。蓋盜首死矣，多贓已無可問矣；群黨逃矣，姓名且無可採矣。今僅僅獲脅從之盜二三名，如必以某盜得某贓，如尋常爰書者類，則異鄉失主向苦於被盜，今更苦於究盜。而地方居民爲盜夥者一二人，而爲盜累者且數十人，弊將使鷄

犬不寧，而莫訥孤踪殘喘不亦大可慮哉。故職謂如前結局，而情法始兩盡也。彼其從盜者業已懼不赦之辟，而似窩者又已坐違例之條也。且煢煢冤客，邀微償以歸故鄉，可遂首丘之願；而蚩蚩愚民，用小懲以爲大誠，可示覆車之鑒。百戶童柱，八團屬其信地，任盜出沒去來而懵然不知；既知且聞之矣，而又含糊混申，若爲賊設埋伏之計，而立解網之案者，殊可痛恨。第受賄無據，業已革事，仍復同巡軍輩科罪，亦足示警儆。臧廷傑漫以梅二召保，幾於縱虎入林。第彼時夥賊、失主俱未質證，委未知其爲真盜。今稍一督之，仍能緝縛梅二，不至漏網，功過亦足相準。今姑論其鹵莽之罪，仍俾之策勵供職可也。哨官賈天龍、許弘紀先發鄱四、梅二之名，至今讞者猶得按籍而考，則功且不在鹵獲之下，不得復謂其縱賊也。商人倪璘僱鍾恩之船，爲超海之計，無非踵莫訥故智，僥倖取利者耳。原無深罪，况幸而不遇萬二輩，得保故物。乃復以鄱四在船之故，纏累日久。今且染疾瀕危，少須將化爲異鄉鬼物，又繼鄭著、林輝而三耶。似宜改給原貨，亟從省發，以全餘生。餘犯李賢等贓罪，初招已悉，應照原擬原斷。殺人者果屬萬二，今已監斃姑蘇，先受天刑。又據鄱四招，與蔡狗獾同劫顧承遴。乃狗獾已死，而承遴不認。且鄱四之舌亦反矣，似爲此獄蛇足，不必置喙。何賢舉首，似爲功首，乃乘風影之時，以肆翻覆之口，幾於亥（承）「豕」莫辯，玉石俱焚，不又爲罪魁耶？況舟中器具，已亦染指，而爲人濡首乎！仍從原擬爲確。後陸少莊男陸崗欲爲父辯理，具告鹽院，批發本廳。

又該審得：王鄱四、梅二之黨盜劫掠也，情形久擬真確，贓迹至今無據。矧其主錢奉山、陸少莊乃竟可以窩家懸指耶？特其束僕不嚴，致僕爲盜，此其罪狀顯著，無可解免者耳。故量擬杖而重賠贓，要

亦酌事形之實，權情法之中，解多人株連之網，爲孤客還鄉之計，以爲即情浮於法，亦寧失不經。况法已蔽罪，其又能苛爲索也。惟是何賢同爲搶贓之輩，乃乘解詳之際，挾索不遂，遂以窩盜妄執，而哨官賈天龍、許弘紀於報捕二盜時，視若主不無景迫而語侵。至今奉山、少莊輩視二官與何賢俱飲恨腐心，而少莊之子陸崗又有是告耳。夫父非真窩而子代辯似矣。至並梅二而復強辯其非己僕也，則是夢中景、醉後語也。夫梅二被逮，陸莊赴保，此固臧廷傑當官與陸少莊面質，而少莊俛首就地者也。今何爲是曉曉也？夫不辨於梅二在官之日，而乃辨於梅二既死之後，不辨於廷傑面質之日，而辨於廷傑回所之時；又不辨於莫訥在官之日，而乃辨於莫訥還鄉之後，此其言妄誕，又何足信？而且以茹賄誣原捕，則不啻陰霾盡見矣。設二哨果有索賄之情，則方不惜以身護之，尚敢以舌攻之，至撫院詳允之後，尚便便於本院會審日耶。據法反坐實宜。第念爲父修怨與爲父飾罪，總人子迫切至情，姑從末減。是獄也，瘐死者六、七命，傷殘者數十家，每讞輒爲眉攢，而其端皆何賢挾私罔證實爲之祟。故少莊輩莫不切齒於賢也。應再擬不應。賈天龍、許弘紀捕盜自其職業，而張皇倨侮，寄殺機於口吻，亦自有掇訟之因，姑免究罪，請量加責戒，以稍戢多事之憲可也。解詳本道復行覆審。

又該審得：強盜梅二、王鄆四其爲陸少莊、錢奉山之廝養也。屢鞠已真，何庸置喙。惟欲以窩主坐之，則揆諸律例，終有未穩合者。蓋凡按窩盜行強之罪狀，造意者服上刑，共謀者次之。若止窩贓二名以上，坐家分贓者又次之。然必得造意共謀之實情與盜後分贓之實迹，方可引擬。至若少莊、奉山世居濱海，其命僕漁樵者，治生之常業也。梅二、鄆四素業漁樵，其遇賊脅從者，適然之變態也。初非造意

於若主，預謀於居室者也。且二盜各一其主，事僨被逮，惟據失主質成其獄，並無分文絲縷見贓可指，而欲究若主，有無分贓可乎？是律例所謂窩主者三，二犯無一焉，而可援以定辟耶。又查不行不分贓之律，在造意者罪僅城旦；共謀者亦止杖刑。今二犯因無正律可援，又無形迹可據，特深惡其爲盜居停，有不逞之僕而不能預戢，故量擬不應，賠償如許，枷責如許，是更倍於徒贖，而浮於決杖矣。抑亦可爲縱僕爲非，知盜不首者立戒石矣。即賈天龍等有實係窩主之說，武夫張皇，何所不至？况陸崗以詐害訟若輩，若輩何惜於二犯，不交口下石以圖報復乎？如謂灼見其情形而云然，天龍、弘紀曾一庭鞫之，而彼亦以風影藉口也，又焉敢輕信深求，以定莫須有之辟乎？少莊、奉山業甫問結，免其再科。何賢、陸崗仍照原擬。轉詳。

### 一件捉獲盜賊事

鹽院方批駁強犯吳五等

前件審得：吳五等結黨嘉松之間，營窟賈堅之家，出沒自恣，鴟張泖浦，行旅受困者非朝伊夕，而鹽商汪萬壽、方鑾兩命並膏其鋒，尤爲慘礪。是舉也，同事者吳五、蔡堯、王南，而所起真贓亦有絹帳紬衣等件。三犯固群盜之雄哉。錢橋、姚奇等間有與，有不與。而真贓起獲，各自不爽，其爲五等一夥無容再議。即所謂吳四、顧應武、董阿二、蔡阿招諸人名下，雖無見起之贓，而各盜實有交質之口。矧吳四又屬吳五之兄，恐不可以無贓藉口也。惟是徐一貌侵語訥，性頗愚蠢，似非兇盜之夥。即各盜共指

爲搖船人，且細鞠一，止隨行一次。後則甫行而就逮矣。無知而犯，其一之謂乎！據招，分銀二兩五錢，亦屬在有無影響間，僥倖減死，即以盜後分贓擬配，亦不爲過。至若徐三，捕魚則盜爲彼役，開賭則彼爲盜役。且寄贓分贓，公行無忌，與陳儒之借兵資糧者，相去曾不能咫，乃亦得以盜後分贓例遣，實倖之倖矣。他如陸貴之買盜贓，周仰萱之趕盜船，固皆貪心所使，研審原非盜類，與誤爲居停之楊士彥、誤爲附搭之沈三等各杖，俱不爲縱。及審各失主，稱未獲之贓甚多。而嚴究各盜，僉謂藏之徐仰峰、姚望樓、楊少泉家。仰峰即徐三之父。以三與盜狎暱，情亦有因。第俱係隔屬關提，不無株連。且恐稽遲憲案，合候詳審。另示海防提結，呈詳本道，復行本廳。

又審得：吳五，慣賊也。恃兄弟三兇，界浙直二竈，遂構大夥，恣意強劫。據群盜所劫各主，雖有行，有不行；即所得各贓，或有起，有未起。然苟一主一贓即真，則各主各贓可券。故歇案續獲，即無贓而有夥盜證實者，猶以盜論。况今夥賊見逮者，多至十餘輩，隔審再三，供吐如一。其爲情真罪確何疑。惟是盜贓皆在隔省，曩則勢難窮搜，久則化爲烏有。延至今，而失主有殞命於旅邸者，有破家於行役者，真令人睹群盜而齷露，對各主而鼻酸也。今推各主至情，止求確強犯之罪，不欲索原失之贓。蓋有見方元之累死異鄉，魂魄無棲，恐爲之續耳。第葉時芳原贓全係官帑，十無一起。據招，賊妻姜氏娶自孟冬，媒由窩主，實係芳銀所辦。宜官賣以償芳之秋毫，亦衆失主所輸服無競者也。各盜情真，三覆無異。最可恨者，如吳五、姚奇以盜魁而行兇，殺人不啻草菅，允當膏街，以盡其辜。姚奇殺方鑾，向隱未吐。今因失主哀訴，並分各盜細鞫，而始得兇慘之狀。與吳五各極典何辭。至於徐一，覆讞賊黨，

不認如故，失主不執亦如故。即賊首吳五亦極口爲一稱冤。夫盜甘自斃而爲他人剖心者，非利其衣食，即冀其營脫耳。今徐一蚩蚩寢人，果有所希冀，而代爲熬刑乎？抑真情之不容終掩秘耶。改擬非縱。陳儒雖不同盜，而助資婪贓，實爲戎首，並斬何辭？鳳翹，其子也。父即得辟，子宜勿問。徐三雖未窩盜，而群盜得贓每有索分，論遣爲幸。仰峰，其父也。子即正法，父應免科。姚望樓先招頓贓，細鞫尚屬風影。據訴，以協捕陳儒被扳，理或可信。陶二船爲盜因，細審原未分贓。據爲鄰賊見東所擄情亦近真，均宜開釋。惟陸貴明知徐貴等盜花而貪賤，即成貿易。楊士彥即非王南輩舊主，而居停不爲覺察；沈三與吳五等果爲操舟，而盜後不知首告，各杖均爲不枉。至若附舟之陸四、追盜之周仰萱，俱以形迹瓜李，坐之無據，釋之非宜，論杖爲當。呈詳本院，復行本廳。

覆審得：吳五等，讞者議入議出，至再至三，蓋辯駁不曾詳矣。即其間有彼此似是出入懸殊者，亦寧有失出，無寧有失入也。今集衆盜再一覆鞫，如吳五、姚奇等及巨窩陳儒，俱起有貪贓，毫無纖寶，無庸更論。惟是顧應武、董阿二贓迹似稍未明。而綜核其出沒之迹，顧應武蓋嘗往來陳儒家矣，又嘗競睹徐三家矣。迨後吳五等初逮於松江，而應武且與姚奇並逮於海鹽矣。使應武而非盜，何乃輒與盜比也？即其劫花所分，據招亦止獨蔡堯差多，應武則與姚奇等五人均分六錢，未嘗獨少也。惟劫沈瑞錫一次，衆皆有分，而彼獨無分。鞠之非真有分有不分也。特當時有起有未起耳。初讞者亦業以不盡起爲憾。而隔省阻絕，窮搜實難。後又見夥盜兩兩相質，情最真確，亦不復爲深求，故遂併其名下，不令招分何物。然續獲無贓者，猶得以夥盜爲證。而茲乃素與盜游，獲與盜同。歷審各盜，又略不爲彼諱，似

不可謂之未確也。董阿二所與顧應武共事兩劫，其贓之有分有不分，固略相似。獨阿二又不止與劫兩次。最後復與吳五等同劫過客之布，且劫未幾，而事隨敗，其身與夥盜原贓同舟並獲。時雖分受未遑，要不可謂之無贓，亦不可謂之不分也。則阿二較之應武更自有確案，似又不必於兩劫中求其確也。至若徐一者，據其從劫兩次，當以盜論。故初讞亦曾與吳五等同辟。迨後覆讞，隨與顧應武等同有真贓未起之疑。然彼未被誘之前，不聞與各盜往來。即被獲之後，各盜復群爲辯白。且貌侵性姦，大與諸盜不類，故再讞而遂從寬典，此固寧失不經之意。亦實互參之前後行藏交質之彼此情景，非第以蚩蚩寬之。即以蚩蚩憐之，要非憐其愚而不能爲盜，亦憐其愚而易於被誘耳。設果由於誘乎，即一真盜猶在可矜。矧今細審各盜，其交口爲一稱冤者，曾不少變。顧應武等固不能得此於各盜也。陸貴以買花爲詞，而乃與盜同出同歸，誰能獨辯劫之不同？特挾銀而後從事，其意似非謀劫者比。交銀而後得花，其究又與分贓者殊。故買之擬，於情若有未蔽，於法實無可加。周仰萱躡盜於甫劫之後，賽神於既歸之頃，而且有衆聚飲。衆復科跣，其光景實與盜類。第操舟與聚飲者伯元，向固得於目擊。若仰萱之果爲盜黨，所獲夥盜中必有伯元所識面者。今研審無一於此，則縱不能保仰萱之往不爲盜。而此番此夥固絕未與也。相應各照原擬。陸貴與仰萱請枷責示創。

詳批：吳五、顧應武即覆究不枉，依擬監候，會審詳決。陸貴、周仰萱姑枷號二月，放時責四十板贖決。餘照撫院批允，遣配發落。庫收收管，領狀繳。

## 一件爲出巡事

鹽院方發問華亭縣訪犯吳苔等

前件審得：吳之喬負居濱海，任意作奸，玩官法如戲，視三尺於渠若鞭之不及馬腹也。多造快船，廣招無賴，其視興販不啻日用家常，其視索詐直謂本等生涯耳。鄉民莫敢誰何。有子吳化，不能規父以正，而反逢父以惡，故不能令父回首，而且爲父添翼。彼倡此和，如影隨形。父漸老而腸愈狡，子日壯而氣益暴。所謂父子濟惡非耶？吳之麟以方正報役，此固照產僉差，非有睚眦及之喬也。喬則捏昔年鬻產之故，必中其挾索而役始承。吳相如娶妾被誘，此自遠游失檢，於喬風馬牛不相及也。喬則出代告設局之計，必遂其誅求而訟方息。然猶曰事出有因，彼報役者先聞之聲，而疏防者自抉以賣也。至若戴德以私販被逮，捕役以毆溺抱竄，彼販者反取捕者之所有，不法甚矣。喬乃爲德左袒，移鹽反噬。其視積販慣捕，且玩弄股掌之間有如兒戲，彼蚩蚩者又安能不墮其詐局乎！至其引子挾父，呼朋引類，駕船列械，計數不下萬餘，發賣全無顧忌，又安能不貫盈以底於敗耶？事有證據，職有著落，以鹽數論，即例遣亦不爲過。第審販非越境，姑從重，並配父子以懲奸貪，庶積蠹可祛，而流泉可佈也。張義、張成、王章、陳登、陳榮黨惡夥販，均應從論。然貲本舟航，發縱指示皆出之喬父子。若輩不過應手之傀儡，聽命之鷹犬耳。姑從末減，論杖。朱雲以承牌而需索賣發，數雖無幾，亦干法紀。許秀以司兵而交通積販，即無染指，亦屬徇私，各杖何道。高浩之貸銀而長惡不諱，非良民也。陸仁之被訐而私和不結，非

良僕也。並擬不應。他若李麻三之罪與秀等，而老病垂危，吳相如、戴百戶之嫁娶不正而年遠隔屬，陳長、高四等之事內有名而名諱無據，俱免株連。船鹽臘械俱沒入官。

### 一件爲姦殺事

#### 兵道蔡批華亭縣告人周方狀

前件審得：周金、周方，同胞兄弟也。故居則同址，出則同作。向曾爲地界不明，業以閻牆開隙。近因旱月戽水，各攘臂爭先，而金之子有達、有道與方之子有忠彼此互毆，未免以衆寡分勇怯，致忠妻張氏奔護其夫。而有達兄弟時方出臂力相雄弱婦，怒螳臂以當車，宜不免窘辱交加也。氏抱憤以歸，旋自經死。方見氏死，遂率衆登門毀垣破屋。意謂修怨挾詐無若此舉以得當報也。方以人命告縣，金以抄搶告府。兩持不下，而方復以姦殺控憲矣。骨（月）「肉」而寇讎，閱此薄俗，大可嘆息。蓋方告人命爲挾詐之囬，金告抄搶爲抵飾之局。今細鞫姦情，事在曖昧，實難吹求。况爭水事起倉卒，即朋毆實非預計。唯是死由於縊，縊起於毆，則有達等雖無死婦之心，實難逃死婦之罪。姑念有忠等於氏分有尊卑。查律，原無威逼卑幼之文，則又難以凡人概論，量擬不應，仍追給葬銀爲妥。周金束子不嚴，致侄婦非死，亦應論杖。且方家事零落，而金父子頗能自活，再斷銀伍兩，以助有忠再娶。此固調停於情法之間，以全金、方同氣之雅。無論金俛首，即方亦輸心矣。雖氏屍未驗，此獄可即剖也。蓋松俗譚檢驗無不魂搖且立稿者，似無庸再檢，以滋死者之慘，且益生者之讐。周方藏怒於兄，乘機肆誑，並杖示

戒。

詳批：據招，縊死即真，姦情無據，則張氏之死雖由於周有達，而達以從伯之分，所坐亦無重典。知資死者之埋，助生者之配，在有忠固可以紓忿，而在有達抑足以重懲矣。依擬，周有達、周金、周有道、周方各杖，贖決發落。餘如照。庫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捉獲大夥強盜事

撫院周批青浦縣詳犯朱阿潮等

前件審得：朱阿潮與王二、李元、真海、張懷亭皆旅食之徒，習爲無賴。而王二等則又來自四方萍聚梗合者也。或托足傭奴，或竄身僧道，或混迹市沽，別業而同趨，相倚爲非久矣。去歲臘月內，賊首章大觀偵知林鍾家多藏，倡首糾劫。阿潮遂率衆入黨，持械破門，毆逐事主，肢篋而出。維時適值總練沈裔、吳道迎監兌，聞林氏叫喊失盜，即督兵追捕。衆賊欲解脫，以所負贓且棄且走。而阿潮、王二、李元擒矣。因搜隨身現贓，止存白布道袍與銅鏡兩物。乃舊日典票，多且至十四紙，非劇盜何以有此？真海亦隨爲捕快沈太等續獲於次早，則月白紬裙尚儼然腰繫，且裙有補綴舊孔，失主識認尤的。此四盜者，踪迹最顯，贓證俱確，駢斬已無容置喙。即張懷亭者，群盜雖未供名在案，乃逸夥有龜子張科者，懷亭之梓里人。先是，科以伎女賣與今首劉福，盜後復以探女故露迹於劉福家。福因懼累，首科於華亭捕官。捕官着渠鄉人李飯店緝之。乃知張科爲張懷亭糾去。於是，張科尚未獲，而懷亭已先逮矣。逮

時，有典票貳紙，起出青布女綿襪。認之，則林鍾家物也。且林鍾是夜身被二棍。今質之，正出懷亭之手。鍾猶識其鬚眉及疇昔白布裹頭狀，則不特職真，而其人且無逃失主之目矣。夫不獲於當夜，而獲於事後；不獲於青溪兵快，而獲於華亭衙捕；不直以本名被縛，而露端於劉福，敗迹於張科，於此徵天網更密於官網，而懷亭之魄謂非天奪之耶？阿潮初獲，雖未歷指盜名，而十二人爲夥，其原供也。今就見獲四盜，與已斃之李元，在逃之章大觀、毛二、茅阿招、包鄰舍，總計僅止十人，則懷亭猶是數中人也。與阿潮等同服上刑無詞。總練沈裔、吳以迎候出而能成鹵獲之績，其指縱之功固當首論。而捕逐者哨兵徐忠、王裕，續獲真海者捕兵沈太、吳顯四役，當少犒之以示激勸。其間獲有多寡不同，則徐忠等又較沈太等更進一籌。未獲賊首章大觀及同夥張科等宜併着原捕沈太等嚴緝另結。

### 一件爲海寇殺掠一方倒懸等事

操院丁批上海縣告人黃儀呈

前件審得：黃垓內多狡謀，外繁死黨，逞蠻智以濟狼貪。興販之外，猶兼詐騙，恃蠻聚以張虎視。敗露之後，愈益猖狂。如冒認黃隨爲僕，甚矣乃死肉未寒，而賣其妻，並佔其子。謀買黃氏爲妾，甚矣乃眠席未暖，而鬻其身，復倍其價。此猶事之小者耳。至若陽托官捕而陰肆興販，業爲黃儀所首，顯結同黨而潛販異地，又爲陳百戶所擒。踪迹暴著。府縣且交檄捕之，乃又黨同薛杉與謝龍，以呼盧角勝。群然肆毆。金三、滿郎不平而譙讓之，垓復愈發鷙忿，令杉操戈以相向，致傷三頭額，而又必縛滿郎至

浦，不詐銀不休。且未幾，又以贖田之故，率衆群毆黃儀，幾折其指，而罄剥其衣帽。垓果何物，乃敢咆哮狼狽若此！總之，垓有衆以鼓翼；衆有垓以樹幟。而杉尤自恃膂力，獵悍特甚，故得虓然叱咤，雄行里閭也。援以忿爭之例，垓、杉並遣，良自當辜。惟是謝寵被毆一節，事在三月十三，死在八月十二，其間相去凡六浹月。縱當時受傷最重，不可謂死於垓手也。杜五、朱三黨垓肆惡，是亦杉之屬耳。而黠之狀稍下杉壹等，各徒非縱。唐士觀、顧邦新爲垓居間，而俾得佔人僕、謀人妻，是亦垓之爪牙，民之不祥者也。各杖非枉。朱壽、捨苟一爲垓子，一爲垓僕，俱以販鹽見獲，雖年尚童稚，指示由垓，而律不在共犯之科。縱謂垓已伏法，而姑貸其餘孽，亦應薄憲以杖。顧元輔爲衆所訏，細審總如風影。第與垓有葭莩之誼，且有肺腑之雅，不能遠嫌，致爲口實。即今謝俸告詞並及，雖非戎首，而謝寵受垓毆時，元輔曾爲居間調停，則元輔雖不陽爲垓黨，而陰亦實爲垓翼者也。多口之謄，實其自取，一杖不冤。黃儀首垓雖實，而蔓引多人，林木池魚濫然充庭，讞者爲之眉攢。較之陸道、吳墅、范承恩輩各以小嫌捏告，元輔者其爲蛇足等耳。謝俸之告論毆，則真不得謂之全誣。第死期越在半載，必呶呶以毆死藉口，不得謂之非誑。應與儀等各杖以懲。其黃垓強佔搶詐等項人贓及元輔應出秦一郎身價，俱從縣斷追給。

詳批：依擬，黃垓定發處州衛。薛杉定發海門衛，各充軍。杜五發昆陵驛擺站。朱三調下砂場加煎，滿放。黃儀、顧元輔、吳墅、唐士觀、顧邦新贖杖。范恩、朱壽、捨苟、謝俸的決。陸道收贖。通取庫收收管領狀繳。

一件抄殺事

兵道李批上海縣告人王池狀

前件審得：王池之弟王禮鬻身於徐祿。後因王禮背逃，徐祿告捕，而王池紛紛告祿。屢經審結，案卷具在。王池又有是告，何也？蓋原卷着祿緝禮，正售池詐祿之計。而王禮久逃難獲，終爲祿不結之案。今年二月王禮潛歸，王池罟匿，偶爲王仲所睹，報知祿。祿隨往覓獲。而池黨張業固素無賴，因翼池奪歸。故徐祿復詞訟縣，首及張業，亦莫可如何。求一案照杜狡人無已之詐耳。王池不悔禍，乃復控抄殺之詞，爲應敵之計，亦忍且橫矣。夫王禮不出，祿詞何時結，而池詐局何時了也？王禮出仍又奪歸，將祿詞終不得結，池詐局終不得滿也。王禮以後宜着王池追要，以完憲案，似不必再令祿緝，以爲蛇足。王池隱匿罟奪，終訟可恨。張業漏網巨魚，朋人無賴，似難輕縱。徐祿不提防於前，即告擾於後，徒掇訟耳。並杖治之。

詳批：據招，徐祿僕王禮而輒收其二女，宜禮之不服而逃也。第二女歸矣，禮幾獲，而禮兄王池復計奪之矣。而池此告亦胡不情也。若更責徐祿以緝禮，徒與池以挾詐之端耳。其徑已之王池、張業、徐祿依擬各杖，決贖發落。餘如照。庫收繳。

### 一件陷殺事

鹽院方批上海縣告人丘道行狀

前件審得：丘兆芳乃丘暘之子，與道行爲堂兄弟。道行貧，先年鬻產於暘，又佃種暘田。去歲因負租，暘索之急。道行無以應，遂牽其耕牛以去。道行詐語不遜，雖迹嫌於犯上，乃暘忍而無親，亦自掇侮耳。兆芳見弟抗其父，亦謾罵相向，致道行父丘曜且責子以服厥罪。暘之氣伸矣。乃自此飲讌宿怨，欲一雪恨於道行而甘心焉。適張池有子張元、張魁先同道行往天津衛充義勇，荷載經年。元與道行先歸，而魁爲調遣前驅，未得遄歸。道行偶有所負於魁，池緩索之，則賴不與；急索之，則語復無忌。池甚忿忿不平。暘遂挑之，令以殺子極冤告府。乃所告又張元非張魁也。夫不告於始歸之日，而告於索債之後；不以未歸之張魁告，而以即返之張元告，移甲就乙，指鹿爲馬，總不過一時捏扯之套局。而况作祟操戈有暘爲之煽動耶。道行此告，蓋懼中蕭牆之伏弩，且不欲以血喋如蠻之鋒耳。丘暘借劍殺人，而己不出刀，老猾可恨。念係尊長，薄從杖治。張池聽唆，突起風波，亦不良之民。與添情之丘道行俱從薄擬。兆芳身廁衣巾，乃不能馴頑父之暴，亦宜並論。念父子於分俱長於道行，恐爲干名者樹幟，且使渠日修怨尋隙無已時也，姑以抱訴丘寧論杖。

# 一件爲鹽法大蠹事

鹽院方批告人唐可學狀

前件審得：唐可學、可教兄弟，狼貪無厭，雀角慣逞。其父唐英先與邵澄之父邵栗歷爭湯有光之蕩，有券可質，有案可核。其在讞者，亦倏而斷之邵，又倏而斷之唐，迄無定局。迨今唐可教兄弟狡而猾，邵澄愚而蠢。邵且立貨票與唐，則此蕩屬唐而不屬邵。獨以開墾原出邵手，故邵至今種佃未歇耳。夫唐向未即真，而今且有據，邵出力以墾之，又償租以佃之，此何足爲訟端？且查邵澄新貨票在參拾肆年，邵佃尚未滿二期。况去歲租銀有收票可驗，則此告爲何？細鞫，向來貨票之立，已埋其謀。而近日分司之斷，又左其願。至所及唐箕，則與其祖父曾有爭毆之隙，告祖屈於分，告父屈於儒，而故及其子箕也。二兇橫口誑人，盡屬胡柴。本宜反坐，姑念爭蕩有因，兄弟並杖，亦足示警。蕩着唐可教等還邵澄開墾銀伍兩，自行管業，以杜爭端。邵澄踵父故智，欲據則怯不能敵，欲捨則吝勿能割，姑貸姑嘗有市心焉，並杖。

詳批：依擬，唐可學等各贖決發落如斷，工本歸邵澄，蕩還唐可學，訟端此杜。庫收退領狀繳。

## 一件爲出巡事

本府送上海縣解詳敍犯殷柰招

前件審得：杜氏之死，初擬潘亨造意，則奈以加功坐絞矣。再擬殷澤主謀，則奈又以故殺卑幼仍坐絞矣。蓋以下手致命實出於奈，照服定罪各有本律故耳。此法也，經也。亨得改辨，澤論遣戍，而奈仍原擬。讞者曰：是爲從者之罪反重於戎首，不可訓也。故欲委曲爲奈求生。此情也，權也。查，故殺子婦雖無首從之文，而恤部職司矜釋，業已擬徒上請矣。意者援名例爲從減等律以處奈乎。寬法以體情，反經而行權，是亦一說也。有司以守法爲常經，則此獄終難議出。乃解網之恩已徹九閭，則既出而復入之，覺於事理不協。無已則念氏爲垂絕之殘喘，親翁業已正法，夫兄復坐絞死，一命二抵，或終爲不決之獄。合候命下再爲酌議。

### 一件爲剗害事

兵道李批告婦吳氏狀

前件審得：蘇治，蘇濟同母弟也。治與兄濟素不諧。而濟有悍奴孫祿則亦蘇氏門庭之寇也。蓋祿先年曾誘蘇瞻僕婦張氏同逃。時張氏固旋獲，而孫祿乃逸去。後事稍冷，仍歸濟家服役，而視蘇治則每每有跋扈狀。祿侄阿留病死，祿又以人命訐告蘇治，坐治以杖。治疑爲兄濟所使，懲其僕因啣其主，非一日矣。今春，偶治族弟蘇貞與蘇瞻取贖久賣之房，孫祿又從而袒之。蘇瞻少未更事，而母吳氏又老寡。孤寡之家，未免受窘。治遂乘此，陽爲代瞻赴憇，實圖並泄兄忿。乃摭拾孫祿往事爲辭，串入親兄濟名，並及贖房蘇貞，爲一網彌天之計。夫論贖產則蘇貞不直，論誘婦則孫祿不良，要皆蘇瞻家事。瞻胡

不告而治代之告乎？蓋治欲借辭以並誣其兄，故代告以曲行其意，謀固已狡矣。且蘇耀爲治親父，而耀即爲治詞證，挾父之尊以箝兄之舌，心又何險也。以弟告兄，以父證子，不幾爲人倫變局乎。推刃之輩，令人髮豎，治首論杖，姑不重懲，以俟既翕。蘇貞鬻產久遠，不准回贖，乃與孫祿扶同作祟，以凌孤寡，不可不一創也，並杖。

### 一件爲搶劫事

#### 鹽院方批華亭縣告人楊魁狀

前件審得：張海即訴人張祥，素無賴而蓄有微貲，慣從烟花墜裏放債覓利，且從中幫閑攬禍者。有龜子楊魁，先後貸海廿一金，子母固未一償。海索之頗急。而魁住附城多市棍作祟，旦夕囂凌，門戶冷落。乃暗移南橋以遠避游棍之鋒，且暫躲逼勒之苦也。張海緝知，恐妓已別居，銀將烏有，遂串計姚蘭亭將魁妓女阿桂罟畀以歸。夫魁未償所貸之銀，乃不謀債主，而潛自轉徙，得無爲金蟬脫殼計乎？祥乘此時急索，亦販賈常態。乃阿桂之搶，則似蹊田而奪之牛矣。祥無乃太橫，蘭亭無乃助橫，而更翼之乎。第細審，貸銀之券原以阿桂爲質，較之搶奪良婦終隔一籌，獨其鴟張驚擊之態不可不一創耳。海以放利，蘭亭以助虐，俱杖。仍請加責，以爲淫縱貪暴之戒。

### 一件爲天誅三害事

屯院孫批上海縣告人唐模楫狀

前件審得：唐模楫所告之田，乃黃鯽先年賣之喬宦，轉數年而歸大成。即大成今再鬻之模楫，已將十年矣。鯽妻薛氏一旦挈幼孫黃恩以刺殺鳴府，蓋非氏本意，則姚德與黃希孟挑之也。此事於理於法俱左。而前斷尚許回贖者，蓋憐老婦弱子茕茕相吊，而思完其舊巢也。第孤寡可憫，而律例不可越，刁風不可長。夫以輾轉相售歷年久遠之田，令薛氏遽得盡贖，則自薛氏而上誰無原主，自薛氏而下誰非原主？倘彼此俱以主自恃，此田終何歸宿也。且令棄業者無日不可回贖，無人不可回贖，而受業者殆矣。即以薛氏老寡，孫甫垂髫，宜少加恩恤。奈此告又不盡出薛氏意也，無已則參情法之中，以其半歸薛氏取贖，半聽唐模楫管業。令棄業者知薛氏贖久棄之業，獨以孤寡之故。而猶窘於例不得盡贖，則官存再贖之條，而民保久安之業。且與前憐老恤孤之意，又不至相矛盾也。姚德與希孟任情偏證，致淆公法，各應杖戒。唐模楫以弟串名，而復蔓引希孟之兄，亦屬添捏，並杖。

### 一件侵國嚼民事

倉院孫批上海縣告人瞿寬狀

前件審得：瞿寬傍新仇以雪舊忿，徐禮借外釁以蓋中怯，致王、瞿、二春元成犄角之形，結衣冠之

訟。鼠子狐輩，陸梁可恨。今閱縣牘，並鞫兩造，知徐禮之田岸視王豐頗遠，而王豐之陞科較瞿禮在先，則田蕩曲直已不辨自明。况王春元情願入官供課，則徐禮多寡之數盡可付之不問。王以爭始而讓終，瞿以競得始而以無失終。即夙嫌可杯酒什，況睚眦小忿也。第瞿春元不失故吾，而王春元捐實利而獲虛名，皆禮與寬爲之祟。禮宜重處。念陞科告佃亦頗有據，姑論杖示懲。瞿寬之挾誣，沈忠之侮辱，俱宜薄創。

詳批：兩春元既能善處，可見同袍原無爭心。瞿寬等從中作祟，姑依擬發落。庫收繳。

### 一件爲強盜事

撫院周批青浦縣告人夏承祖狀

前件審得：蔡四業以穿窬刺臂，雖挾詐私起而灸迹宛然，且復身若飄萍，行同鬼蜮，其爲慣竊無疑。第查何中之首未明言所犯何事，所竊何主，即聞七抱首之贓又皆尋常衣物，且無失主姓名，坐以再犯，彼能俛首輸心乎？承祖茲告無非互訴求勝，且挾起刺以箝其口耳。然使四果改行從善，而復爲承祖所挾詐也，則赴官以自白，而遷居以避害，無不可者，何必寄資遠遁如移穴碩鼠，冒籍誑逞如含沙射工耶？情不可解，法實難逭。第念飾罪駕詞，何所不逞，且行盜日月既不可考，而失主姓字又不可問，姑薄從杖治，而沒所首之贓，補初犯之刺，解歸原藉可也。夏承祖先首既無指實，後告更復張皇，應擬杖懲。沈太捕盜隔屬而逮其姊，既屬葛藤之擾，復多瓜李之嫌，畧役之不可貸者，宜杖革。

### 一件爲討賊安民事

兵道李批青浦縣呈詳犯人沈恒等招

前件審得：沈四糾集夥盜，肆劫沈升胤家，原招戴林在卷。及拘林而捕役報林已死，令地方緝林而地方結林已死。今鞠失主，亦謂林果死矣。夫失主於盜切齒腐心，恨不即寢處爲快，肯爲渠諱言死耶？及查林委係生員戴大年之僕，即大年亦不能張口辨其爲非僕。第覆林死期，雖在上盜之後，在盜未露之前，夫盜且未露，而身先就木，預斃以滅口，寧有此事耶？平日疏縱，不早殲此奴之牙，令渠不戢，以致爲盜。迨事發後，而又不見其赴官控訴，以求別白，則大年罪案耳。然迂儒無似，亦或懼其波累，而不敢聲言也。細鞫原盜，再詢失主，委無窩盜之情，豈得懸坐書生？沈恒、顧槐借事報怨，反坐固不爲苛。第戴林爲真盜不誣，又爲大年之僕不誣，則與無影誣捏者尚隔一層。以一詞而獲二配，於法似奢。顧槐改杖，沈恒擬徒。大年束僕不嚴，並問不應。

### 一件書捕枉詐事

兵道楊批青浦縣告人郎惠狀

前件審得：沈洪無兒，欲以女贅婿，托陸傳、張源訪兒。多願贅者。時郎惠有五子，喜不自勝，即托陸張轉懇沈洪，願將田十畝付洪爲贍兒外父母之資。惠子郎京即過洪門撫養。不意郎惠結訟費家，將

前田賣廢，復拉子歸宗，欲白得洪女爲媳。夫洪爲無兒贅婿，情已可憫。今惠既以田轉鬻，又拉子撤歸，何以處沈洪乎？惠意謂洪女終爲己媳，不知洪固謂惠子即己子也。六禮未行，變詐百出。復告賴婚，以爲賴聘之端，奸而猾矣。今審陸傳，謂郎惠各子俱田四畝，斷將京名下應股田四畝帶歸沈洪戶內。其郎京仍着原議，衆人送歸外父家，侍養餘年，以不失沈洪當年贅婿之意可也。郎惠反德爲仇，陸傳說事不和，各杖。

詳批：正郎惠賴聘之罪而不奪其婚，情理如是止矣。依擬，郎惠、陸傳分別贖決。餘如照。庫收繳。

### 一件抄搶事

按院馬批上海縣告人陸梅狀

前件審得：張業以訟師爲陸梅左袒，拆墩燒屍之告則張業主之。袁氏啣業已久。後氏以投審在原差倪山家居停。業至山家，獻和計爲漁餌。不意氏仇視而唾罵之也。業素爲人目憚，遂負氣相向，復以醜語觸袁氏所諱，遂與氏扭結，且拳木交加，致氏負傷而歸。事在臘月初三，後死於月之除夜。是業原無死氏之心，特以貪利之心，遂至罹害。且不勝一朝之忿，至冒不赦之辟。今審活口多證，死屍多傷，雖出辜限之外，亦難逭抵。業蓋情可矜而法難貸者也。招呈本院，蒙批再審。

又審得：袁氏以垂老之婦，死辜限之外，且傷多跌磕。至索其行兇器具，則已烏有。矧袁氏過聽應

元貪謀，燔夫屍而鬻其田，自有死道。細審張業，僅與袁氏結扭，甫一掌即解開。而老婦固素暴悍，遂忿懣跌磕，故爾負傷多許。使業果持木毒毆，則彼時袁留父子俱在，必不坐視其毆而甚至垂斃也。所云應元鎖項不能救援，則袁留點綴之語，終不可信。若果致命重傷盡在頭面，則老婦之死豈能在辜限之外？故職原謂業抵可矜，輒轉駁縣。特以傷多證堅不能遽釋。至蒙院審，而陸梅以死因實控。梅寧有黨業而忍死其母者乎？與其絞業爲不決之獄，以致牽累多人，毋寧失不經以開解網之仁乎。然業固刁徒也。辯已重辟而訴應元以謀死，是欲自逃罪外，而擠人於冤中也。法應反坐。況與氏揪扭有因，准照威逼律追銀十兩給梅葬氏。餘准宥罪。

### 一件活殺人命事

屯院孫批上海縣告人張留狀

前件審得：張留之告張拱極，以其猶子張飾假銀事敗爲王羊所窘，因率衆報復，誤落捕兵莊六之帽。巡軍夏佐輒代六出名，駕以打搶。而千戶張拱極者，時或張皇其說，致飾屢經推勘也。後該本職覆審，假銀是的，而打搶爲蛇足。律以僞造論配，飾輩固甘之矣。而獨以構門張皇不能釋然於拱極、夏佐輩，故托表弟諸賢代爲控憲。而賢固素鼓如刀之筆者，乃飾爲活殺之詞。留恐是詞究竟不免誣坐，且過疑爲拱極反間所致，故又有反關藥狀之投也。活殺、反間，總賢與飾譎張之口，原與拱極無與。第論當時佐不爲調停，而拱極又從而矜持之，則無所逃咎。且臨審時投拱極者又復紛紛，如葉治、萬祿輩，雖

其聚虹之口未可全憑，而拱極之爲拱極概可知已。此一弁者才雖可用，而恃才或反多事，量罰穀伍石示創，仍令策勵供職，以觀其後來可也。夏佐首倡打搶之詞，尤爲禍始。向雖正罪，仍應杖擬。諸賢捏詞代告，宜以訟師治罪。今係中表，與他人代告不同，姑與變許多事之張留各杖。

## 雲間讞略卷之三

### 一件指命劫殺事

江院朱批華亭縣告人金盛狀

前件審得：金如珮與張真淨以師弟而成仇讐。真淨之移居泖塔，則如珮訐其淫而速之避也。如珮侮師，自非良善。第湯義之死，謂出如珮一手，則不可信。泖塔去寶雲寺相距十三四里，湯義輩以索米來，何出黑早？且如珮寧能逆料其來，故留金盛以待之耶？研審衆證，或稱五鼓，或稱侵晨，大率以絕早至寺爲確。且云湯如珏偕行頗衆，如珮寺中僅寥寥一二人耳。即義與如珮詈毆相向，逞於一擊，何至遍體重傷？且云取木凳脚遍毆折傷，復狠踢腎囊。彼如珏、金勤並偕行者，獨不能一救護勸解，乃袖手聽其毆斃耶？夫碎其骨又復踢其腎，如珮雖兇狡，不應拙狠若爾。據稱裝屍圖賴，固屬牽強。第以如珮一人之斃湯義，有旁觀偕行輩在，且種種傷痕，不能不閱筆也。牌仰華亭縣檢審，具由申解，前來批開。據申業已參酌情理，想無枉縱。仰再具招解廳，以憑轉報行縣。又復申解到廳。

覆審得：據縣由，張真淨挾湯義取米，意爲泄忿。且以義之殘病可乘，則奸人做陷將何所不至，况在積怨深怒之餘耶？又云，朱道人五鼓聞門聲，則真淨出門尚在子夜，無謀者固如是乎？招言湯義以頭撞如珮之胸，則如珮惟笞背最便。腎囊之踢於情景不相肖。所云閭室之內，衆爲政加功，不知誰手，意

在金勤。果金勤乎，則扶病做陷又顯然矣。人命關係最重。縣由參酌情理，亦已近是。然不得下手的確，謀情顛末，終屬懸斷，合再檢究。牌仰上海縣檢審，具招申詳前來。

覆審得：金如珮剛復貪婪，素爲其師張真淨、其儕偶如珏、金勤輩所目憚。而真淨更以不軌之行爲如珮訐發，因挈如珏、金勤及所居積移住泖塔以避之。珮復瞞淨往外誦經，罄其藏以歸，且並及湯二之米。淨歸而室如掃也。藉盜告捕，卒不得返一物。如珏、金勤各不勝憤懣之衷，因謀爲必得之數，乃率老病湯二及葉禮、章一郎戴星而往索之。蓋早往者，計珮之未出；與二俱者，計珮之却顧也。珮雖在夢覺之關，尚不改崛強之性。輒復詐詬相向，由是衆怒聚興，拳腳相踵。而勤遂乘機下手，爲中二計。嗟哉！觸兇謀於平地，斃殘喘於臨時。此無論情景如畫，即如珏與禮、一郎輩口角可券，乃令如珮戴茲覆盆耶？試想當時未明，鼓衆上門索償，是何等景象，何等氣概！夫以寡敵衆，則珮必不能；以隻手抗群兇，倘衆按兵不動，而以二老病尋鬪，則如珮雖愚，亦應辨此。豈至不逞於奄奄者，則如珮當時蓋有不能毆不敢毆二端在，可以情景按也。至今檢二屍傷，則腦碎肋折，遍體紫紅，又非珮一手一足之力明甚。即勤不死抵二者總不出勤之輩。珮何尤焉？如曰腎囊之踢，亦足死二，珮不宜獨生。然一命無兩抵之條。况招言二以頭撞如珮之胸，此時唯揪髮笞背爲勢之便。所云踢腎遺溺終屬鍛煉耳。且論律，金勤宜坐故殺；即借共毆論，則共毆以致命爲重。腦與肋可謂非致命乎？至若以無證爲疑，則彼此均無確證。况反復之口，又豈若不易之痕爲足憑乎？珮誠不可復爲二抵矣。然說者曰，珮之死案已定，而勤之隱情未暴。今一旦置珮而坐勤，得毋以金勤之死遂坐罪金勤乎？是不然。蓋當時偕數衆登門，唯金勤、

如珏，胸挾夙仇，害亦剥膚。禮與一郎輩不過相拉同行。郎不抽手，能無掉臂乎？是不可坐禮與一郎也。如珏與金勤雖同舟一體，如珏兩足俱跛，殘廢之徒無勇可賈，是又不可坐如珏也。則捨金勤其誰坐耶？當時，金勤僥倖，如珮沉冤，即載道之口能言之。乃今金勤卒死於獄，孰謂天網之終漏乎？此獄職曾反覆推勘，三四詳駁，即不敢謂徹盆冤，終不欲使無辜者老死囹圄，致海國飛霜也。如珮斷無死法；唯是訐訟其師，席卷其有，應得重究。第邀幸遇宥，姑與葉禮、章一郎、張真淨、金盛、蔣仁並杖以懲。

### 一件捉獲大夥強盜事

兵道楊批駁本府解問強犯金日雄等

前件審得：金日雄等糾集大夥強劫朱宦。日雄與陳龍、張學孔輩起有羅綺金玉多贓，已經失主認的。至王文他贓勿論，即所起錫壺與失主所存壺蓋若合符節，則贓真主認，律以強盜得財，彼固俛首就戮矣。唯是金長、朱九果盡夥盜中人否也，其以得財皆斬果得爲確案否也，盜難誣坐，律例炯然。伏讀新例有云，奉單強盜，如贓仗未明，招扳續緝，涉於疑似者，不妨再審。蓋其慎也。即憲批謂此重獄宜慎意也。職亦以爲此重獄也，不可不慎也。查得：金長、朱九既非原卷歇案，又非初招主名，緣他事被逮於京口，因捕緝轉解於松江，其於事發就擒、緝捕續獲者終是一間。是踪迹之未確也，可疑也。今審二犯，一名徐九，一名曾學，原業魚布小販，偶與巫二同附一舟。唯時鎮江獲盜孔麟招出巫二同夥，故

二犯並爲所逮。後孔麟惟面認巫二，稱二犯絕不識面，則被逮時且幾於昭雪，乃轉解處，何即坐殊死？是招扳之未確也。又可疑也。夫二犯果爲真盜，業已得贓累繫，何不潛踪埋迹？況見事發挨捕，亦應望僻投止，何乃負販於大都白晝，致爲邏者所縛？是情景之未確也。又可疑也。盜憑贓坐，無贓而坐盜，誰不可爲盜者？據招，分贓充斥，乃絕無分文絲縷起獲，何也？豈其不久成擒，而遂花費盡耶？又豈其巧於寄頓，而供者不真，真者不供耶？夫單載者既一無起認，而虛招者又不合原單，是招認之未確也。又大可疑也。及細鞠賊首，金日雄滿口自供，獨於二犯苦稱並未識認。夫日雄常閼陳寵等家，其爲若輩代辯猶曰稔欲就情，故拚一死以庇之。至於二犯，不過萍逢浪聚。何其自甘痛楚，而反爲若輩極口稱冤耶？是證據之未確也。又大可疑也。大抵強盜重獄，固難以臆輕出，尤難以臆懸坐。有如失主無認，夥盜無證，起獲無贓，可以坐大辟乎？是執何者坐之不爲懸坐乎？蓋此二犯者，當被獲之初，未免認鹿爲馬。及轉解之時，未免移甲於乙。迨拷訊招認之際，又未免鍛煉真似之間，而揣摩影響之說。竊謂此二犯者，宜即開三面之網，以稍甦一綫之生。終不得謂之失不經也。如謂大獄攸關，輕出未妥，合無請乞憲檄，押解二犯與失主到彼起取所招寄頓諸贓？果係失單開載，果爲本主故物，則原擬自確，強辯何爲？若或起之不得，得之不對，即應開豁，以免冤濫。他若張時忠五名，初稱共謀，繼不上盜，終不分贓，則自有共謀不行不分贓本律。原擬已行不得財亦屬未妥。此職三覆之後，敢悉一得之愚。蓋此獄業已奄斃多命，恐鱗斃者尚未艾也。彼雖天刑，亦令人酸楚焉。

詳批：據審，金長、朱九等最爲精詳。仰松江府作速查審招解，毋致淹斃。此繳。

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楊發問青浦縣訪犯萬瀚等

前件審得：萬瀚與顧文炳、張景新皆青浦猾吏也。會該縣前令年資荒耄，瀚等遂搆扇爲奸，盜弄威柄。居平則征逐嬉游，雜呈伎倆；遇事則扛幫索騙，畢盡智能。概其聲勢，三奸固無軒輊；迹其罪狀，萬、顧尤屬渠魁。萬瀚職司鹽務，則鹽商夏日長等有驗引之誅求；顧文炳部署迎春，則典戶汪環等有扮戲之需索。姚三峯之僕妾徐氏因姦被訐，萬瀚乃不候官斷，不通主知，居然強娶爲妾。楊仕爲其主楊承烈控憲行提，文炳因兩茹其重賄，再得其銀杯，遂爾延挨不解。此猶其小者耳。因糾賭而曹大成被窘。萬瀚且橫行閭里，非承行而陶彥致饋。文炳更雄視諸曹。此猶其未甚者耳。楊仕之詞一發於縣，文炳與瀚復大張騙局，恣意舞文，致贓私狼籍。景新亦得挾分其餘，乃招草自專，文炳固尤獨操其柄，壞法亂紀，莫此爲甚。不大創之，何以剔銜蠹而懲奸吏也？照例並遣，瀚、炳宜俛首服辜。至若景新之罪，亦不止挾分一事已也。檢點獄囚，則耿洪以畏刑被勒；承行人命，則陶彥以慮禍行錢。甚之重犯徐卿倖以改杖發鋪，輒敢招妓自娛。爲景新者即懵然不知，已無辭典守之責。况溺於賂而逐其波，此亦法之所不得貸也。特較之瀚與文炳差下一等，姑從徒擬。徐卿在押宣淫，而蔑視禁地，所犯無復可原，應再加徒。陶彥人命有因，而猥叨薄罰，厥辜似有未盡，應再科杖。俞升恃案書而索常例，顧奎乘府差而斂齎發，俱屬狐鼠之群，均應計贓論罪。虞良身充禁卒，反爲淫囚道地，朱成山、張可學居無定業，無非奸

吏爪牙，審俱無職，各從杖戒。翁全以風影之疑，致斃無辜二命。不一提審，何以瞑死者之目，而塞生者之口？岳文燦與景新共事，狡猾可知。第翁全未經面質，職難懸坐，俟全到日，鞠確重擬招解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撫院周批青浦縣告人吳元狀

前件審得：吳元以棄鄉流棍，習爲無賴。而尹忠、周文魁亦以囂狠惡少，遂意氣相許。不謂以嫖構覺於烟花中，互持左右袒。一爲龜子高懷樹幟，一爲龜子沈成煽禍，遂成切齒之讐。後尹忠訟元於府。府斷逐元出境。而彼此遂互爲報復。周文魁爲尹忠之翼，亦復從中訐告，致元潛迹遠遁，飲怨吞聲。縣審索元不得，因波及元姊夫楊賢，致賢頗受逼勒之苦。後賢妻病死，而吳元遂復出頭，借人命爲兵端，一圖泄昔日告逐之忿，一圖作目前出身之計。今審人命屬虛，元詞已誕。第忠等彼此煽弄，俱屬惡棍。松俗多打行作祟，正此輩爲之。元與忠杖憲。翼元之陸京、翼忠之周文魁並杖。

### 一件懇貳巨惡等事

撫院周批上海縣告人諸庖等呈

前件審得：諸庖、姚德以鄰保素不相下。會有陳章子死，遺媳錢氏並在抱兒女。欲贅德配氏以撫之，庖從中阻撓。章爲所惑，而德婚不就，即告華亭，斷氏歸德完聚。章亦告批上海，斷氏守制。兩惡

相煎，事亦已矣。後章死，氏不安其室，庖遂爲主婚，配吳壽，挾其老姑懦伯以必從。而德復百計欲娶氏。雖氏父錢貴主其事，而實若奪之吳壽者，何物淫鶉，致兩狐相爭如逐鹿也！庖與壽復告縣。縣斷兩離極妥。乃錢貴復捏稱女過德已孕兩月，故令貴暫領回，有俟生產再定之說。後孕情虛，而德復違斷歸錢氏，致庖謀不遂，而訟端復起。輒捏窩盜、人命、侵糧諸事，誑呈本院。乃首審窩盜一節，已屬無影。再審謀殺陳三一事，亦屬無據。至所誣姦佔周氏、擅賣侯氏，一爲其贖身之婢，一則其婿父遣使女也。據稱姦賣，真如說夢。惟金鍊與陳積索負致爭，後積病故，而德以人命告縣，因斷埋葬三兩，此則不無借屍挾詐耳。庖詞已全誣，且歷騙孔鎮、范才、羅顯、金沐多贓，法應從重。旋以病亡，蓋亦惡貫盈而天褫其魄也。至若姚德既違斷而婉轉謀娶，復挾仇而妄呈圖抵，雖被騙各有多人，而人命絕無半影，亦應反坐，以創刃風。錢序、翟元、徐英、孔田、張仲各以愛憎分袒，設機佈局，總非善良。其餘連名具呈，難以虛填，致受實禍，姑免概科。姚德冒斷葬銀，合沒入官。諸庖所騙諸贓，依律勿徵。錢氏仍斷兩離，聽姑擇嫁。

### 一件民害事

按院楊批華亭縣告人薛恩狀

前件審得：張道宏先以縣吏怙權，頗爲衆所目憚。厥後家居放利，衆怨爲之日騰。原告薛恩佃種李調陽之田，自構茅屋其上，安居已久。今年春季，李調陽以田轉賣宋應徵。道宏從應徵處佃之，遂欲逐

薛恩而拆其房。以新佃之業，欲逐舊棲之巢，此甚不近人情，宜薛恩不能堪也。恩計無復之，乃以捉打垂死其妻斷鏈奔逃爲控。顧告者一恩，而投者且紛至。此或爲恩積怨所糾，而亦宏素囂雄不調於衆有以斂之。該職一一質審，則朱曉者，道宏曾砍其墳樹二株，以宏父鐘爲朱氏婿故也。有蔣繼宰者，宏曾短其田價四金，以宰父曾賣田於宏故也。二事情頗近真，事亦較實。他若董卿等以發塚告，戴稱以人命告，朱鑑以積惡告，審來俱屬風影，難爲宏坐。然惟不理衆口，致狠舌交攻，宏非善類，其左券矣。薛恩情雖逼迫，詞覺張皇。夫世寧有夫鍊人而妻斷之，授斷鍊以爲告夫之口實乎？細鞫果誕妄，姑與道宏並杖，以懲刁訟。謝珊爲宏伐木，蔣五爲恩偏證，是皆不逞之輩，量追樹價二兩，並欠蔣繼宰田價四兩給之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楊審錄駁問犯婦許氏等

前件審得：許氏與姦夫謝四謀殺親夫王朝，鞠情逼真，擬罪恰當。至王氏之論絞者，獨以碎腎爲加功耳。夫二姦同心操戈，奚待老婦協力下石？且頭面心肋皆受磚石拳毆重傷，安在其畢命於腎囊？况初驗止云皮破，再檢即稱腐爛，則腎子碎否未的也。初審則三人共採，覆審坐王氏獨碎，則下手果否未的也。礙姦非王氏深仇，碎腎豈老婦行徑？以莫須有而懸坐重辟，以姦殺之事而入謀殺之條，於情於法均屬未妥。允可矜疑，應與改杖。

### 一件真詭真侵事

兵道楊批華亭縣告人盛國棟狀

前件審得：盛朝端，盛僉憲家孫莫春元女婿也。僉憲物故，盛國棟叔侄兄弟視其家爲几上肉，可以飽壑。幸各外親俱縉紳，故各以田產歸外戶。蓋懼若輩之狼吞與蠶食耳。朝端夭亡，遺孤翼辰。莫春元痛念半子，而卵翼外孫，誼不得不爲料理，與國棟魚肉之願大左。而朝端之僕文藻復以護主故，抗言致爭。故國棟以不遂谿壑之欲，巧飾戈矛之辭，遂含沙於是豹，而波及於文藻也。今審詭寄，則官給印信可憑，且以親壻之田頓之外父，於寄不詭。再審侵欺，則莫春元經手以來串單滿呈，明若操券。即貪且猾，既刁且誣若棟者，可恨也。應配擬，以爲橫誣者創。文藻言忤主叔，致爲訟本，亦應杖懲。其先陳卿所告欠糧，與莫春元事不相干。聽文藻與國棟兄弟別結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鹽院左發問華亭縣訪犯吳文灼等

前件審得：吳文灼穴處戶房，歷有年所。擅書算之微能，屢操阿柄；踞賦役之要地，輒肆狐奸。清查花詭，本欲革弊也。文灼反恣上下之手，而弊愈滋。罰徵蕩價，本欲懲奸也。文灼乃受奸頑之囑，而奸愈長。叨主稅銀，原輸者則多越例之求，圖脫者並侵上供之額。民膏與國課並果其腹矣。謀隨審役，

中產以圖改而漫恣顛倒，細戶以同姓而混並誅求。民命與事權並懸其握矣。正宜以設詐服辜，而敢以效勞邀賞。小民箕會而入之官，本犯稱載而充之橐。雖曰請而後給，事則目所未睹。本犯恣行無忌大率類此。把持陷害之例，正爲是人設耳。至後編審解放之間，歷歷分明，文灼束手無可肆奸。然乘宋祐之謀布解也，既款延之脣享，乃又復索五金而始與印布。盧光大之減收銀也，知面諭之已真，則又復索四金而始與註銷。此固不移之狡性，亦復昔日之故智。他如顧義等以觀望而被誣，情則輕而贓不貲。吳壽以幼孤而見欺，事則小而心甚刻。此即投畀有比似不爲過。僅僅附戍，蓋酌情法之平，殊未盡厥辜也。惟查單內領侵蕩價一節，屬在夢德。夢德雖業有願賠之詞，第越年餘而止完數金，亦無復道之理。應照例論遣，姑俟三月以裏完贓改擬。陸少國、王家臣、金道明、金時傑、徐承德、施大登間亦與文灼共事，而分贓固各有差。少國、家臣與金道明應徒。徐承德、金時傑與施大登應杖。金道明、施大登別卷已擬如律。各從勿論。周起幽昔曾爲總科之吏，承行蕩價，實未分侵。第覺察不早，致爲夢德所匿。他若李鳳鳴享富有而營爲花詭，鄒政管罰價而希圖緩徵，俱非急公，應各杖懲。其間被證潘才呆、徐岩等有同害而可以互質，有一事而不必兩證者，解恐滋擾，應從省發招解。

本院蒙批：吳文灼盤據戶房，遇事舞弊，無論奸騙狼藉，遺有餘辜。依擬發鎮江衛充軍，拘僉妻解，招達部知。曹夢德領侵蕩價，例遣不枉，姑俟三月完贓日准與改擬。陸賓等一黨，奸書詐騙，既有重輕，究懲允宣，分別各照徒杖贖完革役。金道明、施大登照別卷勿論。周起幽等贖杖發落。餘照追贓，庫收管繳。

### 一件玷剿事

鹽院左批上海縣告人杜憲狀

前件審得：安二之父安祥，杜瓊僕也。杜襄，瓊長子。杜夏，瓊次子。夏有隨從婢女配祥。祥生二。是祥固祖遺，而祥子則夏婢所出耳。當時襄、夏在日，尚存衆役。而二妻實二所自娶，固不由憲，亦不由衡也。二夫婦願隨憲而不樂隨衡。說者謂二妻與憲情深愛重，不能割捨。此固莫須有之說也。衡不甘，將二夫婦賣與族杜宗瑜，而兩家訟端起矣。據憲謂，祖遺僕婢，豈容衡之獨據？據衡謂，實母婢所生，於憲已不相涉。夫有二之父，乃始有二之母。衡非胡人，安得先母而後父也？乃謂祖得價二兩，而以安祥出賣與衡父，有是理乎？父子之間，豈容以微貲交易？即有券亦係僞造。第衡賣僕已久，去珠無復還之理。量於瑜名下斷銀五兩給憲，以存水木之意。人仍瑜服役可也。陸華承牌，矜勒有之，索詐未也。與誑告之宗憲，擅賣之宗衡，擅買之宗瑜，各杖。

詳批：安二夫婦向憲背衡，在家終是禍根。但衡不應獨賣耳。據斷，杜瑜再出銀五兩給憲，人仍歸瑜，情法兩平矣。悉照贖決發落。庫收領繳。

### 一件白晝劫殺事

江院李批上海縣告人胡鵬狀

前件審得：李銹、李鐵父子叔侄虎踞一方，貪殘萬狀。衆固目憚之，莫敢誰何。而指盜拷詐，尤其長技。偶胡鵬子胡息挾賈往北蔡鎮買花，爲銹輩物色，遂連翼虎扛至崇度寺，綁縛拷掠，幾無完膚。惟時衆目環視惕息，即傍觀張倫等俱力勸不能解。寺僧王如等至跪救不肯放。復搜身帶銀五兩七錢以去。而胡息奄奄將絕矣。此等兇狀，目中寧再見乎？張倫、洪禮心隱之，爲擡至龔染家，百計救甦，歸報其父鵬。鵬政以貿易往嘉禾未回。回則其子呻吟床第間，幾無起色矣。弱子何辜，備悉荼毒。宜其控憲求伸也。兇人肆詐，桀黠異常。至今閱四月，而息傷痕如昨，喘齶如綫，真令人髮上指矣。李銹依律刺徒，鐵聽命助惡，復爲戎首，亦應配擬，姑免刺。從龍、從虬以子侄爲惡助焰，俱杖懲。

### 一件恤刑事

#### 恤部丁批駁強犯莊文昌等

前件審得：莊文昌等一夥盜情甚確，無容置喙。即盧騰、王阿成，細鞫亦非冤坐。周應魁以初八出首，而勝即與許彩同獲於本日。王阿成與文昌並獲於初十。謂非盜夥，何若是湊集之巧？况阿成又糾高忠同行，且唆忠攀陷王國明。此等情形，何莫非同盜左券也。第二盜無贓，尚留一綫生路。此必當日起贓定招之時，草草塗塞，便開疑竇，使二犯得支吾展辯耳。今審失主，俱棄鄉無拘。而原首應魁又已物化，無從質對。必欲求其典賣寄匿之處以實之，越年既多，何從踪迹？蓋不能得情於獲審之日，而欲核贓於屢結之後，必不得之數也。至若讎扳之說，固彼所加於王國明者。而二犯初招，曾未言及。豈當時

欲冤陷人，遂不暇自鳴其冤耶？二盜似難開釋，應從原擬。

### 一件侮法玷憲事

鹽院溫批上海縣告人李侃狀

前件審得：吳科素與王胤訐訟爲仇。科如鬼，胤亦如蜮。科糾王琦、蘇袍、曹鍾、康濟等爲之爪翼，而琦則科黨中最狡猾無賴者也。欲約胤之仇侄王德於袍家會議，乃機事不密，字托王諫傳送。乃胤亦素饒機械者，覺之而密誘開緘，知其中多詭秘語，欲借此反噬，乃不自發難，而以李侃與蘇袍勢在不共，遂以前書授侃，爲一網打盡計。及至議和索書，胤詐爲烏有，復代環作原字，給封於曹鍾，則胤固陰謀鬼計之尤哉。蓋科等蠅營蟻聚，罪固不（費）〔貸〕，而胤含沙射影，法所難宥。矧嚴鞫造訪，絕無影響。賄賂一無指據。即信中諸語，不過盟約結黨。度所爲，大率爲朋謀復告之計，且無姓名實迹，終難以買訪懸坐也。李侃誣告多贓，王胤主唆陷害，俱應重擬。科等糾衆歃血，手書可券，各應杖治，仍請枷號，以爲樹黨妄爲者之戒。

### 一件衙虎嚼詐事

江院朱批上海縣告人朱秀狀

前件審得：朱秀與金山爲酒食密友。山貸銀於秀。後秀見山負客糧甚多，不能償客，焉能償己？前

銀恐屬烏有，乃收其餘賈，通知脫逃。蓋稍借肝膈之談，權收子母之筭，自謂得計，不意山逃旋獲，而以誑劫告秀也。山以狡報狡，而秀弄巧幾成拙矣。當交好之日，山借秀銀八兩是的；當脫逃之夜，秀得山米八石亦真。今應以原米抵原銀，以未了之額待將來之債。秀誘山，山負秀，罪等耳。俱杖懲。

### 一件地方人命事

兵道楊批駁本府問詳斬犯黃祖

前件審得：黃祖挾睚眦小忿，穴地殺人，事理似不可信。且證無的據，刀無下落，情景亦未逼真。况父首妻執，尤人情之變局乎。第奪產獲姦，業積仇而成讐。淨袴燒鞘，似欲蓋而彌彰。至親莫若父子，真愛何如夫婦。倘非灼見事本，豈忍陷其子若夫以重辟耶？但子夜殺人，衆呼驚救，彼方竄身逃罪之不暇，暇顧兇械置之何所？若必求原刀坐之，恐終爲不得之數，亦終成不了之案。大抵此凶操刀畢命，下手雖止一人，乃其鍵門穿竇，謀心已非一日。論斬雖同，謀殺爲當。至王氏有姦與否，初審有因，細鞫無據，不忍以風影殺之。

### 一件枉盜殺命事

倉院孫批上海縣告人諸源狀

前件審得：諸源迷戀烟花，家業如掃。董昌亦有青樓之興，而較源頗饒機智不受愚弄。有妓陸氏，

二犯俱與嫖厚。後諸源迷戀欲娶，而力不能辦，乃先以氏質於昌，後以氏賣於昌，先後得六十金，而以九十金立票者，蓋蕩子志急娶娼，權子母唯人所持籌，而暇計銀券之盈縮耶？縣審坐源以誣，極確。第十九十金之斷，無乃浮於額而溢於情耶。大抵樂地費財，原如泥沙。源既與昌同嫖，亦應與昌同費。乃彼方傾囊橐而殉之，此乃兼子母而收之，於昌得矣，如源何？合斷六十金歸昌，陸氏歸源。源以爭妓細事，輒駕人命大詞，宜反坐。第縣業先正罪，姑擬杖決，仍照先擬發落。董昌既以戀娼而招尤，復欲因娼以邀利，奸猾可厭，並杖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#### 按院何駁問絞犯周仁

前件審得：周仁之毆葉祉，不越三日而死。檢有重傷，見有的證。初情原擬固確案也。即就其以犬咬辯，則魯賓一首，而風犬之說固不足信。又就其以病跌辯，則傷仗相符，而跌磕之說亦無可憑。即以當日情景按之，祉果病重也，聞門扭必難強起赴援；祉果病輕也，非毆重焉致三日過死？種種俱仁抵案，更執何者爲仁原死？第移屍一節，本犯曉曉曾不置口，讞者於此，亦每每閼筆躊躇。蓋以情論之，則便於告檢之情較真；以迹論之，則易於抵換之迹難解。孰是孰非，原無可執。即質之鬚指有無，以爲換不換左驗，則此以爲無，此證亦復以爲無；彼以爲有，彼證亦復以爲有。有無互執，其何足憑？况始禍者，朱旺；移屍者，葉宰。二人俱已物故，又安得起九原而問之？蓋此一段情節雖可疑，而終不可

解；不可解而又安能曲爲之解？蓋即葉宰移屍之後，而仁不專託移屍，而於犬咬跌傷多方變幻，則仁之真情已畢露矣。仍照原擬詳奪。又蒙恤部丁行廳復審。

審得：葉祉之死於毆也，則傷多而死速，其確案耳。今周仁百喙爭鳴，無非爲移屍一節。夫屍則誠移矣。移屍就檢，原非必不可解之故。况真屍既換，假屍何來？且種種多傷，彼獨無告發者，此不必問而破其詐。且捏醫士、捏風犬，計愈詭而情不愈真乎。如謂周仁可求生也，葉祉何爲遄死？無已則逃其說於跌磕。祉之跌磕由仁兇毆而起。花桿之傷與跌磕固不相冒。周仁之獄，蓋反覆原招，終不能遷就以求其生者，寧失不經，量爲解網。唯候本部主之。

呈蒙本部詳批：周仁既審無可疑，所謂求其生而不得者，此獄是也。照舊監候。繳。

### 一件借屍扛陷等事

按院楊鹽院左批上海縣告人瞿禮等狀

前件審得：瞿禮所毆金各致死，縣卷甚確。其以救火飾說者，蓋欲以狡計掩其兇狀耳。救火非剥膚，何不自顧性命？即以救火墜跌，亦止一處受損，何乃遍身周圍皆負重傷耶？據縣招，謂各誘大法嫖而禮毆之，則情真。禮毆在二十六日，則事真。各身遍體紫紅，則傷真。乃復多方展辯，百計求脫者，則原詞與初檢不無疑竇耳。夫原詞告以鐵尺行兇是矣。夫鐵尺之傷，宜長而細，乃圓圍難量分寸，何也？打傷宜專在背面等處，乃胸坎之傷更重，何也？且各證除吳華、范嗣外，俱執稱皆救火跌傷是的，

而仵作所報傷與原詞不符。仰縣細檢的確，不令死者有不白之冤，生者有誤入之辟。牌行上海縣檢審具由，申解前來。覆審得：前縣所審，謂瞿禮毆重金各致死，以救火跌傷之事爲烏有。今該縣所審，謂各因救火墜跌木石叢傷，以捉家毆打之事爲烏有。何先後迥異之甚？本廳反覆嚴鞫詞證，秦燦吐稱十一月初三，金各途遇瞿禮。禮責以誘男嫖費，欲扭各以歸。各遂指天劃地，誓無此事。且以頭磕體跌圖詐脫身是真。則瞿禮忿毆之情隱隱言外。又稱，相扭跌撲在先，救火跌傷在後。豈毆撲在救火之前，而各死在救火之後耶？今本犯推跌撲而附於救火，各證供救火而不認跌撲，於今審覺似，而秦燦口吐前由未見鞠破。事干人命，業有成案，遽難輕信。復行該縣再覆檢審，招解前來。審得：瞿禮以纖嗇起家，見侄大法爲金各所誘，墮落烟花中，浪費不貲，心實啞之。後偶途遇金各，禮遂揪詰其故。各因情怯，唯張目諱無此事，且盡力求脫，因之跌磕。禮始釋去。此十一月初三事也。至次月廿二，會各近鄰陸賢失火，各慮禍延及己，逾屋赴救，以致墮跌。蓋奔走倉忙之頃，而枕墊木石之間，其傷多大片，死僅八日有以也。各弟金哲旋以人命告縣。檢審哲乃改扭爲毆，移遠爲近。故初審擬抵，亦按之情景自確耳。迨禮控憲批，職始見其傷仗不符。既訊其證口不一，業已廷鞫數四，駁勘再三。而該縣卒不以重獄坐禮者，其亦或事久論定，而僞裝點卒莫能掩真情景乎？大抵人命坐抵，唯憑傷證。哲固苦稱若兄被禮鐵尺毆重而死，今檢遍體多通長圓闊之傷，明近滾跌，似與鐵尺不符。且初審時衆證僉謂跌傷，唯詞證吳華、萬嗣稱見毆於市。及至再審，一稱捉毆於家，一稱見扭而不見毆，則變幻之情亦非擬抵確案。第禮揪扭是真，哲告似亦有據，姑擬杖，斷追十金以殯各屍。瞿大法縱慾招尤，瞿義縱子啓釁，亦合並杖。

招呈。

鹽院詳批：據招，金各之死，計辜限已遠，又傷不符鐵尺，其爲救火跌死無疑。該廳駁審甚明。依擬各贖杖發落。餘照斷，庫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鹽院韓批華亭縣告人戴思狀

前件審得：戴思之侄戴三佃田於施明盛，而自構草房以蔽風雨。後三物故，止遺妻倪氏鰥居。思恃爲親叔，可操侄婦出入之柄。區區數椽，即我墻屋耳。乃挈妻周氏移就侄婦同居，因並求佃原田。蓋謂必佃田乃可望有安居；必安居乃可垂涎氏茶禮。不謂甫移居而侄婦隨歸母家避之，已大拂來意。且佃田之請，又格於明盛之莊僕莊秦。秦且不欲思偏處此土，欲促之徙業。於是思與周氏兩相怨尤，遂忿鬱而縊死。蓋侄婦去幃，佃田歸主，旦暮恐不獲有寧宇。氏之忿且縊，固莊秦促之也。縣曾差官往驗，思與妻父周隆業已哀求免檢，並取有里鄰結狀矣。今取衆詞證細鞫之，猶然昨日耳。氏死於縊，似在不疑。襄縣斷房聽思拆，婦聽思嫁，思意已遂。而今復與周隆遞相誣控者，蓋大有所希冀於明盛。且思爲佃田而來，氏因不得佃田而死，心終未灰耳。寔人生計，依田爲活。區區依亡侄之敗廬，且一襲其恒業，何損秦一毛之惠？而秦必吝不肯予，致零丁夫婦進無以爲業，退無以爲家，而不一索短計乎？莊秦未交拳手，雖無威逼之實，而殘忍刻薄，心亦可誅。况縣斷嫁婦拆房，俱思分內應得之物，未常分秦之有及

思。且思無卓錐，即拆房將安頓何地？此安足爲思生計，而妥氏幽魂也？秦應擬杖，並斷銀六兩給思爲埋葬修葺之資。三所構之房聽其住，三所耕之田聽其佃，庶幾情法兩盡。思與周隆告詞太誑，並杖，以懲不實。施明盛雖爲秦主，田業悉付秦掌管，則佃與不佃皆秦爲之，應免究。田既聽思佃，思不得負所佃之租。

### 一件倒懸事

按院鄧批嘉定縣告人蔡繼狀

前件審得：朱周乃吳尚質妻翁也。周少時亦濫竽青衿，以行劣被訪，褫革擬戍。時因所坐贓錢，力不能措，以田業僕隸鬻之。尚質父吳應麟，蓋已越二紀矣。買後，周遞從尚質父子加價者。再後，周又訟之官，復得返田數畝。周之咥尚質已不遺餘力，可無憾於尚質矣。乃壑欲未厭，蠥謀復逞，竟不屑作加嘆尋常套局，突構奸且愚之蔡繼，詭謂所賣田有蔡繼原產八畝在焉。周因收繼廿四金，即自立退契與繼，若視田爲己物。尚質爲外府無足當一映者，蓋繼恃有周，周恃有分，度尚質必不敢色忤，而質則佯爲不知，唯照舊管業。蓋屈於分，不敢爲忿兵；而以固彼圉，姑將爲應兵耳。周遂飾爲倒懸之辭，令繼以佔田訟尚質，而列周爲證，此何等肺腸也。夫業已久賣屢加，而又分屬翁婿，乃一不得意，輒橫操入室之戈，復巧藉含沙之舌，其薄惡已非人類。況彼實擅賣婿田，而反誣尚質爲佔。彼實以自身作祟，而故令蔡繼興戎，其險詐不啻幻鬼。且又互更其辭，或自爲首告，或連名共訐，奇兵間道，紛然四出。何

物朱周，乃狠戾無親至此！設以誣坐周，雖尊行，罪亦不在末減。第翁婿亦有不可逃之分，且有不可剖之情。即爲周者不自好，而尚質豈容終絕於周。今盡法繩之，是虛懸其分；而實割其情，彼不軌如周將益逞其獸心。且尚質以半子之誼，亦安能恝然耶？姑以一杖薄懲，存翁婿之分，仍傍依田價分數，斷三十金給周，以聯翁婿之情。蔡繼冒舊主而逞新局，亦不逞之輩。第倡謀設算，俱出朱周。繼特諾於其呼，以圖得田耳。今田既不遂，價又未吐，繼之計亦左矣。姑薄從杖治。所交田價，聽其自與朱周清理。尚質固不幸，而爲周之婿，遭其蠶食，無有寧局。然周苦控其處己太薄，而好爲游冶蕩費，得無所薄者厚乎？翁不愛婿，或未必不念女。女在而甘心於婿，尚質亦自不善調停耳。

### 一件肅害事

鹽院方批告人蔡翹春狀

前件審得：湯錡乃湯文之父，溫飽而迷於色。居停趙仁家，因中趙仁賣姦之圈，遂沉匿仁妻唐氏，戀姦不休。因慾之謀充布解，領銀出入，日飽仁貪腹，致破其家，而復以身殉也。有蔡翹春者，亦貪而無行。曾立契托趙仁作中，借銀一百金，議每月加三起息，立券載一百三十金，蓋合子母言也。翹春陸續止還銀七十二兩，則該縣百金之斷，亦惟是量追母銀，未始苛索子錢。翹春安得復爲此不情之控？應從杖治。趙仁以妻爲陣，設漁餌於前，而吮髓血於後。慘毒比於蜂針，行徑一如龜子。宜照縣斷，追償量懲。湯錫代父執贓與各犯欠贓，俱聽該卷追結。

### 一件聚衆截糧事

屯院張批上海縣告人唐傑狀

前件審得：唐傑之父唐武曾受談成之田與姚中之房，皆交易有年，且加絕數四矣。成與中近因貧窘，益復無賴，欲向傑再索加，而傑不許。乃互爲詭計，或揚言以撓其租，或擅身以踞其屋。且更朋謀訐訟，發傑總書諸弊套，使傑疲於奔命。成與中兩人真傾危哉。傑思果其貪腹，勢必不能；設坐而中其狡計，心實不甘。乃借朋謀爲聚衆，假賴租爲截糧，且並負租助會之輩，而盡羅織之也。夫若輩貪狠無厭，傑宜鳴。獨是凶年負租，即公課不能取盈於物力，傑乃欲盡瑣尾子遺，與惡少輩共供其刀俎耶？且中與成唯是與傑爲仇，傑固不能使人人仇中與成也。彼助會諸人何辜，而亦盡載詞中，俾半菽不飽者日僕僕道路乎？夫計錙銖不計豐凶，則總書持籌之故態，而窮睚眦並窮交與，則又總書灑派之故智也。傑富而不仁，中貪而無藝，各杖治之。田房仍聽傑管業，不許加嘆，以開遠年告爭之端。餘牽告盡屬無辜，俱豁罪歸農。所逋租待豐年議償未晚也。

### 一件大夥鹽徒興販等事

撫院周批總巡廳呈詳犯人吳龍等

前件審得：吳祿先以弓兵販鹽問配。尚未限滿，復以私鹽誣指捕軍茹賄。即什事敗，即首作奸如弄

丸。總巡廳所擬良確。唯是所逸販徒，實龍同黨，故人即逮而遇龍得脫，鹽即獲而仗龍復搶，豈邇近素不相識者，而曲庇之若是耶？吳祿爲龍親弟，假捕尋釁，勢必同行。今被詐之軍口角可詢也。前招幸與供明之列，則稍稍寬假耳。至若熟審之誤，查出文實在六月。始因怠玩而稽遲，繼因稽遲而沉匿。罪在鋪兵顧鄒也。獨既查之後，而不換文申詳，則該書王欽不得辭責，姑與漏網之吳祿各杖。然非舞文玩法者比也。欽免革役，餘照原擬。

### 一件兵搶事

撫院周批華亭縣告人姚可成狀

前件審得：姚可成乃李顯思故僕也。先以無賴被逐，後又潛歸，拐其婢採蓮逃去。司兵朱祿、曹成視爲奇貨，俱耽耽圖採蓮爲縱欲宣淫之資。可成先投曹成爲居停，不數日復掉臂向朱祿。祿爲尋棄而肆志焉。曹成遂報之顯思。顯思正緝獲間，可成復托郁憲宗賣身徐柏，得身價入手。而司兵曹成等遂執解司解縣解海防。可成思情既真，法必坐，遂飾兵搶之詞，以抵拐盜之罪。若捕與衙役索詐之事，細鞫無有也。採蓮鴉奔以酣衆淫，當依法治罪，仍斷歸顯思之子元達。姚可成業爲所逐，難令執役，應坐和誘之罪。其徐柏所費身價八兩，斷令顯思代償五兩，餘未敷者應免追，以爲不審來歷之戒，罪則貲之。  
(顯)〔憲〕宗黨惡，應照提擬杖。朱祿、曹成見色迷心，一爲叛窩而不惜，一爲叛翼而終變。獸行禽心，本宜重究。念詐贓無據，姑與逸犯捉獲之宋壽各杖，並革。

### 一件玷官炙詐事

江院汪批上海縣告人馬驥狀

前件審得：馬驥幼時屬趙相，卵翼如己子。趙相爲王氏之僕，驥爲相也子，豈不亦執帚擁簪之流，而顧侈然以門楣自誇耶？後趙相從嫁，驥亦遠巡出姓，則驥與王門雖無主僕實據，然良賤供案定矣。即據驥自供吐此等來歷，驥固不能自諱也。設趙相非王門廝養，驥非趙相恩養，兩姓結姻，亦事之常。彼王門諸人何仇於驥，而欲奪其已成之盟耶？細鞫詞證，知驥欲借秦晉，以蓋腥膻之氣。而王善推弟兄，又貪聘金，甘心女吳。更有談生一貫巧爲串合，致吳孟鹿馬幾無別白。假令王女琬姐尚在，自當勒驥吐退，另配名門。今幸琬姐已死，驥謀未譖。第追出庚貼，付王門之達者，俾知驥所自出，且令驥與王永不得媾婚姻之好耳。驥忘原來之水木，覬非分之朱陳，姑念姻好不終，薄擬杖懲。王善推誼闊手足，輕與犬羊訂盟，大虧門祚；談一貫身廁名教，故爲良賤說合，殊乏鬚眉。善推論杖，念妹死免追財禮。一貫尚係青年，論杖恐阻進取，姑行學戒飭，以勵後來。驥雖篾分，原非趙相嫡子，况趙又從嫁出姓，費幾許宛轉乎。此一役也，良賤固自較然。如必欲追而奴之，王鳳過矣。

### 一件造訪事

兵道李批華亭縣告人金向狀

前件審得：金時英爲金向猶子，向子球則時英從弟也。昆弟之間素以爭產成隙。近時英因充吏侵糧問革，復因追贖錢無措，意欲親黨輩助之。而先垂涎於向與球，則胡不以真情相懇，乃必逞機械操戈矛而勒之費也？要而索之，其誰肯予？時英則益肆無賴。既訟之越省，復詭以控憲，使向且疑且懼，以爲我老矣，英眈眈虎視，將不利於球。孰若當吾身一控扼之，以銷鑠其不逞之雄心，而固我圉也？遂飾造訪之辭，爲下石之計耳。時英陰陽幻惑，真如鬼蜮。細鞫造訪一事，絕無影響。所執空白印揭，乃吏書暗竊，以備急用。此猾吏通弊，非造訪確據也。具時英得印揭時，正其供役時；時英供役之日，正其相好無相尤之日，豈即預爲今日訪陷地耶？誑而不經，向實云甚。要之，時英刁訟舞智，實爲之招。球挾父制兄，不爲之解，均應擬杖。向年既老耄，分屬尊長，姑免究。詞外陳象山見告赴投，並核之，則得業於球者，於英風馬牛不相及也。應並豁之，以免株連。

詳批：據招，金向之詞雖誑，然無奈金時英罷吏之刁橫何，而爲是告以折其鋒，情固可原也。依擬，金時英、金球各贖杖發落。餘如照，實收繳。

### 一件貪官事

鹽院韓批華亭縣告人姚德狀

前件審得：袁浦場三十四、五兩年包補銀，一屬王松爲催頭，一屬曹賢爲催頭。顧名思義，業已明有着落。即分司所批，亦着賢與松督同各催。則凡有解銀之役，俱宜以催頭爲主，以各團佐之，則情理

妥矣。乃賢夤緣計脫，捏合各團四名爲解，而已且廁其尾。何詭也。且身赴縣領銀矣，又分銀爲四，止以總批並三十金坐之姚德一家。又何詭也。德不甘，往控府。而衆議德出銀三兩貼賢往解，業已並解竣事矣。德因老，而其子廷棟顧念未解者較已解者分數尚多。倘賢復踵故智，則己所費復不貲。故聳其父以貪官告馬鳳也。今審鳳受贓無據，惟是誤聽積書吳傳曲庇曹賢而捏合四名，不知其所憑何在。且王松典解之事，又細派十二金於各甲，雖事未成局，然隱隱思蹈前轍，此其中場書吳傳實多簸弄，宜從杖革。場官馬鳳免其究罪，仍請戒飭，使知策勵。姚廷棟以役滿吏畏解役而捏貪官，細鞫無贓，即屬無法。第念事干戶役，情出有激，姑擬杖還役。曹賢欲售蟬脫，多營免寢；姚樞既聽命而抱辭，復詭名以赴憲，亦應並杖。以後未解之銀着原點曹賢自解，不得更及各甲，以爲夤脫之戒。即廿四年者，亦止令各催量貼王松類解，不許零星以累衆役。姚德志在舐犢，故不惜耄年以逞雀角。子既並擬，父應免究。

詳批：據審，場官馬鳳輕信積書吳傳，曲庇解役曹賢，致茲訟端，姑行戒飭，再觀後效。吳傳徇私播弄，曹賢躲役累人，姚廷棟避差捏誣，均加責三十板，各贖決。吳傳革役。餘如照行，一切起解聽該司原點者自任，不許零派以累衆戶。若場官再多事致生訟者，即驅逐問罪不恕。

一件乞誅巨蠹再造生民以靖海隅事

兵道蔡江院李批上海縣呈人楊吉狀

前件審得：盧臣與楊吉中表弟兄也。昔吉父爲盧贊婿，臣與吉同產而居。後以爭產故，遂結爲不共之仇。訐訟多年，卷如丘積，而吉顧猶未灰心於臣也。去年冬，臣弟盧文爲舅周禎原係案賊，以探母故來文家，文慮禍，因令吉報捕。張堂等獲解該縣，中途逸去。吉以禎爲文舅，臣爲文兄，欲藉此以蟄臣也，遂訐周禎爲臣所奪。縣審不直其事，且以吉原屬司兵，並着緝獲周禎。吉計既不售，而反得累，於是思臣有舊僕姜六等爲盜，此實屬臣事，良可藉口，因復張大其辭，附會舊卷，而以同讐朱光證之。朱光者，先是亦曾以姜六之事挾臣而不售者也。夫姜六等之爲盜，或臣不戢所致，若周禎則與臣風馬牛也。蓋禎獲於盧文之家，文且不諱，而謂臣欲庇之乎？且交於諸捕之手，是時楊吉在焉，彼盧臣奪之於路，孰若匿之於家之爲易乎？可恨者唯張堂、朱文、沈五以三捕獲一劇盜，不重爲閑而令其漏網，安知非受賄賣放乎？第黑夜中途覓火岐路，禎得乘間而擊仆沈五以去，情亦有之。姑各擬杖責，與盧文共緝。楊吉挾仇狂逞，致種種設械。然禎由其報捕而獲，今復責以挨緝，於情稍背，亦姑薄懲以杖。盧臣不束其僕，屢爲諸讐所挾，今復授吉以口實，杖亦不枉。朱光以挾詐作仇，而告之不已，又從而誣證之，與臣並杖。

### 一件陷窩紮詐事

江院李批華亭縣告人許玉狀

前件審得：陸龍，無籍棍徒，專以紮詐爲生。往歲有局匠劉錫者，被僕鄭祥、黃文盜貲嫖費。正欲告追，龍遂欲藉爲索詐之囬，妄稱祥、文屢嫖於多妓之家，以陽聾錫聽，而陰自爲地。錫誤聽其奸，遂不問着落，漫列名具呈織造廳，而就中金三即許玉之娼也。廳差陸相行拘。相偶外出，龍遂冒名領票，橫索金三、倪老媽等六家。所索皆不下一金。即潘榮業開零剪段舖，與祥風馬牛不相及也，亦宛轉波及，索更倍之。今告發者一人，而赴憲者數人。雖若輩以烟花爲陣，吮而入，傾而出，原不足深惜，獨奈何以飽白捕之谿壑也？龍慣習詐害，且贓已貫盈，應配如律。鄭祥盜主宿娼，計贓科罪。許玉昔爲捕快，今爲樂戶，且問徒尚未限滿，茲告又多張皇誣坐，而誣逞不悛甚矣，姑再論杖。劉錫輕聽棍口，妄呈無辜，並杖治之。黃文比黨叛主，照提另結。各妓倚門作態，宿盜之窟，而耗財之路也，在凶年爲祟尤甚，應逐出境，以爲節省一助。

# 雲間讞略卷之四

## 一件剿窩滅盜杜患安民事

巡撫都御史周批駁本府海防廳詳犯唐子其等

前件審得：王任遵海而家，其居積也頗厚。放利而行，其斂怨也實多。或以交易吝予，甘以其身爲財虜，而召宗黨之側目。或以訐訟求勝，好以其身爲兵端，而致昆弟之反噬。今且年逼桑榆，子嗣蕭然，以故族衆熱中都思蠶食。乃任刻薄之情，老而愈堅；好逞自封，日甚一日。致骨肉之間半成仇敵，同井之內目爲羌夷。若任者，所謂衆叛親離，非耶？如其叔王津、王汀，其侄王樞、王棟，與夫同里之邵科，俱以田業售任。若輩度任衰老無兒，視爲奇貨。而任則出納慳吝，視常人更加一等，以致積成嫌隙，共圖剪滅。而津與汀尤唧任特甚。津則與任共買王旦之蕩，任乃陰加價而陽越管，是無津也。汀則其子武爲任堂弟，有私於任之僕婦仇氏，任以拐盜訐之，必令武服辜而後已，是無汀也。津與汀飲恨，日思有以報之。因思任先曾以故弟盜敗，爲王繼祿等誣之以窩。又今盜徐繼宗等案有逋盜梁應龍、唐子其，而應龍且爲任弟王夏之僕，故津等遂藉此號召王樞、邵科群以剿窩攻任。乃不旋踵梁應龍已先爲杜總練所逮，乃津等猶以子其未到，復力詆爲任所匿。蓋度子其必不可得，足爲任不了之局，詎料子其又爲楊總練所逮耶？子其以異鄉流民，身無常業，乃復轉竄遐陬，越歷年歲，種種非良民行徑，以今日之

行徑合原卷之姓字，其爲真盜何疑？第子其諱爲非盜不足信，而極口稱與任不相稔識似足信。且若輩曰窩之任家矣，今固獲之海島也。矧若輩閩瞰經歲月，又楊總練苦設方略而始獲一子其也，謂王任窩之以供旦暮顧指，可信乎？如若輩仇口可信，則子其且云先曾爲津操舟矣，可信乎？又且云己之歇案，因津夙忿誣陷之，可信乎？總之，子其之讎津，即津之仇任，俱不可信也。然則應龍爲王夏之僕，王夏爲王任之弟，或猶有因耶。夫門戶既分，僮僕各棄。縱夏有窩頓之情，任且不得波及。乃今若輩所具辭中，任固與夏並列，而衆口所攻獨在任，而不在夏，是夏且無窩情也。而謂任有之乎？蓋辭中並及夏者，特以應龍實係夏僕，不得離夏以攻任，意固不在夏也。衆口獨攻任者，意謂借夏之僕，可執任之窩；借任之窩應龍，可併及任之窩子其也。凡此皆仇口深情隱隱可破也。窩盜重辟，非贓迹可憑，證佐可據，不得懸坐。今無論應龍與子其，苦拷不認。即遍詢里排，細鞫辭證，亦僉謂積忿有據，窩盜無影，則安能以不赦之辟，加莫須有之任也。唯是王任遇族寡恩，致同室之操戈；王夏馭僕無策，召多人之下石，罪何可逭？而津等假公舉以雪私忿，駕重辟以快輕仇，情尤可恨。第念津爲任親叔，以尊誣卑，津得末減。且津爲辭首，則事統於尊，汀等可無概科。况二盜之服置已久，非津等之呈舉，總練之緝獲，則歇案無由而歸結；非津等之呈舉，則總練無由而踪迹，一舉而得漏網之盜，以安良善之枕，亦若輩一擊之力。姑以津與任、夏並杖。王棟爲任服臣，乘津等具呈之後，棟復出辭夾攻，又令黃可權頂名罔控。及勘破詭局，乃始同舌共嘈，犯分而且饒奸，是不可與衆並釋也，應並杖之。唐子其、梁應龍原與徐繼宗同案，業吊繼宗與二犯面質矣。初雖不認爲同黨，至嚴鞫之，乃招子其、應龍果屬同夥，曾與劫海商之

麥。至劫石恩家，則二犯實未共事。及查原招，亦於劫麥一節分數甚核，而於叙劫石恩家，止云子其守船，未言所受何贓。則衆口與原招亦不大相刺謬也。見蒙駁縣覆勘，應聽該卷細鞫，併招詳結。

詳批：依擬，王任等各贖決發落。餘如照，庫收繳。

### 一件打死事

巡撫都御史周批青浦縣告人薛孝狀

前件審得：薛孝自三十一年鬻身於盛廷禎，執役已踰四稔。孝偶遭疾瀕危，廷禎宜加撫恤，而顧掉臂若秦越人，致孝無策自活，欲以其妻轉售，支撑旦夕。廷禎始意授僕王繼娶之。夫孝服役於廷禎，必棄妻則得生，不棄妻則不得生，一異也。廷禎以所廝養之僕婢，孝欲售則聽其售，繼欲娶則聽其娶，又一異也。夫以孝與繼之且賣且娶，不啻弄丸，廷禎似爲二僕贅疣矣。徐而按之，乃垂死之孝必賣，而同字之繼必娶，則知廷禎非贅疣也。蓋其意謂己不捐貲，且不失婦，固以心之忍，成其術之巧者也。迨後韓氏與王繼不相和協，至雉經而死，此固王繼之不善撫。而令氏失所天，以不得其死，則廷禎不撫孝，實爲之胎。故孝今者且甘心噬其主也。細鞫姦情，原屬風影，不足深罪廷禎。而獨恨以御下之薄，使孝不有其妻，氏不有其生，設心太刻，流禍頗慘。宜再與不和室之王繼並杖。薛孝以僕訟主，且誇張其詞，幻如鬼蜮，本宜反坐，第念妻以病鬻，復以鬻斃，既同剜肉補瘡之苦，又茹生離死別之慘。且誕詞不經，則邵恭爲之。恭操筆如刀，而以孝溢怒之言，飾爲蛇足。孝固不識丁也，姑與恭各杖以懲。孝訟

禎，禎必仇之。斷令薛孝出姓。

### 一件蠹狀民竊事

鹽院方批告人沈炳等狀

前件審得：孫環、孔文，一爲總甲，一爲義官。互相標榜，間左小民爲所凌鑠久矣。近復叨管濬河一事，其毒蠱滋多，而環尤甚。今據單一一鞠之，如窩盜販鹽諸款，查無案卷可憑，兼無證佐可質，難以拾影，姑不添足。即樓房之交易，出自楊裕疇明賣，環已受值轉售，實屬已往之事耶。鄉約亭之移建，出自閭鎮公舉，環特昌首具呈，非徇一人之私。唯是朱氏以索債訟王大孝，葉茂林以退婚訟沈立，趙度以墳界訟金橋，雖事各有主，而慾惠呼縱，環實爲之偏袒。張珏以妄求被窘，徐如覺以寡緣被逐，蔡恒以報役被仇，雖職無實據，而狹侮欺詭，環實敢於倡禍。王相之發勘灘塗，孔文以哺啜之故，致回呈模糊，乃屬環爲之覆核，奈何尤而效之，復以折席染指也。是貪之後踵以貪也。顧鑣之被誣人命，丘麗明以兄弟之仇，故執詞譖張，乃囑環爲之見證，奈何竊而弄之，巧以免執茹瓣也。是幻之中又設幻也。姚和被訐於顧文，曲直自有庭斷。環、文以議息圈之，復以免罪誘之，計已得矣。迨後和既不免於吏議，環亦不果其貪腹，乃復取償於顧文。至扣金陞之米價而後已，斯不亦翻雲覆雨之狡腸乎！儲祥有逋於王氏，傭償原有成議。氏旋以夫死索之，祥業以母錢歸之，事已寢矣。乃祥偶以鄉愚未歸其券，環潛以居停奄有其墨，遂再索於儲祥，至饋子女之身價而後快。斯不又指鹿爲馬之巨奸乎！至若事之最近

與狀之最著者，則在開河一節。其恃開河以登壟斷，滋科索以填谿壑者，則與孔文同事。諸凡藉口廩程以剥商民之髓，任意斂派以飽貪猾之囊，固不勝指之屈而髮之堅矣。惜乎事干閩鎮，莫可究詰，必欲窮追，恐滋騷擾，姑得其一二易爲質者，如王忠之以罔捏被罰，金橋之以曲稟被責，則一事而兩肆其害矣。始以株連之顧文而波及金陞，既以喬寓之金陞而混報居民，則一人而兩受其毒矣。環爲首惡，文亦朋奸。環應計贓論配。若文黨惡情真，亦難輕貸。獨念衆口代辨，且其景逼桑榆，贓未狼藉，稍從末減論杖，仍各追贓給主。至若沈炳卸役賴糧，致爲沈經所訟，實由自取乃過。疑環爲經婦翁從中主使，遂挾移亭駕禍之忿，托杳冥不可知之說，摭拾遠年諸事，號召睚眦多人，聳憲聽以快己私，亦非善類。張和以無干突張其翼，而陰附於影響之內；高濟以一人互易其姓，而遞列於被證之間；其最棄者，則蔡臨原無應濬之河而列名原呈，誣以包役，不幾白日陰霾乎？俱與環僕孫阿小、朱八並杖以懲。

本院批詳：孫環毒螫閭閻，致犯衆怒，姑依擬問徒贖罪。孔文等各杖，贖決發落。餘如照、庫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爲軍務等事

撫院周批華亭縣告人袁邦治等狀

前件審得：袁邦治、顧一陽各以強項稱雄里中，兩頡頡不相下，而邦治無賴較甚。有袁龍、袁顯者，兄弟俱習穿窬，刺配有年矣。邇復糾周七竊陳、張二主，因以盜贓求售爲張丑所首。邦治欲利其有

也，遂偏袒向若輩，而又以同姓之故，冒爲叔祖出頭代辨。一陽知之，熱中於邦治之罟利，攘臂於邦治之保奸，乃號召顧民傑等以攻龍、顯，而辭連邦治。邦治遂陽以其身翼若輩，而陰與一陽爲讎。時有縣捕瞿田押賊起贓，而又罟匿數金。此固有張丑之口與民傑之呈詞可券也。邦治度龍、顯刺臂有據，不正之兵，勢難取勝。乘有廝養病死，乃以一陽奪田藉口，復捏人命爲控。而又率袁顯、沈阿五、程彬輩毀其器物，門房幾成狼狽。夫始以庇盜，而故張狡猾，既以索命，而橫肆螫毒，邦治無法甚矣。據告人命雖有一二，簧口亦爲曉曉。乃細鞫一陽鬻田與袁顯，交易已久，契價俱明。一陽且無謀產結怨之情，又安有鋤花被毆之事耶？參酌情景，因按前後兩局，大率盜情屬真，而掃蕩則屬虛；人命屬虛，而打搶則又屬真。一陽與邦治平日固俱不軌，乃就事論事，一陽視邦治固直也。邦治應以誣告反坐。袁龍、袁顯、周七各以竊財刺配。瞿田倚捕匿贓，配亦難逭。顧一陽詞若激於公憤，意實快其私圖，與聽命助虐之沈阿五、程彬，徇情偏證之陸雲，罟頓首人之張華南各杖治之。顧民傑等所呈未免張皇，原出一陽頤指，姑免概坐。一陽受荼毒於打毀，煽禍者邦治，戎首者袁顯，各斷銀四兩爲一陽修理之資。袁顯所鬻之田，聽邦治管業。一陽不許用計阻撓取供。

詳批：依擬，袁邦治贖完發落。瞿田發池口驛，周七刺發采石驛，各充徒。袁顯等各刺調下砂場、下砂二場煎鹽。餘如照，各贖決。庫收收管，領狀繳。

# 一件爲慘籲事

撫院周批青浦縣告婦張氏狀

前件審得：周粟爲富不仁，且怙終不悛。而其子邦翰又爲之翼。如今告人張炯、朱岳等，昔年控憲發審，曾爲薄懲結局，而茲復有是告，則此正粟怙終招之也。蓋先結卷，以應奎之妻張氏斷令歸宗，以張子彥夫婦斷歸朱岳贍老。曾再申憲，已蒙詳允。乃於粟貪婪之心相左，遂復不能忘情於一二兒子輩，復思有以魚肉而籠罩之。於朱岳之女則仍肆圈留，於張應奎之妻則另設主張。夫張氏雖孀婦，尚有老姑在。况既死其夫，而婦已歸宗，粟安得而主之，乃必勒婦歸王應龍爲快也！應龍故狡猾，張氏之歸應龍，則張炯輩爲之驅耳。蓋姚士龍亦欲妻張氏。氏通應龍而不樂就士龍。雖炯輩爲之偏袒，而以應龍之姦謀，兼粟父子之號召，故張氏卒不爲士龍妻，而爲應龍踞也。至若沈鸞之訟粟也，亦迫於粟之挺而走，不得其平而鳴也。粟以索債毆鸞，鸞告縣。粟復捏鸞窩盜，冀擠鸞於深冤，而鸞且受拘禁之苦。是三詞者，皆粟怙終一念所招。而粟不自尤，又以親侄周邦教假捏里排呈憲，意在慾上之聽，飾己之罪，而又以隔屬拘攝，視一二蚩蚩細民，真不啻几上肉耳。今蒙發本廳併審，復一一爲彼細鞫，則張子彥夫婦於未審時已吐歸朱岳。違斷之罪雖不容辭，而懼罪吐還，可無再議。唯陰主張氏縱其淫奔應龍，撇老姑幾爲道辱，合斷張氏依姑另適，應龍、士龍俱不得而妻也。周粟百計怙終，觀其窘促鄉愚，捏扯里鄰，種種鬼蜮，徒懲允宜。應龍姦謀娶婦，邦教聽指誑憲，俱從杖懲。周邦翰聽父之橫而不能規，助父之虐而

不善，蓋即申黜非過，姑念狠父非中子可諫。而細審諸孽，大率悉出周粟，姑以父在子不得專之義繩之，薄擬不應示懲。張炯爲士龍樹幟，亦合並杖。沈鸞詞出有激，免究。

### 一件捉獲盜賊事

巡撫周批駁海防廳詳犯丘曾等

前件審得：丘曾固王姓，以堂兄王可成家頗饒而緩急不通，素有觖望。後值娶媳燕會又不招飲，曾愈忿懣。而且目艷妝奩之厚，遂與可成讎僕王四串爲劫奪之謀，復轉糾樵海之王承嗣、王得用與宿盜俞五、鹽徒陸二輩執械破壁，揮戈抉藏，致可成妻爲五傷額。鄰里鬨然，官兵肆起。曾等乃始負贓逃竄。追者尾之急，而贓因半委於路。至黠盜如二如五如得用輩，猶得帶贓以遁。幸陸二當夜額爲追捕所刺，故血痕難掩於面目，致人贓捉獲於平明。夫人不爲券，而頭額先自爲券，恢網真不漏哉！後王得用、俞五原贓亦一起自家，一起自典，俱爲失主認實。丘曾、王承嗣雖無贓可起，然既得而棄，原非不得者比。况棄餘實其原物，同夥已有確贓。以負而棄者爲券，復以獲而起者爲證。曾等斬案確矣。據各盜苦控，以爲非強而竊。夫亦以可成家去柘林營僅貳里許，聲響易達，則初劫時，固尚以踪迹自秘。如原招所云，從屋西壁入，則亦似無斬關排闥之狀。然既入之後，便爾操刀相向。偷兒光景不應如是。則曾等謂之始竊而終強可也，終不得飾強以爲竊也。應照原擬。張德等各係讎攀，衆賊之口如一，而原攀之舌已反，宜從省發。丘留雖爲曾兄，乃蠭愚鄉模，且齋供而誦彌陀者。雖初審以其梵行疑爲作奸，及再鞫

則群詞如出一口，即失主亦極口爲留置辦也。盜蹕之狂不及兄弟，亦應（什）（釋）之。

詳批：丘曾等依擬監候詳決。餘如照。庫收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爲財勝律法事

兵道楊批告人唐九經狀

前件審得：唐滿之夜入閔琛家也，意在姦而不在盜。阿貨之敢於挺刃也，誤疑盜而不疑姦。惟是傷於內室，死在田間，故讞者每每設疑。今審滿入門時，正在子夜，而滿所入之地，適在廚房。阿貨聞犬吠而睡覺，見門開而亟起，是皆情景之逼真者。始疑盜發，操戈相向，正所謂射伏虎而斃之，唯恐不速。及至鎗中滿腹，知爲非盜，則惴惴焉唯恐人命纏累，遂暗移田間，復捏飾強盜。此固理之所有，要亦情之可信。况細鞫，阿貨與滿素無嫌隙，則謀殺、故殺兩者俱不得加阿貨。且四鄰寂不聞聲，即門毆殺亦非其質。今他詞證不必論，即滿侄九經有口如簧，乃因姦取死固不能諱也。要之，滿死雖非登時，而鎗既貫腹，即不拖拉成傷，亦萬萬無生理。謂之已執擅殺，終屬牽合。且所犯不論徒杖，皆在革前應宥之列，無庸深求。惟是久不實憲，則貨以畏罪懼罪耳，應與添情之九經各杖詳結。餘准宥免。

詳批：閔阿貨雖移屍叫盜，實出無知。改徒入杖，法已委妥。唐九經疊捏，亦當杖懲。各決發。庫收繳。

### 一件爲造訪事

撫院周批華亭縣告人劉士奇狀

前件審得：劉大受與劉士奇、士俊爲從堂叔侄。大受以居址故，素與士奇輩有隙。蓋大受原由庶出，庶不敵嫡，其受侵削實應耳。乃其孽作自士奇輩先人，不在士奇、士俊也。近緣先人物故，大受遂以士奇兄弟控之於學。學令其族長劉舜卿處分調停，亦將就緒，而顧有悍軍李應武者，目瞽而性刁。先是，曾以基房售之士俊，既索加嘆，又肆毆詈。近且屢索加嘆，復屢肆毆詈，則正踵大受之武，與士奇輩鬪耳。且單開奇、俊諸不軌事，揭之通巷，爲污穢之計。而復污及其伯母段氏，故不特士奇輩聞之髮指，而其伯劉學周亦不勝齒齦。更思及應武之不逞與大受之操戈時適相值，復過疑爲大受所使。學周於是遂代士奇飾爲造訪之詞，而首以大受爲控。夫大受唯是不能頓返侵地，用爲鞅鞅，謂其無觖望於士奇輩固不可。至夫慾惠應武，細鞫無據。且應武之橫慳自其性生，又奚必大受爲祟耶？今審大受基地爲士奇輩侵者，不過跬步。而况分屬宗親，事非朝夕，何必以咫尺楚弓過生得失？且也堂構夙成，安居良久，毀成又自不易，合照原議，量斷銀貳兩，少償其價，以杜後訟。李應武交易已明，而且業經屢加，乃以殘廢自恃，乘機造謗，致人骨肉之間變爲戈矛，念殘廢姑從杖戒。劉學周爲士奇輩世父，而醜語涉及，雖告辭有激，然其中亦多游贅之聲。睦俗之謂何？並杖。大受與士奇姑俱免究。

詳批：依據，劉學周贖完與李應武收贖。餘如照發落。庫收領狀繳。

一件爲人命事

撫院周批青浦縣告人姚全狀

前件審得：張希周舍匿姚全之逃僕陶惠，自處已先不直。即惠之有所負也，要亦希周自貽之。乃復鎖全遣僕姚錦爲質而勒之償，則橫甚矣。憑陵之下，何所不逞！而錦不旋踵隨斃也。驟而聆之，錦死宜出希周之手。今據縣審，向錦琅璫之時，其子姚朱具在，錦固未被毆也。繼而解縛以歸，亦與其子及陶惠同舟共濟，錦固安然無恙也。迨至中途，惠以被獲之故怨錦泄謀，兩相訴訐，致錦懷忿登岸，夜渡危橋，墮河而死。此審似已得情。即細鞫屍親衆證，亦較若一口。雖閱屍單，間有一二他傷，與溺死者頗遠。乃希周之不毆錦，則錦之子若弟且爲代辦，而尚不可信乎？况其子若弟又皆執役於姚全者，彼不能賄其主，使不執言，乃能賄其子若弟，使之置不共之仇甘爲希周別白耶？又况錦死期最迫，當場必甚潦倒，希周之門，封浜之岸，彼又何能出且登耶？捨希周而他求，則莫若同舟相鬪，促錦登岸之陶惠。乃惠亦且化爲鬼物。彼事在暮夜，其又何能問諸水濱耶？大抵此獄當以姚錦親子之言爲券，以同舟登岸之期爲質，則錦之死斷不出希周之手。至若屍偶有傷，死與期會略之可也。惟是希周收惠於先，鎖錦於後，皆屬禍始。雖錦墮河殞身，而惠非希周無由服匿，錦非陶惠無由受窘。尋根溯源，錦之死亦希周促之。僅以杖擬，殊未盡辜。仍應量斷埋葬銀五兩給姚朱，以葬其父。姚全以希周鎖錦購贖之故忿心方熾，而適值錦又過死，是告固屬有因。第詞中蔓引張皇，得無已甚。莊文爲全詞證，事非剥膚，而極口

爲全誣執，且同歸溺水之故含糊不吐，險心猾口，應與姚全並杖。

詳批：張希周加責四十板，仍加斷銀十兩給姚朱，與姚全等各贖完發落。餘如照。庫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爲緝獲賊犯事

兵道蔡批駁本府解詳絞犯薛鳳等

前件審得：薛鳳兩犯再刺，而猶怙終不悛。添糾朱壽等二人，連竊陳三策等五主。典贓浪費，猖狂花柳，踪迹已不能掩，而且業有見贓起出。雖前犯屬在赦典，例仍宜准三犯奏請者也。擬絞似不爲冤。況本犯積盜成癖，彼其心固不死不休乎！第鳳苦稱二犯尚未輸服，細鞫良自有說。蓋據招，薛鳳偷盜龔權之銀，隨爲張臣所窺，轉令朱柱索之。鳳母龔氏即將原銀悔還龔權，求免解官。是律所謂知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者也。首還雖不出自鳳手，而其母龔氏實爲之。是律所謂法得相容隱者爲首，聽如罪人身自首法者也。以此按鳳，則鳳於龔權之竊，律得減罪二等。既在減等之列，例得僥幸免刺。即當時鳳以還贓之事意在反噬，乃以詐騙誣告朱柱，亦止當從重坐誣告之罪。而乃仍以竊盜再犯本律罪之，於情固不枉，於法實未合也。然則薛鳳二犯之刺，或者未可充三犯之數乎？蓋律云，三犯者絞，以曾經刺字爲坐。今鳳雖再刺矣，而法苟未合，不得遽以已刺論也。即今犯且又犯矣，而刺苟未當，不得遽以三犯論也。按法定罪，鳳當以前刺作今刺，以今犯作二犯，仍從徒擬爲妥。蓋鳳雖偷兒哉，而絞實殊死也。使鳳法宜得辟，奚必過爲鳳恤？今鳳罪未蔽法，豈容輕爲鳳議？故此獄再三之間，即生死之路，不可不

慎。職謂事干題請，以煩奏牘，尚有此段情節，恐非本犯完局，徒滋失主牽累之苦耳。朱壽右臂骨削如柴，似不能醫折者，今又染痢瀕危，奄奄一綫。然既爲穿窬輩附翼，而且力能傳遞負擔，終不可謂之廢也。倘不即就木，仍當刺字爲正。第審行竊時不令內入，而僅供外伺，良亦苦於奮臂之故。假令無鳳倡之，其不能爲盜可知。是壽與鳳終有間也。倘令概徒配擬，而責其輸作於郵傳間，臂折未能也。姑准收贖，似不爲縱。周彩、范龍俱知鳳等非類，而賣奸同飲，漫不遠嫌，各杖不枉。

### 一件減法事

鹽院方批告人何（揚）〔揚〕狀

前件審得：許臣父子與今告人何揚俱以鹽捕販鹽者也。臣固舞奸，揚亦設智。彼此素不相下，其分門角立久矣。顧始猶以詐馭詐，以黨攻黨。馴至兩兇自相爲仇，此許彼首，至於兩敗。俱先後伏法，有卷可按。而許臣父子，其跳梁較揚特甚。近甫以宥釋繫，而臣之孫許勝則復充府捕矣，揚則更名徐河即充縣捕矣。此輩倚捕爲窟，死不肯捨，真如繞樹之藤，既斬復盤，可恨哉。乃勝托言欲捕揚以圖報復，且居然以鳴仇出捕之辭具告總捕廳。蓋一伏私販之案，一埋反噬之根，猾腸而狡謀也。揚恐受制於勝之先發，而又揣縣捕與府捕勢不格，故是告雖濫舉，實應兵耳。查詞中所指李日新、陳觀之事，核卷在三十年間。揚曾首獲日新等於總捕廳，業已拘攝到官，行且備文轉解。而讞者輒疑其出自仇陷，僅笞而釋之。今揚減法之詞固不全誣，乃當日讞者之標案具在，弊固不盡在書役也。且事越六年，何向者籍口如

瓶，而今始鼓舌如劍耶？李日新已復事發，別卷問遣，無容再究。許臣父子雖與日新朋黨煽結，茲事固全未犯手，唯許勝復充捕快，是猶拒虎進狼。無論兩寇相煎，仇毒未已，而戀役作奸，將來肆販之穢，其可樹乎！應與何揚俱杖革，不許充捕，非直杜兩役私忿，亦可爲鹽政驅除難耳。陳觀與日新同犯並漏，日新之魄已奪，觀難全邀天幸。念在革前，姑從杖警。顧四端承行出票自其本業，但此事發端與究竟迥然矛盾，雖輕縱自有主者，怠玩之罪何辭？姑念賄弊屬虛，擬杖免革。

詳批：依擬，許勝等各杖贖決。許勝、何揚各革役。餘如照。庫收繳。

### 一件貪污枉詐事

江院李批華亭縣告人鄔鑑狀

前件審得：鄔鑑與胡立祖居同里閈，乃宿有睚眦之忿。里有社壇一區，壇廢基存，與鑑田三面毗連。鑑稍從旁侵之。又有傍田水陂，鑑復私闢爲田。立祖遂藉此爲修鄰地，以減旨欺國計鑑也。縣令老人何瑕查勘。瑕索酒貨。鑑鄉愚且吝，不飽其欲，遂左袒立祖，復捏壇之上有鄉約所爲鑑所毀；又捏開墾水灘，爲鑑實獲利九年。回縣。縣因詳慎，復批楊縣丞覆核。本官以瑕回辭爲券，斷鑑重建鄉約，並追灘利。故事未結，而鑑復逞也。夫官壇三面俱屬鑑田，唯一面臨河。據虧肆釐，以其三之一歸諸水濱，餘非鑑侵而誰侵乎？唯是三分灘地尚未成熟，遂欲追其歷年子粒，過矣。至於鄉約所之說，立祖詞猶不及，而瑕乃以鼠腹不遂，飾爲蛇足，至令鑑懼懼憂蚤負也。老人可恨，罪加立祖一等矣。幸未茹

職，姑與立祖並杖，仍革去亭長之役，俾不得復爲崇於里閭。至若楊縣丞者，不過爲琅所悞。蓋琅既竊名亭長，實惟司直是寄，故縣委琅以折衷拂口，而縣衙官且取平於其口，庸知亭長之大謬不然耶？鑑乃橫口肆螫，併縣丞而污譖之，則此中脫狀故智不足信也。詞中又以指詐及郁從周。從周奸胥輩，豈無涎唾及鑑？第鑑實以吝招尤，吝酒費於亭長，而何揮金不惜於從周？此在情外，無足據。且行金以求直也，求直而反得曲，其誰信之？第念其有吮髓之苦，故不覺有過頰之詞，姑薄憲以杖。雲鹿以棍徒而爲琅任刀筆，索酒舞文，實與有力，亦應杖治。楊士曾爲里排楊錦之子，鑑疑曾黨祖，而又以士曾昔爲縣吏，易於裝頭耳，實未作孽，應免究。壇基虧數，除傾河一面勿論，餘宜着鑑吐出歸壇。其開墾灘塗責令起科完糧，原斷花利宜豁。建所一節更爲荒唐，亦宜並豁。

### 一件佔殺慘變事

兵道蔡批上海縣告人顧昉之狀

前件審得：顧昉之父斗英於念四年賣房與沈弘正之父沈昌德，得價九百兩，越歲因造冊推收，復加銀一百兩。後沈弘正於三十二年轉賣與王漢，以原價一千兩立墨，外又立修理三百兩之券。當日昉之輩以其價外索價有言，而弘正則以修理實費爲辭，故憑衆親友於三百兩中議處一百兩給昉之爲絕加資，蓋亦調停其苦甘，就中乘除耳。今越數年，而昉之復有是告，似情覺稍遠，而理亦不甚鬯。夫論受業，則今日之事王爲政。王得房於沈，而令其加價於顧，有是理乎？彼沈弘正者，房業已轉鬻於王，即有多價

一節可議，而當日已吐三分之一與顧。今既不得房，而又令其加銀，有是理乎？但此事多年，今復聚訟，則惟是修理銀另立契，在當日爲蛇足，在今日仍得爲昉之輩口實耳。且房價千金，而修理且三百金，恐當日數浮於額，彼王氏者，亦不過借修理之名以厚沈，是未可知也。今已無可據，唯閱議單及諸文券，則沈氏修理之說不謬，昉之貪婪之欲無厭。第昉之貧囊如洗，而當日以三百金爲修理不無溢言。當以三百金原額令沈與顧平得之，則今日顧氏兄弟尚有五十金可加也。宜再斷加銀五十兩給昉之，以均其額，且恤其貧。第房歸王，王袖手而令沈補衿，非情也。斷王出二十金，沈出三十金，共足前數可耳。昉之不執訴於當日，而生情於事後；沈忠代主攝政，既恠財而復不遜於辭，各杖。

詳批：以三百金之溢價而令沈與顧分之，以五十金之找領而令王與沈共之，亦既曲盡，足以塞貧子之望矣。然沈弘尚覺多得二十金，姑令王世美再加出十金以與顧昉之，而杜後爭可也。依擬顧昉之、沈忠各杖贖發。餘如照，庫收領狀。顧昉之再不許告添。繳。

### 一件督撫地方事

撫院周批本府詳犯朱宗政等

前件審得：朱宗政侵盜倉糧一事，浪費有據，借貸有主，情最真，罪最確。且事發潛逃，株連甚衆。而原職報完，又將匝期，似難引完職改擬之例。第積弊踵侵，作俑不首戎於宗政；而多年累耗，損朽不盡出於侵漁。唯是前吏鼠竊有限，宗政蠶食無饑；前吏彌縫頗巧，宗政放縱無忌。譬如癰疽內腐，

已非听夕，吮而嘬嘬者，始大潰耳。今既盡數通完，原情改配，不失爲解網之仁。况永戍重辟，始以治壞法者。今以寬稍知有法者，非縱也。王孟祥弊侵與宗政等，而鬻產以賠，侵贓多出宗政，則原擬城旦斷不可逭。倉夫莊元等私借官儲，原出該吏所願。設吏能精核無弊，各犯何能強其必從？贓既全完，徒亦可寬。曹景暘等或舉弊不先，或黨侵不諱，或久假不歸，俱仍原擬。汪偕、陸科告辭雖涉張皇，然偕以喬居賠累，科以赤貧，波及林木池魚，共激爲不平之鳴，何足深訝！劉尚文、姜雲溪原招，固皆坐杖，然文以老疾歸里，溪以抱疴物故，無可問，亦不必問也。應免究。

### 一件誅蠹事

鹽院方批上海縣告人吳立狀

前件審得：吳立以牙棍負罪，爲是扯累之局。初固訝其窮烏剥啄，幻不可信。及行縣審，固知不盡實，亦不全虛也。范士奇居恒頗食若輩之利，今即稍爲賠補，亦合乘除之理，況既議明甘認矣，何乃尚有八金之逋，令立不得與衆共結前案也。奚龍爲立儕輩，平日亦以阿堵相通者。所負雖少，不可謂假。應照縣斷，與范士奇一併追償完官。范士奇身爲鹽商，而又令義男范州冒充司兵，非思登壠，即圖營窟，應革之以杜其漸。吳立雖已別科，茲告殊多誕語，應再杖。范士奇、奚龍見下井之立不亟與清楚，乃既吐而復茹，若予而姑吝奸夥也，並杖。

## 一件爲出巡事

兵道蔡批駁本府詳犯蔡芝等

前件審得：蔡芝積偷不悛，故兩臂交刺。乃最後同盜金店一語，又出自陶應科之口。三犯似真，一絞不枉。第盜憑贓坐，其次莫如事主與夥黨之質成。今索贓則原物烏有，索證則事主未質。無論見獲同夥，如宋招弟極口爲渠訟冤，即應科係原攀人，今且以爲讐誣，又以爲屈招也。雖黠盜猾口不足憑，而蔡芝死法，將以贓坐乎？抑以事主與夥黨坐乎？芝雖偷兒不足憐，乃造物生命於斯囚終未絕也。入之固非殺不辜，出之亦非失不經。蓋芝固非求其生而不得者，惟懼累亡匿，則穿窬鼠態可恨耳。應決發。

## 一件剪盜事

鹽院韓批上海縣告人蔡言狀

前件審得：徐傅乃蔡岩之繼子。蓋岩無嗣，幼抱傅爲嗣者也。後蔡岩復立猶子蔡言承祧。岩共田五十畝，以三十二畝分蔡言，十畝分傅，餘留自活。後因役事累言，言不勝相煎之急。傅已退田歸宗，則傅與言已不相涉。言安得更求逞於傅也？緣近日蔡岩賣田與蔡復祖，傅不揣與蔡氏情誼已割，復備五金贖之。挾舊時之卵翼，贖已棄之箕裘，自謂於情理不左。獨怪其已得之成業尚肯吐退，而既賣之餘產何復戀戀也？言乃以爲蔡岩之田應歸己，傅安得襲而有之？竟不問其自何入手也。夫傅既出姓，而恢復蔡

氏之產；言乃無價，而垂涎父賣之業，俱貪心所使也。田應歸言爲贍役之費，其所費贖田銀令言照契償傅，以息爭端。蔡言所告幻如風影，本宜反坐，第傅之贖產既以越俎開隙，而岩之訟言復以竊鐵府疑，蔡言亦有激其言之也，姑與徐傅各杖。傅既不得享蔡氏之利，且不容贖蔡氏之產，言之遇傅甚矣。鷄肋已捐，免沫何與？今後役事固分毫不得累及傅也。

詳批：蔡岩已賣之田，徐傅以價取之於蔡言，何有乃捏劫課誑告？且先經見訟於父，是豈謂之馴民。姑如斷，以田歸言，追價償傅。餘如照。庫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搶殺事

鹽院方批上海縣告人張聲狀

前件審得：張聲乃徐電義男也。幼而恩育，長而議婚。電原以子蓄之，而聲頗無賴。上年六月內，其主潘監生迫於催科，以市房托電典銀二百五十金。聲艷之，遂穴入主家，盜去前銀，並盜首飾若干件，逃至生母唐氏家，復轉逃之秀水。時電告縣捕之甚急，聲知踪迹已露，勢必不免，圖一逞以爲飾罪抵禍之計。又聞徐電業以原聘之妻退還王仁，遂以此藉口，誣電占妻冒籍越控。夫身受電恩，妻由電聘，聲既以盜自外於電，則電安藉此鷹颶狗偷者，而懸未配之妻以待不義之男乎？且所盜原非電物，累電更苦。而據若所犯，又在姦盜之條，即退婚亦不爲過。聲何得以鬼魅之詞，而飾穿窬之態乎？且其母唐氏業知盜不可諱，已吐微曠解縣，則有據之實迹，又安得以不根之虛辭抵也？聲應依律論配。餘曠雖

應追給，第無賴之徒入手既如泥沙，今已狼籍若丐兒，有且聲猾口如油，所摭引必及無辜，應作花費免追。王仁之女既經徐電立退，擇配宜仁爲政。第事既在官，不候審明而遂議結縉，亦屬自擅，並杖。

### 一件慘殺男命事

屯院張批華亭縣告人唐誥狀

前件審得：唐誥，凌舜之妻侄也。誥妻死遺幼子四郎在抱，繼與舜子凌錫爲子。後舜與顧道贖田不遂，而四郎適以病殤，舜遂以人命誣道。田得斷贖，罪僅擬杖，舜之計得矣，乃誥亦有田鬻於舜也。見舜設局贖田，己自眼熱。而又念子爲己子，彼得借爲固而我不得乘爲墉乎？且舜業以人命告道，今日反而中之，彼即崛強有口，能不俛首受制乎！於是先爲有挾之求，繼爲有據之告。告縣不已，又至控院。夫舜初收誥失母之兒以繼己未孫之子，亦舜一片熱心。而謂其甘心殺之也，此非人情，不可信。且當舜以人命誣道之時，果舜斃四郎以逞也，誥何不當時出首，直三越月而告縣，又六月越而告院也。誥之則曰：彼固許我賄而餌我以利爲之，姑徐徐爾。夫情莫切於父子，事莫大於死生。以子易賄，誥即豺狼當不若是之忍。况舜結已成之局，而誥留不如之賄，誥即睡夢當不若是之愚。誥詞誣矣。第舜以此誣道，誥遂以此誣舜，若引誥訟己，而代道鳴冤者。好還之速，真可捧腹。且誥固口實於舜，以爲彼非殺四郎，而胡以人命告道也？彼非以人命爲挾，而舜胡以得歸田於道也？舜無以應誥，所鬻於舜之田仍歸誥管業，並免追其價。蓋田之應退，乃舜已試之法；而價之應免，則一憐誥之貧無以爲命，一警舜之刁自

爲倡也。且當日誥售田於舜，亦謂四郎爲舜家孫，則田在舜猶在誥耳。今四郎死矣，價可勿問。舜與其子凌錫俱應杖治。誥默於前而巧於後，亦覺猾甚，並杖之。

### 一件飛禍事

兵道李批上海縣告人張尚狀

前件審得：施潮會鄰人何夔失盜，夔疑其家人何三爲之，因執三送官。而詢其徒黨，乃指潮之家人王滿、王二。越日，又復反舌指及張尚。夔特信之，而潮又附會其說。維時攻尚頗急，群湧其家如風捲雲。然搜職未有也。潮亟欲爲滿等置辯，遂謂真盜已得，求豁滿於讞者，故滿與二得釋，而尚與何三等同逮。且又不以盜坐，而以賭坐。蓋謂今之夥竊雖無職，而尚之糾賭實有據。罪賭實罪竊也。夫賭與盜常相因。三之見疑於主，與尚之見扳於三，俱緣平日好賭爲祟。第穿窬惡名，人誰甘受？潮且力爲滿等解脫，而謂尚樂被此名乎？非其情矣。且謂以扳坐也，滿與二俱三口吐，彼首指者不足憑，而此續扳者反可信乎？如謂以職坐也，彼滿與二固幻如風影，即索尚之職亦屬烏有。滿與二之無職可釋，而尚之無職獨可織乎？此尚不能甘心於潮與夔，而復肆言喋喋也。第何夔失盜非誣，勢不得不爲搜求，夔何罪之有？施潮偏袒己僕，而以尚爲壑，情雖不直，乃未肆螫毒於尚也。詞中搶衣詐銀等事，殊屬不經，潮與尚俱應杖懲。何三盜情原自近真，而亂指尤屬可恨，亦宜再杖。

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楊批上海縣申詳犯人沈宗等

前件審得：周仕、唐隆等各戶所欠糧銀，自二十九年查盤以後，俱少有續完。特所謂如數通完之說謬耳。然細核其故，非特詭以飾憲，要亦勢難結局。蓋周仕、王憲乃二十五年分催也。計時已遠在紀外，而所欠又多在細戶。彼細戶之視遠年舊逋，不啻耳外飄風。即分催之坐罪，彼固若秦越人視肥瘠也。而况查後，隨復遇宥，其中拒愈堅，分催何力而能強索之？此周仕等之完固難也。即唐隆、何仕等所欠雖係本名，然亦自二十四年淳至二十八年累積以有此數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且揆之於例，亦俱在應宥之數。彼蚩蚩者設心以爲皇恩廣被，業有成命，萬無再徵之理。即徵亦付之催督故事。此唐隆等之完亦難也。至查招中漫以移付作完者，細審亦自有故。蓋查盤定例，侵欺者照例論遣，勒限追曠。如辦欠納欠者，按律止以違限擬配，所欠則照其年分，移付各年責之，依限出納，原無勒限之例。蓋謂其與侵欺不侔耳。故查盤之後，第以數付之各年，而完與否每置不問。蓋積習誤之也，非沈宗一人罪也。迨至既付之後，適又遇宥，則無論納者已得藉口，而通申撫院，送審恤部，各罪俱准宥免。則該吏書以爲前件已完矣。此泥於恩例故耳，亦非沈宗一人罪也。惟是請詳前院之時，原蒙批候審奪，而沈宗造冊送審時，遂刪去糧數。及至駁查，又不委曲陳其作完之故，而概云通完。猾胥鹵莽之罪，自不可逭。即周仕、唐隆輩欠數最多，不當與衆例論，乃亦恃有恩例，毫無出納，是頑民之善逋者耳，仍應杖以戒之。

接管該吏陸國勛、葉逢春雖在事不久，而怠緩之罪與沈宗同俱應杖警。至夫各戶糧銀，時日愈遠，而人情愈渙。且當災眚之餘，難更什伯於前，而數且倍蓰於後，必欲盡數追徵，亦必不得之數也。合無行縣，總計通縣逋賦及應解布折，照則均派，摘其應徵之數，量比而徐追之。庶於恩例不悖，而於民力易辦，亦變通善後之一策耳。

詳批：催甲糧吏相倚爲奸，納戶亦復耽耽群然希望恩宥。恩宥一遇，甲吏蔽其罪於納戶；爲納戶者認所逋爲私囊。此沈宗、周仕、唐隆等之本情本罪也。但既經遇宥，復經撫恤兩批，准如議，科入各年布折照徵。陸國勛等姑各依擬，照贖完還役寧家。庫收繳。

### 一件殺人漏斬事

本府牒送絞犯蔡旂等

前件審得：蔡旂、邵道等皆同里人，汪鳳山則籍隸新安，僑居邵道之房者也。山素輕費，饒青樓之興。癸卯歲之七月廿八，挾妓群飲，旂爲不速之客，山留飲久之，旂與衆呼盧，各出錢刀以較勝負。山與鄉人鮑賢各負，各吝不與，旂因爭鬭不已。山欲與妓綢繆，頗厭之。旂謂山謾罵不堪，與山徒手相角，旂欲趨避，山因追逐而誤跌仆地，旂復推敝桌壓之。維時，鮑賢等業先滅燈而去，邵道、沙榴驚山不起，亟秉燭視，則山已汗出氣絕矣。夫山以追奔自蹶，不得全歸咎於旂，然始而交毆者旂也，繼而推桌者旂也；若謂桌不在身，疑其死不由壓，竊恐受傷負痛，寧保其不一反側，顧猶帖然於敝桌之下耶？

且查胸膛心坎之傷斜橫長及三寸，尤爲桌壓左券，而背脅後肋諸傷又稱一帶難量，則其仆之俯仰，與桌之在身在地又不辨自晰矣；况燈滅人散，彼此相持者惟山與旂耳，推桌者捨旂之外無人，旂亦更不能覓一他臂以自解。山死旂手明甚，山應旂抵何疑？唯是避走初無跌山之心，推桌亦無死山之意，祇山酒色過度，髓枯精竭，力怯體虛，遂致因門毆而跌，因跌壓而死，是則情之可原者也。似難遽爲解網，仍照原擬轉詳，姑俟異日矜請可也。沙榴等見爭不解，見門不救，均應杖治。

### 一件陷盜搶妻事

兵道鄒批青浦縣告人鄒魁狀

前件審得：鄒魁之父鄒賢固丁詔故僕，而籍則竈丁也。又有張儼者，亦以外姓爲詔螟蛉，而儼子三輔即今所謂丁三輔也。後賢以清竈出姓，家事頗裕，丁詔家日窘，故三輔以女許配賢子，且成婚四載矣。忽有豪濶無賴張懋充者，昔學霸今黜儒也，先經索詐得計，遂構通三輔誘女歸寧，駕言舊時主僕，改嫁張二瓜分財禮，使鄒魁拆已配之室，張二娶同姓之婚，變亂綱常，魚肉良善，言之令人腐心切齒。且於縣審時，隱蔽真情，復假魁母舊事以掩其不軌，橫而且狡，法當重究。第懋充業先訪黜，罪復遇有，姑與張三輔、張二各擬不應。張二冒婚同姓而娶有夫之婦，律應離異，第念婦歸二生孩已經四歲，且魁與婦先配亦屬良賤，姑聽張二仍舊完聚，斷令懋充、三輔、張二共出銀八兩給魁另娶。其鄒魁父已出姓，即丁氏子孫不得爲主，況懋充爲丁氏外孫乎？宜與清絕，以杜禍根。

詳批：張懋充以革退劣生誘奪人妻，狡橫可惡，與張三輔俱加責三十板，姑依擬贖杖發落。張二決發。餘如照，實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擄姦掠財事

操院丁批華亭縣告人賽國楠狀

前件審得：賽國楠有女賽氏，原配李留爲妻。卅三年間，留以病物故，甫兩月，賽氏即改適馬二漢。時國楠固出外行賈不與聞，而主婚者則有留弟顧新，即國楠之妻若子亦各受茶禮，列名婚契者也。嗣後，國楠歸家，以蒙犯霜露之餘，凡在親戚亦宜垂顧。二漢妻其女，奈何陌路視之？於是國楠啣之而修却之，張德亦復從中慇懃，故以擄姦掠財煩憲牘也。夫媒契兩存，母弟具在，安得以擄姦爲辭？姦娶屬虛，掠財不攻自破。惟賽氏喪制方新，二漢輒求婚媾，而賽氏遂掉臂他醮，死肉未寒，妝臺重整，男女之情亦太急矣，應各杖以懲之。且國楠歸而二漢恝然不顧，於情不妥，仍應斷給銀三兩給國楠，爲羊酒之貨。國楠告詞太誑，張德慇懃是真，亦應並杖。國楠年已踰七，與賽氏俱依律收贖。

### 一件劫殺異變事

兵道楊批休寧縣告人孫懋狀

前件審得：宋祐原與徽商孫懋銀米交易，負懋銀七百兩，其子宋元另借約貸懋銀五十四兩。後宋祐

無還，衆議勸懋讓祐三百兩，仍四百兩則以房一所作價三百，外銀一百償之。徽商僑居，勢不得終有此房，轉鬻之錢元，則減價一百五十六兩矣。原約賣價不敷，則祐償之。後懋往質前言，祐惟支吾不理，故懋控告，而府縣俱斷前價給孫懋也。夫懋義讓已多，祐狡情百出，並其子所貸，亦欲歸併前項。夫前項已僅償其半，此猶欺賴，亦不情之甚，况懋所讓已踰二百金而顧虛飾此五十之數，必無之理也。即此五十金，懋亦願除其半，懋亦義賈耳。合斷二十五兩給懋還鄉。其錢元原受懋房尚少契價十兩，有欠約可券，今應追給。宋元背人之德而賴其金，於民爲不祥，合杖示懲。宋祐先已擬杖，姑免再究。孫懋情雖可原，告詞未免張皇，並杖。

### 一件買和人命事

兵道楊批華亭縣告婦曹氏狀

前件審得：胡應忠以罷吏自逞於鄉黨，致爲群讎朋執。初審謂應忠毆鴻致傷，鑿鑿如畫；今審謂應忠實未動手，胡三捧鴻之腰，誤跌致傷。黃顯道倡之，衆口和之。夫一顯道耳，昔證毆死情景逼真，今證誤傷情景亦酷肖，縣審謂其氣盛於屍親，和局實由顯道設，不誣也。最可訝者，楊壽苦稱父由病死，曾扶其母告免檢；楊天苦稱父由毆死，又屢扶其母告亟檢。群棍甲乙之口，兄弟矛盾之態，真可爲惡俗發慨。第此事凡三呈告矣，設應忠與三果有毒毆楊鴻之事，傅仁政宜借爲兵端，肯無一字及三耶？前縣審已得其情，曩覆鞠愈窮其套，居間群棍均應重究，第念嚷扭有因，贓已出首，即楊天、曹氏亦願以埋

葬卒事，姑從衆議息。

### 一件蠹侵殃害事

倉院孫批華亭縣告人盛光狀

前件審得：劉傑之父劉登原編三十一年分催額徵白銀二百九十兩有奇，完數蓋已十之八矣。後登病故，屬傑兄劉英等接管，傑固未與事也。去歲正月內，會高賢負傑會銀，恨傑索之太急，遂借經催壹事以侵害中傑。業經該縣查核清楚。有盛光者，以傑報防汛之役，亦復不平於傑，遂以賢所告舊事告之，踵賢舊智而泄傑新忿，光亦甚不直哉。今復核之里老，呈結不啻詳矣。蠹侵之辭，幻如捕風，安得爲傑誣也。唯是防汛貼銀，光尚窘於力而不能措，則傑爲公正而報役不公，此可券已，貼銀之償非傑誰代？雖衆有義助之說，要出一時借言，終亦取償於傑，以服妄報之讐耳，其誰欺乎？盛光情若有激而告侵無據，與報役不公罪略相當，姑與傑各杖以懲。高賢負銀被索，曲不在傑，而乃首倡不根之辭，罪固浮於光也，查前未擬罪，茲並論杖。

# 雲間讞略卷之七

## 一件慘變事

兵道李批華亭縣沈賓首詞

前件審得：沈正狼戾而善訟，鄉族屏息避之，至往歲九月至今春二月相去僅半載，乃兩訟其里人金太安，而又並及今首之從弟沈賓。彼太安者固亦不逞之輩，智足與正相頡頏，於是慾惠沈賓以慘變首正而太安即與辭證。按其詞中所指固多獵取往事，據拾風影，第就其事一一質之，固不盡誣也。如以貸銀不遂，令妻蔣氏以仇殺捏告沈昂，詐銀而後具息，其子沈芸可證也；以營葬不遂，唆黨沈留以人命捏告楊朝，窘辱而後放免，其孫楊偉可質也。蔣乾抵田與錢巖，正特爲渠中保，乃後乾備原價回贖，正輒從中扣銀二兩，何貪也。張槐賣妻於王長，正固爲其說合，乃後王長加嘆，正輒從中索騙兩次，何忍也。告訴沈昂而並及牽連之蔣乾，時值禁屠而索詐業屠之程懷，雖係年遠舊事，而乾與懷飲恨固如昨也。擅派開河而多得沈匡之銀，武斷償逋而一空駱時之有，事雖係衆手作祟，而匡與時切齒獨在正也。若正者，固一鄉之蠹賊，沈賓等欲操戈而反噬之，有由來矣。且審各被之口，果屬吞舟之漏，計贓擬配，庶足示創。沈賓告出有激，詞不全誣，而鞠切己之事，十不得一，是亦可已而不已者。金太安兩被訐於正，恨正者太安實深，而窮詢開賭一節，亦甚確鑿，則太安之非善類，視正特不百步耳。沈賓得已之

首，非太安（從曳）「懲惡」之而誰？亦應與賓並杖。蓋重治正以懲囂蠹，薄治賓與太安以杜刁訐，庶幾情法之平耳。各贓分別給主、沒官定奪。

批詳：據招，沈正罪惡種種，衆口弗容，配未盡辜，又况以服弟之首得遞減也，亦太幸矣。加責三十板，枷號一個月，姑依擬贖徒。沈賓、金太安贖杖。餘如照。

### 一件造訪屠民事

江院李批上海縣告人錢思齋狀

前件審得：陸仁戀役作奸，茹賄玩法，其穢迹彰聞久矣。上年憲訪薄懲，已屬微幸，乃復怙終不悛，與梟惡施詔聯居造訪。蓋其含沙射影，埋機設阱已非旦暮之故，至所謂肆雌黃而快睚眦，抑又不足異矣。向來人情汹汹，道路以目，乃若輩善自蓋覆，不致敗露。有楊龍者爲仁內弟，先實與仁之謀而後又陰露其謀於施潤，蓋因單中有羅織施潤事款，姑稍一滲泄之以徒索騙耳。乃潤固狡猾多智者，設微賄爲餌，而原單竟落潤手，遂執之赴憲於縣。此雖潤之巧馭，亦恢網之不漏，而假手於龍以發其覆也。維時，陸仁被逮，施詔潛逃，縣取仁筆迹驗合如券，因坐仁遠戍而楊龍以發露得未減，施詔以續獲亦得未減。夫貸詔者以詔未與謀，而貸龍者以龍敗其謀也。夫謂詔不與謀乎？事發而逃，何爲逃矣，而且挈妻子以逃，何爲？蓋此事聞當日單款甚多，楊龍匿不盡吐，其逃也，恐其盡露也。其逃而復就逮也，知露未盡而尚得遮藏其夙垢也。蓋仁之所恃者詔，仁固詔所鞭箠使者，彼實主謀，而謂非與謀可乎？楊龍之

發其謀也，果始事之日遂掉臂而袖手耶？抑執筆之時遂反唇而搖舌耶？龍非仁黨，仁當不令與聞；仁不以龍爲心腹，仁當不令龍執筆。乃業已聞之，業已書之，而曰出於一時之逼脅，此可信乎？然使龍先實與謀而首發果出自龍，則悔禍與懼罪之念可宥也，乃龍又不過偶執之爲騙局，偶失之於香餌，此潤出首時，龍尚曉曉置辯，則龍固反覆之尤者也，謂非與謀而實欲敗其謀可乎？蓋施詔陰陽闔闢，深謀固在陸仁之上，楊龍讒覆變詐，罪孽亦不在陸仁之下，第念詔無手筆在單，龍亦止供贗寫之役，較仁怙終故犯肆然無忌者終爲有間。仁仍縣擬，詔、龍姑論配，以待自新。張三槐、王敬泉素爲仁翼，此審鞫無踪影。錢思齊蓋亦里中惡少，素號無良，而屢與三槐等有隙，因見有單款在官，且聞有單款未吐，恐爲三槐輩所藉口，而又恐三槐輩爲仁所附翼，拗馬自驚，冀免後患，且乘若輩縣詞有名，可得一當，以圖報復，擠若輩於深冤耳。脫己陷人，狡腸利口，亦宜重治，念其告詞頗實，姑與比匪之三槐、敬泉並杖。施潤誘單執首，可上首功，而乃株引無辜，亦屬生波，一杖無詞。其楊龍所得施潤銀錢柴薪合追入官。

### 一件侵國殺命事

兵道楊批上海縣告人陳文狀

前件審得：陳文先以衙役犯奸論遣宥釋，乃欲投巨室以復肆爪牙，而孝廉張國棟者，見其才堪顧指，不察其智足文奸也，就收爲臧獲，且委之董賦稅而禍胎起矣。不逾時，受詭人田，侵匿國賦，種種罪狀，甚且毆死公差以罹死辟，此固自作之孽，乃國棟爲其所波燬，亦幾無完膚矣。彼固知無所逃罪，

坐罔固視爲利藪，每索國棟以必應。近復以禁中衣食求給於國棟，國棟以無饗之欲袖手不理，因詢知邇年錢糧復有逋負，遂有侵國殺命之告，意在累主完糧，不在幸脫己罪也。及至行縣查審，所開詭田多主，率皆舊案正法之戶也，所開隱侵多銀，強半本名蠲免之數也。今在冊者，唯兄弟五人之己業，近所負者，唯見徵五年之儲餘，惡得指爲詭寄，又惡得捏爲侵漁耶？陳文陷主罔上，本應反坐，第死囚法無可加，量擬杖決，仍聽該卷詳結。陳榮聽命誣誑，張賢管數逋負，應並究。欠銀仍令作速通完，毋藉奸奴口實。

### 一件地方人命事

兵道李批駁本府詳犯翟京

前件審得：翟京與沈椿妻諸氏以稔姦而動殺機，乃挾刃詭辭，誘椿同出，伺解衣渡河時，猝以刃亂砍立斃椿於水濱。沉其屍而又以衣冠別置異地，意蓋欲沒其迹，而又度迹難終沒，故爲是閃爍變幻，既圖滅之，又圖亂之也。卒之屍不終沉，仗亦隨吐。夫刃既埋沒水底，踪迹甚難，今據所吐，索之如探囊取寄，異哉恢網！且三越月而刃上之痕猶不爲波臣所蕩滌，冤魂不散，果真有鬼神左右其間耶？傷痕則覆檢無異初檢，證口則再鞫適符初鞫。情罪俱確，無逾此獄。京首安得不俛，而京喙安得復長耶！至若祝貴、艾宦，一爲京繼父，一爲京舊主，彼事起於姦，原屬京曖昧之私，非若鬥毆者之有喝令主使；即京蓄謀有素，而姦情鄙事殺人陰謀，即至親且密者，京未易與深言，况舊主義父原不關肝膽之誼，又何

從與醜秘之謀？祇以沈槐之告雖爲椿求抵償，乃其心尚欲覓一二池魚以飽溪壑。彼瞿京者不過么麼牧豎，槐又何冀焉？故告辭首及貴與大有，實槐意有所覬覦，非貴與大有事有所干涉也。第沈槐雖有捕風之辭，未聞染指，一杖可寬。祝貴等屢鞫，既已無干，宜與張二、劉謨亟從省發。蓋京僅存一喘，度就木之期已近，諸犯似無庸可溷爲矣。若猶未也，亦宜清楚，以省株連。

### 一件地方盜樽事

#### 本府牒送華亭縣詳犯丁四

前件審得：丁四輩以丐兒習爲無賴，罪孽種種，要以盜宋氏樽一節爲正案。如丁四之與徐門子也，浣衣之地同，被獲之時同，而事主於地鄰之質證又同，此固死者默奪其魄，故令踪迹較著。無論四已伏辜，即今奄奄待盡之徐門子亦奚置辦，一絞一戍，律例允合。彼松江張者，據招謂其竊宋氏之葬而報之丁四也，已屬首事，而况又分贓，則其罪且不在丁四等下，何僅以竊配也？乃查胡元原投單中開衣服六件，青布襖其一也，丁四被獲時，原開件數業已一一現在，則松江張所坐分之青布襖果何自來耶？迨至本犯獲後，起有衣服四件，青布襖亦其一也，而招俱曰無主，則前所分之青布襖又何自去耶？且查捕衙呈縣由稿，止招有松江張名諱，並未及坐分屍衣半語，亦未載報知丁四等情，則盜墓一事當是本犯蛇足，無庸深求。唯是竊贓繚繆而未起者尚難枚舉，則所起四衣寧丐兒家長物乎？以竊刺配，良不爲枉。

## 一件武則事

### 鹽院方批上海縣蘇坤狀

前件審得：蘇坤係煎鹽竈戶，而每藉以爲販鹽之地。去歲歲暮，率黨王大、張槐負販私鹽，爲巡軍夏阿平、朱勝受等所獲，旋復糾衆搶奪，以圖滅迹，而勝受被擠墮河，僅得不死。時在昏夜，阿平等固不知販者誰，而搶者誰也，隱約見張槐聲息，亦在疑似間。槐，固阿平甥婿，詰朝窮究，槐遂悉數其人以對，蓋欲自爲地，不暇庇其黨也。於是阿平具呈總練，總練移文海防，正牌拘若輩赴審，而被溺之勝受以溺兼病寒，竟登鬼錄矣。該總復呈院道，檄捕較昔更迫，坤度販鹽罪止城旦，且得以非見獲藉口，惟是勝受之死事涉拒傷，岌岌乎有性命之憂，遂以武則亟控，蓋欲借武弁以聳上聽，又借妄詐以飾誣捏也。今審坤等販鹽，有張槐之報證可憑，有總練之公移足據，即坤等尚以官鹽支吾，而商人胡惟善亦且極口爲坤頌冤。要之，罹罪之口豈難變亂，而商人惟善聞與坤有姻姪之誼，終難聽其偏辭。况被獲之時與報捕之日俱未聞其具隻字認鹽，而今始浪翻唇舌，不已晚乎！第若輩原屬小販，實非大夥；是夜亦止奪鹽，未嘗拒敵。雖勝受之被溺有因，而被毆無據，死與期會，即阿平不能爲違心之語，則拒捕之科固不易懸坐也。至若坤之慣販於先，誣逞於後，則又難以止理見獲寬之，當引販律坐坤，似爲適中。王大、張槐同販情真，惜非見獲，姑從杖治。職官童承勛及哨官王應明酷詐全無影響，難以深求。商人惟善雖有偏袒之口，未終強辯。夏阿平殺軍之呈雖覺張皇，然販鹽既真則罪可寬也，繩之恐爲鹽徒樹幟，

與胡惟「善」俱免究。

### 一件叛剗異變事

操院丁批上海縣告人王登狀

前件審得：楊信之伯祖楊鰲向服役朱門，爲朱氏僕，老而無子，乃力能自活，有田房少許。信父楊遷遂垂涎而以身嗣之，蓋爲鰲也。嗣且不惜爲朱也僕耳。後楊信既長，久假田房，烏知非有，又以己實非楊鰲之後，漸萌跋扈。朱方以爲渠唯楊鰲後，乃得享鰲故業，業已不執主僕禮，何樂以故僕之產羈靡此鞅鞅者，爲養鷹計乎？遂以信夫妻四口並田房盡鬻於王登。登偵知前情，而楊信又不甘爲登役，登遂止受所鬻田房而聽信自出姓歸宗，此固登良心不澌滅處也。乃朱方見登吐而復茹之，復串朱宗勒其身價十金，此何名乎？故兩訟於縣。縣斷信歸宗，而又斷朱方代信贖田捌畝與信，亦惡朱方之輒轉不情耳。夫朱方賣僕且重勒身價，安得復俛首贖已鬻之田以轉給信；信見身已歸宗，而又思得縣所斷之田額，則王登不幾人財兩失乎！此登所以復控憲也。夫論信父當日嗣鰲之初意，原爲田房論；朱方父祖當日容信嗣鰲之初意，原爲嗣鰲即爲己僕。今信既不帖然爲役，則朱方奪其所有而鬻之，亦人情耳。第既已鬻其田房，則不應併鬻其家口；既已轉鬻於王登，則不應復索勒於楊信。信業不有其田房，則且不有鰲，又安得有朱氏乎？奈何方既鬻之而又迫令自贖耶？原勒身價十兩，宜斷還楊信。乃方壁立之家，不能即辦，而信孱愚之輩，焉能強項，復向朱方索取原物乎？姑於前田量斷五畝歸楊信，以償索勒之資。王登

既不得人，又不得田，非情也。九畝給登管業，信自無辭。其五畝之價，仍令朱方陸續償登原價十兩。朱方與朱宗設智籠愚，俱各杖懲。乃楊信兩度贖身，未免餓附飽颶之態；王登告詞有據，亦多捕風捉影之談，並杖。楊信住房隨身管業。

### 一件鹽徒倚捕興販阻撓鹽政籲天敕剿事

鹽院方批運司請詳呈人吳祥

前件審得：吳祥即吳祿，爲積寇吳龍、吳泓之弟，平昔倚兄爲援，藉捕爲販。先以司兵債事論輸平望，復以府快作祟致死張全，蓋足智饒奸，如蜮之詭，如蠻之毒者也，茲呈無棄故。先是，張全原以追捕吳祥墮水得疾而死，張麻二爲張全之父，隨以拒捕控祥，祥遂竄名吳（陸）（祿？），捏詞反詆，邀幸僅杖加責。蓋以事由訐發，原非見獲故耳。祥猶未肆其螯，復圖報復。及見縣快季華、談珠與渠素不相下，恐爲所制，因乘報獲鹽徒翁平，亦以麻二及季華等名混開爲夥，蓋一杜麻二之口，以泄前忿，一掣季華之肘，以伏後援也。迨巡廳審讞，仍以祥擬杖而置麻二輩於不問。祥由是毒焰愈不自戢，復踵前智，遠演憲臺。彼其意固謂麻二輩均之藉捕爲販者，彼得以捕制我，我安得俛首爲渠下，故不獲肆志於前，復狃逞於後也。寧知若輩自非善良，而私鹽止理見獲，據律得置不問，即不然而徒以所報爲據，則向者張全由捕祥而死，則祥且當以拒捕論，寧第以私販僅僅論祥杖也？祥不以此自反，而必欲挾私以快忿，逞臆以圖人，祇見其慘悍陰賊，以自觸法網耳。按情本應誣坐，第同類共嘲，與誣指平人不同，姑

再擬杖薄懲，仍請枷責革役示創。張麻二與季華等是否翁平之黨不必問，而倚捕爲販事端亦露。設兢兢奉法，祥安得屢藉爲口實乎？應杖戒，並革季華、談珠名役。

### 一件誅強事

#### 鹽院方批華亭告人趙于狀

前件審得：趙于倚捕販鹽，奸之尤者。業爲縣巡官親獲解縣，計無復之，乃以同黨柳小串作鹽徒，而托言獲鹽解府，旋爲縣快季華等邀功奪解。計何巧也。且令弟趙三一憩於總巡廳，再憩於寶鎮撫，展轉計窘，三而至於煩憲案也。總之，猾腸蜮智，欲卸罪於無賴之柳小，以自爲解免地，而又欲擠季華輩於深冤以張府捕之焰耳。夫使柳小果爲販徒，而趙于且爲捕販之人，則方余主簿督捕之時，于何寂無一言？直待被逮時，乃始托弟代辯，倏而總巡，又倏而鎮撫耶？况縣捕之遇府捕，每縮首吐舌不敢出聲，有縣捕爲府捕所邀而奪者，未有府捕所緝之鹽犯而縣捕敢襲之爲己功，且又即以府捕爲鹽犯乎？此必無之理。且趙于倚捕販鹽情景亦鑿鑿如畫也。蓋彼時卒遇縣捕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而又以縣佐臨之，故未及反噬。迨後事久情生，遂欲借狡文奸，蓋一以飾目前之罪，一以樹事後之幟。若于者，真變詐反覆之尤者也。販鹽誣告，從重論配。柳小爲黨代罪，趙三爲兄妄陳，各杖治之。鎮撫寶對庭輕信妄呈，亦合並究，念係軍職，且無受囑情由，姑罰穀四石，免參。私秤徐五審係讎扳，免究。

詳批：趙于倚捕私販，駡詞反噬，依擬加責三十板，調青村場加煎滿放。趙三等贖決發落。寶鎮撫

姑罰穀還職。餘如照。庫收收管繳。

### 一件懇恩嚴究以正法紀事

鹽院左發問上海縣經承囚鹽吏書

前件審得：岳文燦、張達以總科吏書輪管三十四年鹽務，所獲春夏秋三季因鹽業已申報鹽臺，撥商韓文等支領，而文燦等乃遵近年議詳事例，給牙陳文顯、曹科奚、吳仁立變易，久不償價，則吏書之疏玩，牙役之拖延安所逃罪。當各擬杖嚴追，勒限二月不完，改擬侵罪另詳。至若三十三年應變應扣鹽銀，該胥倪士懋、陳敬雖云變扣通完，然不知會該庫，乃致庫書顧四知通融解放，幾於原流俱溷，亥豕相錯，罪不可逭。第查動支之數，亦皆正項，似非挪移者比，薄杖治之足矣。然該年銀既放盡，各商課又先輸，終無完局，合無於三十四年扣追鹽斤數內照數動支給商，仍請憲禁，此後凡係報過聽掣鹽數，必須扣留給商，其餘船鹽紙贖，俱候院司動支，亦須明開某年某項銀兩，不許一槩混行解放。庶商人不致疲精於守候，而役人不得影射於支銷，甦困防奸兩為得策。再照，因鹽貯廠撥商支掣，此定例也，惟以積久消折之故，遂致奸牙逋負而各商告病耳。似應遵照近頒憲約，凡遇獲到因鹽，仍貯官廠，印官親驗實數結報給商領掣，則胥捕牙埠不得相串為奸，而侵漁之孔虛報之弊可永杜矣。

詳批：依擬。岳文燦等贖杖發落。鹽價如限追完，過期重究。餘如照。庫收領狀繳。

### 一件譖官害民事

江院李批青浦縣告人楊雲狀

前件審得：楊雲頂王義所賃房，將營酒腐之業。乃王義在房之日，以車綰爲生，有半間稍空，借與張懋新收布。蓋松俗，市布唯在平日，故彼此貿易兩不相妨耳。及轉賃與楊雲，雲所業酒腐，與義不同，自不得以其餘及懋新，此亦情理之常。懋新何得強踞而乃以謀占據殺告也。告時縣正公出，縣捕爲政，暫與收詞而馴復關堂，縣捕官未多事也。維時楊雲正宜聽縣剖分，即萬一情直被抑，而後控訴於上，未晚也，乃聽李坤之慾惡，遂奪牌籤爲越誑地。雖其始事較直，乃刁訐之狀亦大可恨也。所告官吏，蓋緣高縣丞收詞關堂，而懋新之兄日新曾充府吏，故以譖官害民爲詞，冀爲聳上聽聞耳。及審此事，捕官曾未處分，日新並不干預，彼其曲譖者何人，而逼訴者何時耶？蓋官吏不肖，難保必無。至奸民動以官吏裝頭，則此中惡套也。懋新先捏呈爲兵端，且於理不直；楊雲控告爲應敵，實於情不經，均宜誣坐。第念鄉愚無知，比之赤子入井，姑杖治之。仍請枷責，以懲刁橫。然爲新左袒而助雲爲祟者，沈天球與李坤也，各宜杖警。房仍楊雲居住，懋新不許攬越。

### 一件懇誅大盜事

江院李批上海縣告人羅芳狀

前件審得：羅成爲羅芳家奴，因背主挈妻逃出，舍置表兄楊文秀家。芳告縣緝之，遇成適與文秀同駕舟而出，時幾就逮，成復赴水奔逃。文秀不自引咎，乃更不逞於芳，大肆窘辱，芳因控憲。今羅成夫婦雖已悔過入笠，然一屈於勢，再輸於法，匪其心之好也。從前有跳梁之迹，復後有跋扈之狀，二罪難逭，應與納叛之文秀並杖以懲。芳詞雖出有激，第以主執奴，仗義而往，誰爲撓者？乃必填贊充斥以爲兵端。今細鞫，固了無二實也。亦應並杖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兵道李批華亭縣告人李〔守〕潔狀

前件審得：吳慶、吳四、吳勝俱係李繼沆蒼頭，以奪草之故，毆辱繼沆族伯守信致死，蔑分逞強，亦大橫矣。屢讞皆以死出辜外，無能深求於慶與四。慶、四業間徒發配，獨吳勝脫逃，見在照提耳。此事結局許久，今李守潔復有此告，何也？蓋潔兄守介曾與沆父含春佃田有隙，守介訟沆於縣，虛而得罪，潔固不自悔禍，又平地突起此波也。夫守信雖死，尚有親子李繼勝在。倘其父死果由繼沆，則繼勝與繼沆當不共天，其所爲越想奔控宜不俟終日，即所以繼沆而攻沆者，宜不遺餘力，何今寂無一言？即兩造拘質，亦無半字袒守介，且無片語銜繼沆也。查此，特初發時，沆曾攘臂具首，則若輩鞅鞅者，彼且欲尋斧柯焉？守潔今日安得復波及於沆耶？挾新忿而摭舊訟，潔宜反坐，念其兄死有因，分居尊長，姑從末減，以全族義。

詳批：據招，李守信死因已明，其狂逞者業已正罪，李守潔兄弟修怨於李繼沆而再借爲口實也。免配爲幸。依擬，李守潔加責二十板，與袁流各杖贖完發落。

### 一件枉詐事

鹽院方批上海縣告人張浹狀

前件審得：高賢固赤棍也，今春來有濬河之役，欲假公務而逞其私，因以王禮、沈拙等連名具呈，混報居民赴工，致張浹一家連存沒載四名於報單中，賢亦太橫蠻矣。浹不甘，投之水利廳，因勘無產，得改開河爲築壩。夫築壩原係塘長事，不宜橫及居民，此一異也。最可訝者，以勘河官爲名派令地民莊效等搭廠以待，索伍金爲用。及官未臨，河廠無一椽一箬之備，效等索其故物，竟匿不吐，是何貪而無執也。浹業已受命築壩，則亦已矣，高賢等復又以越壩爲辭，嚇令聳稟，嚇令具呈，而橫索其一金以爲醉飽之資。是小民拮據治生，祇以供無賴者魚肉，不尤鴟張可恨乎？此蓋周稽輩所口供，非浹一人讐口所訴。查共事四人，王禮爲首，今衆方交口攻高賢，而沈拙次之，並無隻字及禮，則賢爲首戎，拙爲脅從可知。高賢以地棍而蠶食地民，應以贓論配。沈拙呈雖共事，而贓未染指，張浹受害有因，而指官無據，並得輕擬。

詳批：濬河以利民，乃以爲利。高賢乘機索詐，罪不可逭。依擬枷號一月，放時責三十板，調發浦東加煎。沈拙朋比作奸，加責三十板贖決。

## 一件殺母剝孤事

屯院孫批青浦縣告人張國楨狀

前件審得：張沛先因無子，過繼張策爲嗣，後娶妾陸續舉子五人。其先家政實屬策綱紀其事，後沛宦游，策悉爲家督。至念五年沛卒死，五子俱卯而未翼，維時策藉公室以肥私囊，事不盡無；要之沛家亦漸充拓，策固沛功臣也。惟沛死而策賣房營殮，差爲可恨耳。後諸孤與策構訟分產，田房俱以六股均分，仍以四百五十畝坐策名下，爲七年役事之資。今查七年中，策以身肩仔者居其半，亦未免以其餘波及諸孤。今國楨已成丈夫，而諸孤亦各能成立矣，前斷坐田除一百二十畝償策支撑門戶之勞，酬策兼任役事之費，餘三百畝歸張國楨兄弟四房，仍留三十畝給各房庶母爲贍老之資。（國）（張）策先年雖勤勞種種，要不過報張沛水木之義，况損有餘補不足，亦天道也。葬親之資，着策任其三之一。王信從中結構，先經問配，今復懲惡，與楨、策各杖。張本以支吾之口，借調停而左右罔利，並杖。

## 一件巡警事

江院李批駁本府詳犯劉二等

前件審得：劉二等之搶掠趙森也，業爲失主物色花包，次第引捕，已變之贓授受甚明，見在之贓起認尤確，情形逼真。二等誠無所置辨。第平旦非強劫之期，制挺非強劫之具，况舉事僅二三兄弟，非繁

有徒者比，固難以強盜得財坐之。即棍毆趙森，雖左臂稍腫，而旋已平復，亦難以搶奪傷人科之。原擬刺徒似不爲縱。今復遇宥，是小人之幸甚矣。姑與挾贓之張其，寄贓之姚桂各擬不應。劉二與劉滿仍刺臂以儆其後。招呈本院復行本廳覆審得：劉二等兄弟爲黨，剽掠爲生，遇趙森行舟，瞞其木棉盈載，且知勢孤易與公行棍毆而席捲之，誠與截劫無異。唯是東方已曙，黨與不夥，舟無兜仗，主未重傷，故從搶奪律，擬以刺配。念其與勾連大衆執械殺人者終隔一層耳，寧失不經。此囚非求其生而不得者，况奄奄如綫，恐旦暮即填獄底。應照原擬詳奪。

### 一件侵國大蠹事

屯院孫批上海縣告人趙恩狀

前件審得：趙恩與張宦汝聰爲同族叔侄，張宦僕張科以造墳礙恩祖塋，恩愚且狠，遂肆阻毀，致科告縣未結。此雖恩之無賴，而奮鄉蠹以捍祖壟，尚有一段可原之情。科固狐假而恩不格，遂致修墳障禮。恩念科爲聰僕，屈於其僕而懾其主，遂致兩相訐告，捏扯錢糧，虛聲弊實，令人色訝。及行縣查理，則恩誣聰，聰亦誣恩，小嫌大訐，俗之薄也。至此，恩詞全誣，法應重懲，念以祖墳起釁，姑從杖擬。科墳果有礙恩，何必鑿新穴以害舊壘。張宦雖束僕未嚴，既罪其僕，主應免究。科墳亦未竟之業耳，斷令平治。

## 一件滅親剝寡事

兵道楊批華亭縣告婦何氏狀

前件審得：張兆台、兆元、兆陽兄弟也。兆陽娶孫氏，天亡而無嗣，自應兆台次子廷璋承祧，情法之最確者，故縣斷並其親人孫雪居手書，亦惟是情法無可爽耳。乃不意兆元托同母之故，陰構顯撓，挾母濟私，百謀欲奪廷璋之繼而甘心焉。夫律重長子，台長房也。論嫡則台與元俱庶出也。兆元先母後父，不可以愛言也。今孫氏歸母家，而台歲給米贍之，極稱長便，必欲存田，意將何爲？元之意以爲，田不存則繼已確，繼確而元蠶食魚肉之計破矣。信然，兆陽可無立繼乎！立繼不廷璋而誰繼乎？繼廷璋而田不歸嗣子乎？今以田贍寡，自非難處，獨田一歸於寡，即歸於元，此台所以願給贍米也。今孫氏苦欲存田而不樂供米，且稱有老姑在，姑留田四十畝暫歸孫門，聽其收租贍寡，並贍其姑。孫氏終年再歸嗣子。此田氏不得而變賣，元不得而覬覦，完糧給役，兆台主之。餘田給嗣子爲祭祀門戶之費。兆元同氣陰謀，律應重究，第念至親手足，終不忍其即爲寇仇，姑擬不應，以全天性。

## 一件挾官陷死事

江院李批青浦縣告人陳九德狀

前件審得：陳九德乃陳應元猶子，而今爲嫡子者也。楊應龍幼時亦爲應元抱養，婚娶成立。見九德

立嗣，遂習無賴，漸有遐心。應元旋以資本另遣出自活，而應龍即投幸宦門，反噬應元。此固應元認賊作子，而應龍操戈入室，可爲末俗之慨。嗣後情斷義絕，絕不往來。至應元物故，而應龍既不奔喪，又過門而抗母龔氏，致氏令九德控之嘉定，坐杖結案。而不意陶愛川又以九德遠年逃奴之事，呈之史百戶，欲於九德名下追久遁之奴繼有丁之軍，故九德遂疑應龍爲祟要之。陶愛川突起風波，謂非應龍結構不可，業先正罪，似難再科。乃令此案久抗不結，則應龍、愛川之杖難逭矣。

### 一件恤刑事

恤部丁發問強犯顧良等

前件審得：顧良一夥首自同黨，認皆真贓，並斬似不爲冤。但王雲係銀匠，所起即錠銀，已無確據，至若以首飾爲煎餅可解也，以煎餅爲銀錠不可解也。彼既係銀匠，銀到手，倏錠倏餅，當如弄丸，何至覓人轉煎，又覓人轉傾，若蠢人莫措也。顧良與雲向固識面，曾托雲煎餚首飾，以故爐底起自雲家，此項雲自無辭，至謂與雲同傾吳良瑞家，則良死不肯認，而原起錠銀，又極口稱爲雲囊中物，非盜資也。總之，贓起惟銀，銀又非失主故物，自不得爲確案。微獨王雲，即何三之贓果得爲真贓乎？紅紬半疋、紅裙一件又陸奎所持，而首者曰某贓是某某名下頓之奎家者也，果得爲確贓乎？王云之銀，須拘吳良瑞一質，何三之贓，須拘陸奎一對。始得於生死關頭不大差繆。及拘提而良瑞以閩地寫遠，陸奎又踪迹飄萍，無可拘質，必待二證口質，終無完局。竊謂此二囚者，宜總附矜疑，不失爲解網之仁，且不

至殊死不辜也。王鬍子是否王雲，無可究，亦不必論。招呈本部。

詳批：王雲代顧良煎銷盜飾，致陷同夥，准改杖，候附入應天府疏內帶題。何三之贓雖出自陸奎，然已經主認矣，似難槩爲解網，仰行縣照舊監候。繳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馬發問絞犯陳文

前件審得：陳文詭田侵糧，虎假狼貪，特借張國棟之叢奸，而目中實無國棟者也。其毆朱繼祿致死，前卷雖經輕擬，乃後案炳如破的矣。前院爲前招過縱，以回護國棟於情近真，但毆繼祿致死一節，則於國棟毫無涉也。國棟首發在先，陳文毆差在後，是棟與文情已參商；而文毆祿事起倉卒，且文與國棟原不同居，而祿妻陳氏初詞，並不及國棟兄弟，安得以主使繩之。陳文擬抵非苛，國棟開豁非縱。

### 一件假盜紮詐事

按院丁批華亭縣告人王家政狀

前件審得：姜維熊與王家齊爲郎舅至戚。上年，家齊在監，父王用卧病，支離床褥，姜維熊與妻往侍湯藥。王用愛女德婿，於前畝田外，復立遺囑另田三十畝與維熊。後家齊自監歸，以遺囑非父的筆，執父業子承之說，諭佃戶執租不吐，致維熊告府批縣。縣斷管業不便，令田復歸家齊，斷家齊出銀九十

兩爲田價給維熊。此亦調停親誼，情法兩平，而是告又何爲也？兄妹同胞原非路人，父臨沒而妹氏代渠送終，即不有遺言，母氏無恙，命家齊以三十畝與親妹，家齊能逆不與乎！即家齊念妹之代養，念妹之同根，不由父母之命，而割所有以遺親妹，抑豈非常破格，爲天地間必無有之事乎。况父言在耳，家齊當從治命，乃乘縣斷九十九金，不援臨終遺囑之田，而復欲退當年嫁之田。情詭而澆，意枉而曲，家齊幾無人道矣。乃家齊亦書生耳，何能爲祟？爲之主謀而聳告者家政也。唯是海上磽瘠，原非膏腴，九十九金之價於數頗奢，量除廿金以平其額。其前產田原有產約可券，聽維熊管業。家齊不得以鹿爲馬，復爲覬覦。家政冒告捏情，律應反坐。姑念至親訐訟，盡法則傷情，姑末減以全親誼。家齊違命從誘，趙龍偏護執證，亦應並究。

### 一件玷官枉訴事

兵道楊批華亭縣告人李舜狀

前件審得：李舜以糧里常居停胡士俊家，因與俊母薛氏有姦。薛氏次子士傑新娶陳朝宰之女爲妻，頗不當薛氏意，而士傑與妻亦復不諧，且疑其妻在陳門有醜行。薛氏遂與李舜商之，因欲改醮陳氏，爲子再娶。時阮大倫與薛氏爲嫡鄰，欲爲媒妁，李舜從中阻撓，又自爲主婚另適，大倫因而銜之，遂懲憲爲報復計。於是朝宰扭舜赴告矣，胡士俊亦以活拆告舜矣。迨舜被（捕）〔捕〕，而士俊付之罔聞，坐是轉浼奚賢等貸銀分送，時朝宰、陸莊、阮大倫與捕書錢春俱各次第染指。夫李舜以薛氏私人狎主齊盟，

且情狀頗橫，其被告被捕〔捕〕固所自取，奈何群不逞者，叢而索詐，致舜備悉楚毒也。夫朝宰爲氏親父，氏別賣而彼不與聞，實人情之所不堪，扭告於先，得銀於後，俱不足訝。至陸莊所得與阮大倫、錢春所索，則屬何名何法？而李舜能無藉口也。通共追贓，分別擬杖。李舜積戀老婦之姦，擅主幼媳之嫁，胡士俊過信盜影之疑，遽賣結髮之妻，並杖何辭。

### 一件懇亟捕盜事

兵道鄒批駁本府詳犯金阿黑等

前件審得：金阿黑、王二等以假捕搶奪，於情似確，第以昏夜行事，又船載兇器，則迹鄰於強劫耳。故屢申屢駁，迄今未有完局。大抵以昏黑爲行劫期，據兵械爲行劫仗也。夫搶奪者之爲計，遇物思攘，遑計晝夜，且業已鹽捕藉口，則器械羅列，亦巡鹽恐嚇之故套耳。如必以強劫坐之，則利器在手，當之者碎，何必以巡鹽爲名，而乃一無殺傷耶？又且事主尾後即獲，夫困獸猶鬥，况聚衆列械，如若輩肯帖焉就縛，不一窮搜而反之戈乎？細審各犯，尚堅執巡鹽獲犯等語，即係誕妄，而非強劫可知。如必指搶爲強，終是飾虛成實。合無仍照原擬，首犯阿黑、王二照例編管，從犯陳長孫等以遇宥，姑從刺杖，亦足示懲。

## 一件江洋劫殺事

江院汪批華亭縣告人王賢狀

前件審得：王賢係樂戶，魏氏雲姐其所育妓女也。王大以蘇棍僱傭賢家，會周冠亦蘇人之無賴，而與大素有一面之識者，故不時往來其家。客歲春初，乘賢天竺進香，冠遂因大進身，鼠匿其家，設計拐氏以遁。後賢覓至湧東，得其踪迹，訟之捕廳，行縣移關。該州業拘本女就道矣。冠復糾黨，前途用強奪去，旋鬻與丁家巷丁泉之家。蓋泉亦樂戶，冀得是女爲妓，故秘匿遮藏，業無遺策，而今且冒認爲女父母，則詞益支離不可信矣。冠初在湧東時，尚百計掩護，及拘庭對，不刑自吐，及押金闈而拘本女，仍堅匿不出，復以一泉妻老婦抵解。夫姓氏雖可混，老少亦可混乎？詢之則曰，此前夫所生之女，亦前夫所鬻於賢者，因賢轉賣於冠，冠轉贖於泉，此何說也？扣其前夫姓名履歷，而老嫗不能對；又扣賢轉賣周冠之說，而周冠且自認爲無影。奸謠至此均宜重坐。第妓女視良婦終難例論，姑以周冠擬城旦，嚴追雲姐給主。黃義雖未得贓而引導有因，丁泉雖不知情，而怙終可恨，老嫗托名，魏氏冀匿，粉頭鵠兒惡態亦合併罪。周冠所得丁泉身價十兩，姑追給其半。

## 一件枉詐事

兵道李批華亭縣告人姚奎狀

前件審得：顧國祥市井無賴，竄身於花街柳巷之中，惟是起滅因以爲利。各娼家奉之惟謹，畏之如羅刹之在散花隊也。偶樂戶姚奎誤觸其鋒，遂至半歲之間毒芒肆射：馬龍以娶娼告，沈忠以榜詐告，夏守禮以索衣告，種種皆國祥一鬼爲祟也。即以刁唆論配，亦不爲苛。第馬龍所告姚奎無名，而沈岳之波詐國祥不過指引，夏守禮所告，姚奎自取，而經司之勾攝，國祥不過助虐。即沈忠一詞，最號鴟張，而忠以無賴死因爲惡有餘，祥特乘風起焰，原非平地興波也。姑與朋黨作證之沈七，受囑生事之沈岳各擬杖。仍請枷責，以爲幫閑打鬧者立戒石。姚奎以小事而飾大詞，亦龜之不馴者，並杖示警。

### 一件抄剽大冤事

江院汪批上海縣告人朱成狀

前件審得：朱成者，嚴洪之孫，嚴相之子，即所謂嚴繼成也。幼失所依，爲外祖撫育，故從朱姓耳。成父若弟固久爲蔡宗僕，而繼成及其妻朱氏立墨在後，以其從朱姓宛轉也。後士成業，已自贖出笠，而繼成向未役於爨下，雖僅執僕禮，僅寄空名耳。此繼成履歷之顛末也。及有高鑾祖母王氏，向以老蒼頭之女侍房帷。往歲，王氏見女及笄，許其外適。繼成欲娶爲媳，乃托鑾叔祖高梧爲之執伐立券，鑾與若叔高燃皆不與焉。鑾捲舌於祖母而欲尋賣於繼成也，遂以若祖囑分爲辭，謀之婦翁蔡元運，乃不以理論，代鑾訟之於縣。燃又設爲詭計，以罩繼成，使繼成匿不對簿，遂使讞者有十金之斷，且令蔡宗以舊主代償也。繼成出，見圈謀既成，索負又迫，且向特寄空名於主，今且供實案於官矣，故疑宗與元

運輩皆屬共謀，遂併告以求申耳。此繼成與蔡氏構訟之源委也。他若黃恩者，固繼成左袒之證。宗恨繼成反噬而又畏恩機鋒，故賄恩求其反舌，不意恩佯許之而反借賄爲繼成出死力。雖小人之肺肝如見，而蔡宗不幾以今日之漁餌券昔日之籠罩乎！夫元運始禍致爲訟端，高燃變詐百出，幾傾繼成。而繼成又乘機跋扈，借釁添誣，各罪奚逭？黃恩抱贓出首，迹若奉公，然以陰陽之口，大變黑白，應並論杖。蔡宗行賄求證，意在徇私，然以主僕之分，欲存冠履，姑免坐贓。繼成以僕訟主，義難復聚。合斷出兩契七兩五錢，並代縣斷十金，俱給蔡宗聽其出姓。賄贓入官。

### 一件抄剏全家事

#### 倉院周批華亭縣告人衛嗣狀

前件審得：衛嗣以如丸之地爲鄭濂所得，溯其授受之自，無論越歲甚久，即主亦兩易，今與濂而三矣。且濂蓋房召佃，又越數年。嗣乃朝夕耽耽，不啻饑鳥之尋舊巢。而又會其佃房人莊松以逋租故，見逐於濂，以失壘之新恨，迎奪窠之舊怨，遂向嗣慘憲。嗣即與濂相搆不休，如拾藤纏老柯，屢斷復連。前已兩瀆憲臺，業經青浦、海防兩處斷結，俱有成案，而嗣尤未心灰也。近復疊控三院，細審始終，皆此尺地橫中，如有物不吐，而橫扯妄捏詞幻如蜮，嗣之刁頑甚矣。然莊松爲祟，亦隱隱在松舌端可掬。第嗣年頗邁，且其子苦稱棲泊無所，此地實父子軀命所關，情似可矜。况海防斷結之後，濂顧不能待嗣從容轉徙，驟爾拆房，似亦太橫。嗣之屢結而疊逞，亦濂凌遲激之也。鄭濂應與嗣、松並杖。基地據法

仍宜歸濂。第濂不過藉爲莊次，而嗣且倚爲身命，且地不過畝餘，即捐此錐土以全老孤，且息訟端，於濂未爲失計。應斷嗣備價取贖。

### 一件減憲屠家事

江院汪批告人沈宗狀詞

前件審得：沈宗之主沈巽以田售之殷宦，蓋越二紀矣。細驗原契，且印且過割，其爲絕賣何疑。蓋世固未有管業廿餘年，而猶得以典契藉口也。獨此田時價較昔頗高，而所得原值視今值甚懸，巽固時時垂涎，亦時時圖恢復，徒以年遠則窮於例，即窮於口，而宦在則屈於理且屈於勢。如欲燃之火，姑且蘊之，而未吐燄也。近值殷宦物故，經紀家事者，僅其弟殷廷楠，習儒而懦，巽以是爲易與耳，田可圖也，因轉托廷楠之親周道光圖贖。道光固無行老青衿，貪巽假道之餌，挾己渭陽之誼，謂廷楠必不能抗已，且必不能抗巽，遂爲之構扇簸弄於其間。廷楠不允而道光不直告之巽，巽強贖，而道光亦不再告之廷楠，竟收巽之田價以爲是可以防求，而巽亦借道光之收價，謂我且得楚弓也。遂儼然恃己業，而沈宗輩且盡攘收其田之租米。夫廷楠之抵死不允，匪獨道光知之，巽亦知之。廷楠之未收田價，匪獨巽知之，衆人亦皆知之。奈何設虛局以罟實業，借強投之價以奪久絕之產也？亦太橫矣。謂廷楠而不赴控求直也，人情乎？及告道批海防該廳，欲得宗等一質，而宗顧堅匿不出，乃疊差人促之，而堅匿如故。且乘蔣魁之妻死，反捉鎖廷楠之僕殷揚。夫殷揚與勾攝之人同往，鎖揚而僨者復閑傳，以爲且並鎖勾役

也。廳始再檄黃知事，及嚴督地方協拘，而後宗始不得不赴質。夫以主人未清之產，從亂命而公然奪租，以主人未結之訟，藐府檄而私自繫人，該廳之重科沈宗而斷給田租，良有以也。第道光爲廷楠至親，而反爲沈巽與主，巽之贖田恃有道光，宗之搶租恃有巽，非盡宗罪也；即捉鎖殷揚，宗無辭於拒捕，然殷揚原非捕人，而釁端且由蔣魁，罪亦不盡在宗也。宗量末減可耳。至若贖田一節，在廷楠絕賣既真，歷年又遠，俱載原墨，可以覆視。在巽稱典契，稱欠票，俱如說夢，似已無可再議。第時值較原價太相懸絕，而巽與殷宦自交易之後，從未加嘆，是在巽固終有未斷之欲根，而在殷亦終爲不了之孽債，姑令照時價加銀二百兩，其半即以原搶租米准數，其半令廷楠找給。又道光原收巽田價業，令照數吐出。至若道光者，逞驟鼠之欲，肆鬼蜮之奸，嗜利蔑親，操戈入室，卒至誤廷楠，並誤沈巽，爲此訟戎首，一杖殊不盡辜。第念景逼桑榆而迹冒衣巾，姑照原擬。其餘背逆之蔣魁，黨惡之周元、沈元，各杖非枉。此外仍有趙橋、紀橋，一從臾而妄證，一朋比而肆橫，各應並擬。

### 一件勢抄事

#### 鹽院韓批華亭縣告人居觀學狀

前件審得：居觀學即顧鑰，乃顧昱猶子，顧昱則顧可容義男也。昱無子，繼觀學爲子，撫養婚配皆昱爲之。蓋爲昱也子，自爲容也僕，所謂父歸子，焉往非耶？矧托資揭算，代主收糧，皆有親筆簿籍可券。即今已往者置不論，去歲仲春已在參商之際，而可容襄事，觀學尚執役其家。觀其簿中，書大房某

相公，四房某老爺等迹，則觀學已輸心供掃除矣。徒以可容馭之寡恩，而顧寵復爲翻弄其間，致觸觀學飽颶之念。以爲吾實非顧昱親子，可圖歸宗，且今即俛首爲奴，能堪此凌鑠，而又有睥睨者從旁浸潤之耶？故駕勢抄以煩憲牘，不顧其辭之誕也。夫受昱撫育之恩，而不認爲父；受可容卵翼之恩，而不甘爲僕，狂逞如觀學，誣坐何辭。第念可容封房索賈，將執言於觀學，彼奴子懼失巢喪貝，有大不利在焉。所謂鋌而走險與無端誑告者有間，姑從未減，免其解究。自今以後，觀學當還可容以僕事主之分，可容當撫觀學以主蓄僕之情。在觀學不得忘水木之源，甘心爲出笠之豚。在可容亦宜遇觀學如遇顧昱。不得垂涎觀學貲產，快意爲入笠之招，則兩得之矣。顧寵、陸脩鼓挑弄之簧口，賈初居幽樹叛逆之赤幟，各應杖治。以僕訟主，可容免究。

# 雲間讞略卷之八

## 一件地方人命事

巡按楊駁問上海縣凌遲犯婦唐氏

前件審得：唐氏姦穩鄰人顧魁，因慮親夫鄭周遷居索銀，同謀絀死寢中。兒、媳鄭金、王氏同卧一室而寂不聞聲，壁鄰曹宜等聞變遁至，而杳不見形，其迹不無可疑。然鄭金、王氏年尚垂髫，二兇殺心既熾，目中寧有二稚？今細審鄭金口供，顧魁入門行兇時，曾一張口開口，魁即以砍死嚇之，金故驚懼不敢出聲，何遐慮及今日之執證，而必掩其耳目以爲了絕公案耶。曹宜等初至時，使氏不閉戶滅燈，宜等肯排闥直入，亦未有不遇魁者，惟取火再往重門已闢，則魁且如鳥驚兔逝，奔逸恐後，宜輩焉得復與相值乎？况至今鄭金、王氏口吐如畫，瞿招、小十面證不爽，里排顧郊等衆口同詞，無一爲氏稱冤，謀情之逼真者。細磔氏肉，庶慰周魂。

## 一件強盜劫燒事

撫院周批駁上海縣詳犯王榛等

前件審得：王榛草房失火事在黃昏，初非子夜，當時賴一二樵頭輩救滅，人畜俱得無恙。夫所燒以

茅室而兼牛欄，以油房而兼磨室。盜雖貪，豈利此數物？特王榛素與鄰人曾貴爭產有隙，故乘失火而告燒劫，將不利於仇家，爲異日誣陷張本耳。不病之吟，無風之波。前審業已得情，第王榛刁猾老奸，苟非里排公舉衆目，覲破奸局，則今日榛所設之筳，即他日貴所戴之盆也。本宜重懲，以示大創，惜其逾七之年，景逼桑榆，而詞未指名，謀已立破，罪止輕贖。王臣果無索職，杖亦不縱。沈英爲禍本，而復橫口塗人，瞿成知事端而故支詞誣上，俱杖。

### 一件弑劫事

按院楊批上海縣告人朱國士狀

前件審得：朱國士以松人而爲浙士，幼即別籍於兄，後貧無依，依次兄應鳳，事在十五年。應鳳篤友愛，且憐其貧，與之同居共爨，歡然相得也。廿七年，國士妻以產病經年而斃。時國士處館橋李，鳳兩以書促之歸，有國士兩親筆回書可證。今告人命，誑甚。應鳳與國士其先俱無立錐地，鳳出贊外家，資具頗饒，兼以平生攻苦，多所創翌，故廿八年以疾革，立囑分書授三子，細道前故，且命士代書，若逆知士非端人也者。國士當亦欣然執筆，無他置喙，則家資與國士無涉，固國士代寫分書爲之券也。夫背兄凌侄，反德操戈，國士可謂有人心者乎！第屢告以來，輓、輅各視其叔爲仇，而輅遇叔尤不以禮；又原縣斷銀七十兩給國士遷移之費，國士止得銀四十兩，餘三十金稱坐還唐春元，終屬支吾。國士屢告不輟，亦爲此欲根不斷耳。應如前議足之。國士於輓、輅種種告害，蓋心期得鹿而指死兔爲媒，忍人

哉！姑念親叔，且係青矜，免其反坐。朱善爲主誣執，姑杖示懲。朱輅待叔無禮，亦杖治之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鹽院左發問青浦縣訪犯俞陞等

前件審得：俞陞等以狐鼠之群，碁布諸案，案各有司，人操其柄，而俞陞者乃總科之雄，勒總催之造冊，染指多金。挾張文吉之銷批，釋兵杯酒。甚之陰受吳芳銀四兩，猥以庫銀五十餘金，任其謀領經營。該縣覺而追之，本犯復暗爲收銀還庫，改批轉解。巨膽神奸，撮合玩弄，真如兒戲。他如曹士章擅主軍妻之婚，而索劉文銀三兩，則有周道明證。李伯升喝差人命之牌，而得許忠銀二兩，則有張蔑證。此，皆事有顯迹，非同風影，應與俞陞、吳芳並擬徒懲。又其次，雷永年一索顧貴之紙費，一索鹽商之引錢，固亦河飲之輩，然不過竊餘餕而踵陋習也。趙世和既以病瘡而革，復乘署官而入，固亦壟斷之心，然未嘗分田稅而侵米銀也。惟是莊守信倚戶書而顛倒糧役，王鼎臣司管鑰而那移帑銀，事誠有之，第守信職無可指，鼎臣銀亦隨補，姑與雷永年等薄杖以懲。李應魁、湯有光俱爲吏，吏而賢否，文冊屬在。應魁本吏以隔屬新參，事頗未諳，而案書陳煩者實董其事。彼乃去留自擅，以致諸奸夤脫。然點出署印之手，本犯得以藉口，姑各擬杖，亦法之窮耳。梁育仁職迹未着，物議頗騰，平日必有不自檢者，仍當與失覺之應魁並杖以懲。張文吉解銀久稽，致爲俞陞所挾，而陸允德乃居間求釋，彼此並屬泉府之蠹，杖亦無辭。沈道亨雖與偷兒往來，而士遇盜情彼實不知，雖爲糧房書役，而陸湘兑事彼蓋不與。且

士遇與帶兌之錢，萬選俱未面質，亦難懸坐，姑釋此一犯，以存寧出毋入之意。湯有光造冊無與，責有攸歸，俱免究解。餘單犯曹卿等十九名，審屬株連，各從省發。

詳批：俞陞等戀房踞庫，犯革復入，詐騙侵那種種有據，比至考察，奸黨又乘署而夤脫焉。該縣幾爲狐鼠場矣！據招，分別究懲，悉已當情，依擬，各照徒杖贖決革發。沈道亨既審無確憑，姑開一面，聽其自新，與湯有光並免究。餘照追職，吏書需索掣例，該廳嚴行示禁。取庫收繳。

### 一件殺兄謀產事

本府牒送上海縣犯沈珠等

前件審得：沈珠之事，本廳署印時親歷其事，灼知其狀。細鞫沈詳訓輩，得其隱情。兩發葛縣丞勘實，密起沈珊身屍，則切舌折臂，葛縣丞睹之甚真，爲本廳道之甚悉，止因本廳赴府，新縣到任後，遂不復與聞。何葛縣丞之報縣，遂含糊不入此情何也。向日里鄰原呈可核，今日張氏活口足憑，况葛縣丞既睹其慘狀，能忍匿其隱情乎；業吐之於本廳，可不悉之於該縣乎。此無他故，必當時具由草草，遂不暇及耳，此時政不必掩護，仰縣細鞫此情入招爲妥。至若沈珠之謀死親兄，情真罪當，尚復何說。即沈臣夫婦欲曲庇之，而不得也。合再行縣覆核，復行該縣審明，具由申解前來。又審得，沈珊被殺，雖云獲罪於若父，然使沈珠無心殺兄，縱使父命至嚴，珊亦萬無遽死之理。今獲自鄭道家而船載以歸，即珊號呼於范蘭，求救於張氏，其情非不哀且亟也。倘珠少念同胞之誼，豈不能縱之逸去？脫謂獲時有叔

在，非珠所得自主，則父命行毆，毆之以息父怒已耳，何至身無完膚，折臂切舌，不死不休耶！是毆珊之命原不出於沈臣，特事發而禽犧之愛，遂自認以脫珠罪耳。蓋此事正本廳署縣時見聞甚真，及離縣而具由潦草，招語鶻突，遂滋疑竇。今一覆核，而葛丞當日口角猶在。詳訓得從輕典，亦爲沈臣老夫婦之故。不磔沈珠，匪第無法，抑何以謝沈珊於九原也。

### 一件捉獲強盜事

兵道蔡發問強犯姜暮雲等

前件審得：姜暮雲、朱武等連劫三主，現贓充斥，駢斬自在不疑。至若王儒與各盜同船同獲，贓衣雖微，業爲失主認領，似亦無庸置喙。第細審彼時同船並獲之故，實由誤附盜舟，原獲布衫又各捕剥之隨身者。及審龐明，所認布衫有何識記，彼稱起贓時衣服頗多，三主爭先互認，原無的確識記，至欲追驗，今已化爲烏有。惟各捕恐罹錯獲之罪，故不惜下石而堅執之耳。夫以附舟之人，而遽指爲盜，以隨身之衣，而遽執爲贓，原招訛矣。至若桃紅布裙，乃故盜王西之贓，又與王儒絕不相涉。原卷招稿鑿鑿可據，今乃併開王儒名下，則又訛以傳訛也。欲釋其疑而矜其罪，幾爲積訛所掩，所當亟爲昭雪者也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楊駁問上海縣斬犯夏鏞等

前件審得：夏鏞之殺倪穩也，以故兄絕賣之田與倪穩，兩索加嘆而兩不允，鏞遂包藏禍心，乘穩過門，刺刀左肋，浹旬殞命，傷證並真，以故殺論斬鏞何辭哉！今乃欲逃口戲誤，謂要刀撓傷而不知。尖刀非演武之具也，街市非較藝之場也，雖善辯，其誰信之？况招云持刀趕截。夫謂之曰持刀，則鏞有殺穩之狀，曰趕截，則穩無角鏞之勢矣。且既截一刀，忿猶未什，而欲再加，彼其心蓋有不死穩不休者。藉令當時無夏保之急奪其刃，穩當立斃矣，何俟旬日哉。細詳故殺律意，乃論殺人者有欲殺之心與否，不論被殺者死期之久近也。死雖旬日，於律意不甚妨礙，相應原擬爲當。具由呈蒙本道，蒙批：仰該廳覆確招詳。又覆審得：夏鏞因恨倪穩不允加嘆細故，遂萌殺機，乘其過門，刺肋殞命。歷經檢審，傷與刃符，而原證施槐至（令）「今」能道其趕截狀，尚令人肌栗而股栗也。故殺之情莫真於此。當時穩幸苟延旬日，柰何遂假此以掩兇狀乎？至若以戲誤爲解，又出情理之外。本犯即喙長舌利，其誰信之。應照原擬。

## 一件二命事

按院楊批駁宜興縣詳犯蔣桂等

前件審得：王瑞龍侄女配蔣世瓏男懋爲妻，瑞龍、世瓏誼屬姻姪，且素相善無隙也。客歲冬孟，欲載山藥幾許轉鬻松江覓利，瑞龍亦以山藥十餘擔載舟偕往，故止同行三人，別無舟子也。至彼投牙朱繼泉發賣，周恩常與洞庭山姓徐二人背地沽飲，此繼泉從傍觀得之者。後瓏等價完返棹，藏銀稍斗，唯恩

目擊。前徐姓二人以便道求附舟，龍若瓏皆不許，恩以素所稔識強納之。比行至東太湖毛祈嘴時，汪洋千頃，巨浪澎湃，恩堅卧稍內，世瓏把舵，二人以着淺，給瑞龍撐篙甫立船頭，即力擠之湖中，復跳回船稍，打世瓏下水。時有陶二、陸大在湖網魚，見有溺者往救，救則瑞龍也。遙見二里許一船張帆以去，遠波中復見一人尚浮水面，急搖舟往，則已汨沒無及矣。時瑞龍氣息奄奄，不絕如綫，陶二等爲之火灸而酒灌之，至西方甦。謂淺觸奔脫者非也。瑞龍起而世瓏沉，活口可爲左券，即恩落水與否，尚無的證，而瑞龍無謀害之事可暴矣。後瑞龍奔回告故，鑾子蔣桂急往踪迹。越數日至青山嘴，見橫舟在波，復於波底搜覓得屍，則已非被劫故處矣。桂載屍回復，迫瑞龍同至松江緝訪，繼泉即以黑大長子常與二人交通飲酒爲疑，蓋指周恩也。據若輩口吐顛末，大都周恩串結一人爲劫殺計者近是，瑞龍生而世瓏死，幸與不幸耳。前陶二、陸大之提，陡出不意，係差役押瑞龍與桂同往，二人活口逼真，即蔣桂已輸服，謂瑞龍斷無謀情，且不忍以挨捕累瑞龍矣。第周恩之事，雖情景如畫，原無確證。况二三亡命，身冒重典，已經隔歲，必非朝夕可以成擒，尤非隔屬可以挨獲。仍請批示該縣緝訪周恩存亡實迹，又嚴行緝捕徐姓二盜，至日盡法招解，庶謀劫之情可按，而生死之冤俱白。

### 一件欺姦弟婦事

兵道楊批上海縣告人沈顯狀

前件審得：沈顯與妻諸氏業生子女五人，後以好賭之故，不能保其家室，將妻賣與沈霓。霓與顯固

同姓不族者也。越三年而諸氏在寃亦且生女數月矣，乃顯以加價不遂，先捏欺姦誑憲，縣斷絕賣屬真，各坐以杖，仍斷加銀二兩。原媒陸義乃左袒沈寃，不以斷銀付顯，致顯復以前詞爲控。今細勘原契，固出自顯手，况婦歸寃有年，宜無復全之理，第臨審時，沈山二子抱母哀號，神色爲動，且必欲賣身贖母，淚如雨，頭搶地，閱其情景，大爲惻然。繼猶以原價難之，而彼且不出三日具矣。夫結髮之婦，既生既育，中道而輒棄之，固顯落魄使然，今其子必欲得母，烏哺之情，自是真懇，即寃亦有幼女在抱，終不能以此易彼也。惟是沈顯疊詞太誑，沈寃違斷啓覺，陸義從中阻撓，難免再科。至若沈賢爲顯族長，不能責顯以義，而反與爲媒，亦合並杖。諸氏給與沈顯完聚，幼女聽沈寃收養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馬駁審強犯王成等

前件審得：王成、沈德夥劫陸佩，事雖出於白晝，謀實定於同行。手持刀斧，打傷破面則強真。漁舟雲合，巡兵擒獲，則盜真。罄擄貨物，半舟半水，則得財又真。成、德等即欲飾盜爲搶得乎！名非仇讐，盜非照拿，職非後獲，與其恤數因之哭，何如恤一路之哭。從本律論斬，斷不爲冤。

### 一件海寇劫殺事

江院李批上海縣告人陶權狀

前件審得：陶權與倪許爲郎舅之親。權老而鰥，許爲覓婚，因見表叔顧聖有女，乃懼其長幼不侔，隱下陶權貌陋年長實情，巧爲說合。維時，顧聖過信瓜葛之誼，不謂其賣已也。嗣後偵知陶權年倍於女，而髮短形朽，遂退茶禮於陶權，托孔麻子另覓年貌相若之周法。權當時自揣非偶，亦甘立退契，不謂退後見嫡女與快婿成婚，復心熱不甘，致疊控未休。夫權多得財禮，而立約退婚實出情願，况已與索姐老幼懸絕，而素姐與周法耦匹相應，且先退後婚，於法未左也。但退婚之家須倍追財禮，據謂陶權得銀十二金，原價八兩，則尚有四金可加。陶權宜以財禮另擇相若之配。倪許反覆變詐，顧聖擇婿不詳，周法娶妻不慎，與告詞不實之陶權並杖。

### 一件姦殺三命事

倉院孫批華亭縣告人程法狀

前件審得：程法之女適康大有爲妾，物化已五六年矣，忽以人命告，可異也。及審，則法女在日，法子海若鰥有所稱貸於大有，大有無不如命。蓋溺枕席之愛，故不惜子母之錢耳。迨妹氏死而大有與海輩情義漸疏絕，遂不復應其求。數年奇貨，一旦白眼相視，不啻若陌路人，海固窮無賴，故以病死母、兄撫爲三命，業已告縣未結，而茲又誑憲誣逞也。至云廖氏者，乃大有親叔康明善其晚妻所帶來女，隨配與大有以續蕭氏之弦者。大賓，即明善之子也。少死於痘。設果爲大賓妻，今爲大有污佔，則明善恨不寢處之，乃反爲大有別白乎？此尤不經之甚者也。程法固積猾，然已老憊，欲僵造孽逞刁，皆海爲

之。本應反坐，念異鄉流棍赤貧無倚，擬配即投死地，姑配贖其父，而杖決其子。蓋亦推情至隱，而通情法外云耳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楊駁問絞犯徐阿聖

前件審得：徐阿聖貧不能娶，率衆樓（？）妻，因外父沈八拒阻，乃毆推跌傷，致八踰旬而斃，抵何足惜。第細鞫原證姚三，僉謂阿聖之往，志在得妻，且時值暮夜，事甚倉皇，不惟無意於尋鬥，亦無暇於相毆，即沈八之跌或推或仆，初無的見。惟夫對面一推，傷重在背，今心胸大片，豈一推能致？况兼頭面多傷，豈一手能遍？大率急於追趕向前跌磕者近真，故初招有礙脚跌仆之說，而罪止擬杖。迨及愈駁而愈失其真，扒棍拳腳之傷紛紛雜出，致令絞斬無定，總之非鐵案也。惟是八之死因實啓於聖，八死而聖得脫然無累乎？恤部以矜疑請遣，宜矣。

### 一件劫殺事

鹽院左批上海縣告人顧憲狀

前件審得：朱梅，翁煥舊蒼頭奴也。萬曆十六年，逃之上海投顧憲家，憲畜之有年。至廿二年，配陳氏與梅爲室，次年梅即挈妻復逃嘉定。憲屢告緝捕無踪，至三十三年間，知梅之歸舊巢也。因帶子紹

光往索朱梅夫婦，乃地方出梅而匿其妻。蓋翁煥以舊主而兼地主，故深藏梅妻，挾憲以不得不從之勢。憲無可奈何，遂議價八兩，以陳氏立墨賣與翁煥。翁煥賺契入手，而價額實未滿也。夫煥以原主贖故僕之新婦，不左於理，第始而匿婦，既而短價，則煥太不直耳。朱梅負煥而逃之上海如養虎，復負憲而逃之嘉定如養鷹，兩家何利此逆僕哉！然既已歸煥，無庸別議。唯原價尚虧三兩，應斷給憲，以足前價。梅夫婦顧憲置之不問可也。顧憲詞虛宜坐，念失盜時費森曾攀朱梅有因，則詞雖誕，尚屬有據，應與背主之朱梅，匿婦之翁煥各杖治之。

詳批：朱梅反覆叛亡，負主殊甚。彼翁煥利其騙婦歸耳，豈真復納之乎。據斷追給虧價，捨此夫婦，足以處顧憲矣。悉照行：朱梅加責二十板，以懲逆僕，與翁煥各照贖決發落；顧憲詞不盡虛，姑免究。庫收領繳。

### 一件造訪事

按院楊批上海縣告人李榮狀

前件審得：劉潮著名打行，事發亡命，鼠竄於嘉定之大場，復有無賴惡少如朱棟等附之，而故智復萌。司兵李槐與兄李梅素亦無良，慕潮等聲勢，習相往來。後以爭賭之故，見忤潮黨朱棟，而潮遂與槐分曹互角。然潮張甚而槐不敵也。故潮以賣鹽被窘於槐，而潮猶得脫，槐後以賣柴被窘於潮，而槐且幾斃。因槐告縣，復大肆譏張之詞分誑院道。李榮懼爲魚肉，亦詞疊控兩院。夫潮以漏網之魚，復敢恣意

咆哮，借交報仇，詭辭飾聽，非徒不足示創。其黨朱棟、馮免以詐馭詐，姑從杖懲。李槐兄弟固亦負販椎埋之輩，初且慕臚而爲納款，後以見仇而始操戈，其不與潮等者幾希，並杖何辭。

### 一件巡警事

撫院周批駁華亭縣申詳賊犯姚五等

前件審得：強犯陳子橋等以慣偷而積爲劇盜。上年一盜吳景元於二月間，又盜徐忠於十一月間。兩失主所居信地，吳景元屬之千戶羅國臣，徐忠則該縣捕衙爲政耳。楊朝端者，則徐忠鄰境巡官也。吳之被盜，雖事主被毆，然穴壁而入，負贓而遁，尚在強竊之間，而竊之分數較強之分數尤多。至劫徐忠，則明火執械，綁炙失主，勢頗猖獗。維時，捕官楊縣丞因赴院道課績，府以捕務委之巡檢姚孟煒，甫及三日遂有此事。本官以暫攝爲傳舍，不甚經心，而指縱間又未能以便宜從事。至若楊朝端雖屬鄰境，而所去信地咫尺，呼吸相通，况強竊異狀，震驚必遠。朝端固責擅巡邏者，可以閉戶當纓冠耶。畫地而守，朝端宜若無罪，秦越之視不可誅心，當與巡檢姚孟煒、縣捕沈元、巡兵范元、顧成同以失事杖戒。林倪爲徐忠總甲，當夜既不能救護，盜後又不行報官，應並杖。羅國臣以信地失盜，同論非過，第盜勢未張，踪迹頗秘；而失主隱不出告，迨贓露而始認領，則當時不甚受害可知。况本官舊歲部運回所未幾，其間不無微勞可紀，功過似足相準。且今陳子橋等夥盜已獲過半，即前姚巡檢、楊千戶尚當從寬典，以俟展佈，即這一國臣亦不爲縱。

## 一件燒殺大冤等事

江院李批華亭縣告人張敬等狀

前件審得：吳桂佃陸鳳之田，其從來久矣。後鳳鬻之李潮，潮又轉鬻其半於張忠，忠欲另換佃者，桂不從，欲桂另立佃契，桂又不從，是曲在桂也。忠因往勘鋤田自種，桂復不逞，恃其刁悍，糾弟吳槐、吳阿五等，朋力毆忠。因懼理曲事左，遂繫忠歸家，舉火焚居。維時，火勢燎原，設不有朱四、徐文爲焦頭爛額之人，忠幾畢命煨燼，能留茲奄奄者待質對乎？忠當赴縣鞫驗，止以忠不即死，故桂尚得未減。不謂吳阿五乘吳槐之病死，而又捏告人命爲抵飾之局，此其情何詭，計何猾也！夫忠不能奮臂於鋤田被繫之日，忠黨又不能報復於忠命垂危之秋，乃經官斷而復毆之，此其說已不足信。况今各證及各里排俱有口可鞠也。吳桂應如律徒懲，吳阿五亦應反坐。第念張忠雖受荼毒，今已不死；吳槐不過朋謀助毆之人，雖死不由毆而死與事會，念其死者，寬其生者，雖中抵飾之計，亦不失解網之仁，且所謂寧失不經者也。

## 一件巡警事

兵道蔡批駁本府解詳絞犯顧文等

前件審得：顧昌、顧文兄弟習爲無賴，見戈本之女四姐芳容可艷，遂探隙乘虛買舟勒伴，丙夜破戈

門而攘其女，不啻探囊取寄。及搶女下舟，兄弟輪姦。兄昌先歸，圖掩鄰人之耳目，弟文潛頓，計營姦占之窟穴。維時，同行則楊二，窩頓則楊二，第以搶婦而往，本犯實未有姦，故視文、昌二囚罪得末減耳。夫顧昌以虎視之雄心，爲塵聚之醜行，何所不至。豈有首禍之人未成姦，而即抽身先歸耶？前府斷止以黑夜莫辨之故，爲寧失不經之意，乃宣淫無忌若昌者，固死有餘辜者也。應與文一體論絞。陸計成伴行有因，雖文、昌輩不認，而楊二堅執同往，蓋非首事之人，亦係協從之輩，姑末減論杖。

### 一件慘殺三命事

兵道楊批華亭縣告人楊奉狀

前件審得：龔氏之婢，張滿之妻，因顧禮轉賣與余志，初七成交，初九逃回，十三身死。據楊奉及顧鉞等執稱，禮先賣與余志，後夏秀欲得張滿夫婦，禮因遣陸學哄回，得夏秀銀八兩，將張滿送至秀家，龔氏不肯偕往，十三踢胎身死，有曹丑於十三夜遇顧孝等負死屍撇於橫溝。據夏秀、顧禮輩云：余志家法甚嚴，滿夫婦於初九逃回，至十三產死橫溝，地方共知。夫以奉言爲據，則秀爲戎首。當時何不一語及秀。迨秀出結，始執秀爲首惡，似不可信。若以秀言爲據，則初九出逃，滿夫婦宜竄身遠地，十三仍在橫溝道上。橫溝去余志家止半里許，此於情理俱甚不通。第事須拘張滿到官，情形始著。謂此婦產死橫溝，終屬牽強。行縣嚴提龔惠、張滿到官，審明具招申解前來。覆審得：龔氏非楊奉女也，龔惠則氏夫也。惠於先年賣之顧禮家，禮配以張滿。後禮家漸窘，滿不爲用，禮復轉賣余志，得價十四兩，

事在九月初七。越數日，滿妻見余志家法頗嚴，志在逃竄，乘夫以志命守稻橫溝，深夜潛至橫溝，迫滿同竄。滿意猶豫，以在余之日淺，不欲即負余，且恐爲余所襲。龔氏性固悍且暴，遂投溝中，滿急援之，則墮胎死矣。遂抱幼女往報外父。比龔至而環橫溝視者，踵相接也。此時張滿尚未有說。後楊奉以謀串顧鉞，以計賺張滿，冒認張滿爲婿，密約曹丑爲證，先計滿以姦殺告縣，隨計丑以移屍首縣，馴且以慘殺三命至瀆憲案矣。此固行縣細鞫，併覆審衆口較真。夫楊奉冒認誣誑，反坐允宣。顧鉞無端興波，曹丑串謀詭首，杖懲尚未盡辜。張滿過聽楊奉出詞告縣，今雖吐真，然已恨晚。余志費財禮而不收僕婢數日之用，即云家法頗嚴，未見凌遲實迹。意外之事，姑免深究。

### 一件巡警事

兵道蔡批駁本府詳犯李用賓等

前件審得：妖婦楊氏狐媚宣淫，十年而七易夫，且又人盡夫也。或與廝僕通姦，或與親鄰構醜；或假群婢爲傳消遞息之資，或通喜娘爲鑽穴踰牆之寶。甚至不問姓字，即通情於烏合，不顧倫常，漫夥浮於應聚。正所謂磬竹作書，難描醜態者也。宋國無子，禍娶爲妾，抉老蚌之肉，而竭枯楊之髓，遂罹霜露不起。乃國存日，曾繼猶子承祖，又抱血嗣耀祖。國死而楊氏據耀祖爲己出，愈益淫縱無憚。國所遺家貨，半爲買姦情淫之費，遂致用賓父子附贊逐臭，亦穴入其中，以爲愛河，又以爲利藪也。先假繼妹以納交，再假館師爲中籌，遂積姦成盜，而國遺券契盡被竊匿。淫棍奸胥，用賓可謂兼之矣。一杖不足

盡辜，仍請加責示懲。楊氏以萬醜俱備之婦，而又旦暮蕩耗資產以供淫冶，奚怪宋氏之不容也，宜即逐出宋門，暫着親弟楊曾繼領歸別嫁。其宋國先經分之業，與今費存之業，斷令耀祖、承祖平分，以全國立嗣苦腸，且踐其臨沒遺言。第耀祖髮尚不燥，焉能成立？暫歸龔煌教育，蓋煌其生身父也。長歸宋門享業承祀，蓋從血抱依姓之義。丘曙係耀祖外父，曾貸國銀二百金，合斷其半爲聘儀，仍斷追百金歸承、耀均受。其耀祖名下田房等業，止許龔煌料理，糧差丘曙幫收照管，無得視爲奇貨，盜賣侵匿。如有此弊，許承祖告發，倍追歸宋。楊氏情甚可恨，法無可加，姑照舊擬罪。宋承祖既爲國嗣，閨門疏縱，枉爲男子。丘曙貪利許女，致爲淫婦左袒，卑鄙甚矣，與承祖各杖。錢喜娘說合通姦，令人切齒，坐罪照提。

### 一件督撫地方事

撫院周發問上海縣訪犯任重等

前件審得：任重作奸舞智，挾刁逞強，弄鋒穎於筆端，起風波於平地。橫張羅財之網，暗發傷人之箭，睚眦必報，荼毒多端，業經兩間遣配，宜其易轍改弦，顧乃稔惡不悛，怙終猶故。如王舉樂戶下賤也，因與扣兒嫖宿，反打奪金飾而後已。金變等安分良民也，因唆張順告誣，致訕謗官府以被玷。喬拱宿紈綺上舍也，代爲吳尚賓報仇，必挾詐二十金以爲快。此特一時偶遭，一事相觸，其毒螫猶淺耳。至受囑於張先德而作難於張揚德也，先以索田挑釁，再以借錢挾仇，或誣之毆母，或駕以人命，數日而疊

告多詞；或捲以草薦，或投之冰雪，一人而備悉楚毒。甚至寢禁於家而反陷罪無控，窘辱其妻而因羞憤致死，打搶其資而羅男女泣拜不免。夫重與揚德仇非不共，害已交加，剥膚吮髓，命在刀砧。乃曾不敢出一語相加，逞一臂相向，亦可已矣。乃上年五月，重與弟任遠駕舟與揚德相值，知其挾貲販布，復嚇以危言，而搶其布價三十兩，縛舟潛逃，吞聲忍氣，終莫敢誰何。積威所劫，言之寒心。他若韓文以窩盜被詐銀二十兩，揚德以誣訟被詐田四十畝。事雖告結，而贓尚未追，故今兩造質成，正欲定擬，而揚德又以所斷銀田願沒官以供公用，不願收領，以辜公斷，則刁猾如任重者，定罪而夤緣潛逸，追贓又詭逼虛領。豈重有驅鬼役神之力，透天穿地之能，故法無如彼何耶。至今譚重者，無不舌吐毛悚，此或亦天厭其惡，而不令死牖下乎。當時告發，若韓文、唐臣，俱爲溝斷，王月、扣兒相繼從良，雖無活口質證，重自俛首無辭。要之，重生平積惡，擢髮難數，固不盡載於單款，即其待揚德始終一事，至今耳聞猶爲鼻酸。重生平大槩如此，此誠如蜮如狼，不可與同中國者。枷刺編發，庶創刁頑。任遠助兄爲虐，亦應刺配。金鵝、莫老虎聽主頤指，姑各杖懲。王敬愚、葉琳臺、陸士元擇交不慎，致比匪人，吳汝德取友不端，致招物議，亦應並究。汝德仍行學戒飾，許其自新。至若徐以僕郎舅參商，慘忍雖在汝德、王國材兄弟，胡越扛搥，各有周親，大率皆重爲崇。但被害堅執不認，干證苦稱未聞，姑不深求。搶詐諸贓，主在者給主，無主者入官。外黃卿等所投諸事，情出有因，事皆可駭，第恐借訪生情，株連無已，存案免究。

## 一件巡緝事

本府送問上海縣強犯石稍等。

前件看得：石稍等以捕魚爲業，出沒海洋，而且徒衆實繁，器械充斥，彼欲恣所爲，其誰何之。第證盜莫先贓與主，今主既付之水濱不可問，而贓又僅布衣數件、米鹽常物已耳。所據爲的證者，唯是吳二之首，而報辭又止溷云出海爲非，並不明指所劫何主，所得何贓，則首辭不過此處套本耳。細鞫之，則因二索取僱值，與稍爭毆成隙，故遂妄報以織成此獄。雖係反舌，實似由衷。至若器械森列，固漁船之所必備。贖妓多金，或賣魚之所自來，非盡出無因也。即汪五之縊，誰曰非由中怯然？治盜之法如爐，獲則不能遽分真僞，必以榜掠隨之。况乎難發同黨，真僞難辨，玉石俱焚者，往往而是。五即非真盜，亦安得不怯乎？怯之不必真爲盜，則死之不得真爲稍等口實也。凡此皆就原情以爲證，而不足證者也。即今一一覆核，則若輩在船之米，原由徐四賒之張愚，即二姐之贖，亦非石稍一人所爲，一手所就也。張愚到官，慨然自認曾以米賒徐四，在三十四年之三月。二姐則供石稍實與嫖宿五夜，以身從之未有也。贖身四十金半貸之劉宦，而石稍特助其餘資耳。至追驗張愚賒米之帳簿，二姐贖身之原契，亦各與口供一一不爽。夫米得於賒，而謂之盜；娼止於嫖，而謂之娶，原招似非鐵案。即據張愚敢於認米一節，略無避忌，稍等之非真盜，亦可券其一斑。蓋常人視盜情不啻水火，遙去惟恐不遠，顧肯以身認盜，褰裳而就之乎？彼固知稍之非真盜也。既有可按之底帳，又有可覆之文券，視招中揣摩疑似之說較

進一籌，稍等之爲盜與否，必有分矣。重囚失入不可，輕出亦難，况府縣遞讞至再，俱以盜成獄，今一旦議出，不無矛盾，謹具由牒府，知若輩非求其生而不得者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鹽院左批發華亭縣告婦王氏狀

前件審得：許才之死，據其妻子哀號悲鳴之狀，及各證耳聞目擊之口，歷歷如指諸掌。第姜夢麟所告，里排亦自有許才病死之說。此地人命，大率原告稱真，被告稱假，爲原告作證者亦稱真，爲被告作證者亦稱假，此俱奸套不足深信。第人命不檢不的，須行縣一檢，倘無致命真傷，許治輩反坐何辭。倘傷仗逼真，則人命關天，豈同草菅？兇人漏網，陰鬼不瞑目矣。行縣檢審，具由解廳。

覆審得：許才之死，由病乎則傷從何來？許才之死由毆乎，則皮與骨貼又不可解。大抵此獄參互證之口而閲覆檢之傷，則似毆死較真，第時日不明，傷仗未符，事干重辟，遽難草草。合再行縣覆鞫定擬。復發上海縣，行間，本院按臨審錄駁行。

本廳又覆審得：姜夢麟毆情已確，所未確者，毆期耳。限期太遠，疑情日多。但閔招左肩胛有損路一條，則似與破骨損傷之文相符。第事干奏請，當事者難之，鹽院所以諄諄於限期也。今夢麟之情屢鞠頗真，獨限期與損傷兩端，爲此獄出入之案，不可不再求其確。隨將夢麟等押發青浦縣檢審，仍照原擬申解。

本廳又審得：據招云，限期已確，骨碎未真，則夢麟無死，法何以擬綏？既擬綏矣，則捨限外骨碎更有何法可坐？行縣再具確招，定夢麟生死之關，杜許治紛紜之口，在此舉矣。又行該縣覆審招解。

本廳又審得：姜夢麟之毆許才，其抵不抵之關，惟毆期與傷痕兩端耳。今據歷審，毆期或指謂五月初九，或指謂六月廿九，是皆彼此偏袒之辭，俱變亂不足憑。惟屍侄許教之堅執不屈與屍妻王氏之信口偶供，僉指五月廿九爲真，則毆期之在限外確矣。至於許才屍傷，在上海初檢則稱十指微握，肚腹低陷，似若盡歸之病。再檢則稱肩胛骨損，血蔭紅色，又若盡歸之毆。而且傷與仗合，重傷又與例合，夢麟幾不可解矣。今據青浦兩番檢驗，其頭顱胸肋諸傷，固與上海符合，獨詳覈肩胛之非毆傷，則骨薄、紋細、色白，三言足破疑團。且病怯於毆前，憤鬪於毆後，兩語亦爲中的。終難以破骨而牽合限外之例，則奈何必以夢麟抵才也。惟是毆情逼真，毆狀頗慘，各證屢屢言之。雖才居常病怯，毆後病鬪，足爲夢麟解，然既怯矣，安能當夢麟之毆；夢麟既毆矣，故益甚才之鬪。才死雖不盡由毆，然使其病而鬪鬪而死，誰實爲之？况許佐以父故鳴冤，塗足泥首，椎心喪氣，致卒登冥錄，區區不死者治耳。一家兩鬼，俱夢麟一念不戢坑之。今即以限外無抵法，亦宜置之尺籍，以實行伍，令兇狠者視爲戒石。第例以威逼，則許才無自盡之情形；例以忿爭，則夢麟無執持之兇器。捨此而徒以毆傷本律論，則罪且僅止一杖，遺則情無以蔽法，杖則法無以蔽情。而查不遺不杖之間，徒律又難穩合。今且細酌情與法而折衷之，其毆而不遽死也，即僅謂之毆可；其因毆而卒至於死也，即謂之篤疾亦可。合無援引本律，坐以城旦，仍斷給十金，以瘞才骨，又再斷田三十八畝以贍其後。蓋前田原係才親弟所出，又今爲許教所佃。

割夢麟之餘產以恤子立之孤，治無論。治子母得依爲存活，而才與佐亦吐氣九原矣。楊賓以徵糧故而奪紗剥衣，事屬強橫。姑念急公家之務，而奉主人之命，仍照原擬論杖。田糧以前逋負，着夢麟清楚，以後責許治出納。招解。

詳批：姜夢麟之獄，讞者屢矣。而許才之死，或以爲病，或以爲毆，致生譖蕆。不知夫毆期距死期的有四十二日，則辜限甚遠，於人命已無死法矣。引毆人篤疾律配，而厚追埋葬，以恤死者，於情法已平。照原詳速發。

### 一件大夥劫財事

江院汪批上海縣申詳強犯徐三等

前件審得：小五等之盜王金章也，竹門被破，喧閑有聲，以強論斬，似亦不枉。第據招劫夥未多，持杖未確，且又擇孤村而伺主出，三者俱不類大盜情形耳。况金章家止女流，且皆老弱，即一鼠竊者入室，必相率奔逸，豈必斬關之盜，而始辟易？五等既入無人之境，洞開重門可也，又何必破門而出乎？縣審既謂金章四鄰距遠，未聞有呼救者，旋又謂鄰人聞有喧閑聲，疑是金章醉歸。夫遠則不宜聞閑聲，聞閑聲則必宜赴救，即不赴救，而是夜必灼知其情景，不應今日鞫之尚如夢也。且金章在城矣，母妻伏匿矣，盜惟胠篋發藏之無暇，豈復自相喧閑，至入遠鄰之耳乎？細鞫鄰里供，破門得之目擊，鎗仗曾未面睹，則是獄強竊之間尚多疑竇。見蒙駁府覆問，請乞督批併審。

## 一件出巡事

江院汪發問華亭縣訪犯吳臣等

前件審得：吳臣與其黨王敬、陸祖等，皆以衙役齕訖用事，不啻戕民之猰貐。而宋佑則民間巨猾，冒大戶之名而工包侵之術，蓋真蠹國蠭賊也。細按諸款一一質之，如吳臣冒頂周清之牌，業已別案伏法，不必更論。嗣是則有張迪吉之告王儒，原非正犯，臣乃必欲拘儒，以至索儒不得，蔓訴無干之顧容宇。胡大道之告夏椿，本差別役，臣乃冒爲彼役，以至詐椿不止，復詐牽引之陸才。他如承追三倉，雖以酒食爲辭，而乃戶有所索，贓亦不貲。又如拘提陸侃，實由陸祖爲政，而乃祖有所詐，臣亦與分。此猶就臣所自作，爲臣細孽也。進之則與王敬構同奸書沈振宇，以次倒換循環，藉口橫索櫃頭，致張道化等十家並膏毒吻。又進之則以催解細布爲名，遍索解戶，致胡齊美等六役俱果貪腹。甚者，又乘周正領侵蕩價，臣與王敬復構戶書褚明選、沈士俊謀，僉押解牌票，挾詐正銀十六兩。維時，明選輩固得其半，而臣所入實倍於敬。此雖索侵領之周正令彼茹聲不敢吐氣，而要皆帑資爲若輩啖餘。今尚在逋逃，不能竣事，則臣等實有以貽之也。他如高大正以代完查盤紙贖而被窘，朱朝魁以押追船鹽銀兩而被索，湯岩以轉佃住房而被逐，此皆敬之私慝，亦敬餘事也。計贓論罪，吳臣橫張貪壑，固無網不羅。王敬附插貪喙，亦無指不染，並配奚辭。沈振宇以奸胥而舞智多端，褚明選以積胥而附贓有日，陸祖以猾役而索詐有據，俱應計贓究擬。至若宋佑包收櫃銀，乃敢侵匿一百八十金以充私橐，又且彌縫十餘年而始敗

露，巨贍神奸，佑真兼之。迨今業已發覺而僅令還官付爲胖襖，佑已厚幸，而尚覬轉關如入手之丸，視催檄爲過耳之風，致差役陶仁、李松各辭共訐。何物老奸，堅頑若是！計職逾例，自應論遣，姑念事已逾紀，職即甘完，姑亦未減論配。吳憲中以工書承行胖襖，催督不嚴，姑念接管未久，如宋佑侵匿往事或不與知，與受顧指之沈士俊、狗口腹之李人傑、輕付托之朱玉池各杖。餘如周臣、褚其、王元、許忠、倪學、沈科、祁奉皆一班狐鼠，平日與臣等未免表裏爲奸，第細審職迹無據，姑杖而革之。錢茂解銀負托，王小松居間茹煦，亦並杖治。金萬鑑以逃軍作耗，雖索職無據，應擬杖發衛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江院汪發問上海縣訪犯朱大教等

前件審得：朱大教與其兄朱大俊皆閭左無賴也。兄弟相倚爲橫，鴟張無忌，尤多虎踞狼貪之狀。如康氏之夫朱鉛於大教爲族兄，鉛雖死肉尚未寒，大教猥以族長，藉口逼氏再醮，而索其身銀十金。張容之主張雲鳳於大教爲外姻，鳳尚在，柄豈盡移，大教乃以借銀尋釁，窘容不堪而搶其花米兩物。甚者，親伯朱和以雲鳳爲其半子，故前與張容解紛，而大教等遂攘臂相向，以世父而忍加毒手，即梟獍何異焉？蓋就此一端，已見大教怙利瀆倫，不齒人類。而惡不啻此也。朱希顏以酒腐爲營，不過糊口，乃因賒酒不遂，遂大肆打搶，而衣飾若掃矣。余科以紡織治生，不識呼盧，乃因糾賭不從，遂橫加毆辱而布疋席捲矣。最可訝者，大教以假銀買布，一試之張鐵，爲鐵所辨識，而抱布不售，則奪布而不償其價；

再試之孫祿，而祿已受欺，及執銀索換，則毆祿而不反其布。凡此皆非常情所宜有，而細審之，被害干證，皆知而執，交舌而證，則真常情所無，而大教所有也。下此如挾人命以詐陸儒，爭作媒以詐唐元，乘娶妻以索張思義，此特不逞者常態，大教又何擇焉。至若其兄大俊，凡逼搶康氏，打搶張容，毆伯朱和，皆與大教共事。而尤可恨者，如朱大謨鬻產而適亡其媳，何遂駕捏人命以罟田價，至族衆力勸始吐而猶勒其十一金。朱大道以明契而承買其田，何乃恃強占種，至大道往索相關，反罹其兇毆。此則大俊爲首戎，大教不過效一臂其間。總之，同氣朋奸，弟暴而兄不戢，兄橫而弟助焰。按款目以論二兇，大教之作孽，固在首惡，覈情實以揆三尺，大俊之犯科亦不在末減，據法均當從重坐搶奪之律。第迹其所贊，俱不出比閭族黨，而大都又以好鬥生端，姑以鬥毆奪財律坐之。他如搶麪一事，事瑣語誕，各證僉曰烏有，而徐三過爲含沙之辭，又如大教等所索康氏身銀，衆供不過十金，而朱盛時極口罔執，數且倍蓰，應與徐三各杖，以爲下石者戒。朱希顏前科，事頗年遠，與康氏婦婦財禮應沒入官，餘俱給主。

### 一件指官酷詐事

#### 倉院周批武進縣告人朱士英等狀

前件審得：朱士英原以黨惡間配，今所告奇則士英胞弟也，受英荼毒已非朝夕，今無故又突加捏害，士英推刃操戈，亦太不仁矣。所告周成，則原發難者；所告過堯，則先案之被害也。今觀昆陵之故牘與衆口之飲恨，士英一配幸耳，惡得以舊事翻新局，爲報復計乎？細鞫英妄訟之由，緣士英到所，携

女不能活，遂憑媒杜美議價八兩，鬻之王少宇，少宇甫交價四兩，以觀其後，士英固耽噬人不能須臾者，即訟之於府，復斷給八兩，蓋已滿十二金矣。幼女方出懷抱，遽索金價，有何壑不滿，而爲此狂逞也。兇人之性到處咥人，且兩地牽合，滿口胡潤，假泄忿而以刁健爲索詐之局，假索詐而以株連爲雪忿之計，險譎貪婪，士英幾非人類矣。借駢生非，不以徒益徒，不足懲刁誣。杜美不察其人之無良，而故爲媒保以構訟端，並杖。

### 一件連殺二命事

操院丁批上海縣呈詳犯人趙恩等

前件審得：趙恩，趙剗之子；汝聰之妻，則剗所抱爲女而卵翼之者。迨汝聰發科，剗仍托以糧賦，售以產業，情誼相好，毋相尤也。惟恩以父兄棄產之故，索加不遂，乃致參商耳。前歲杪恩兄敬病弱瀕危，命妻林氏至汝聰家，亦欲求加，爲周急計，時值汝聰客游三衢，其僕潘應奎不以理論，而以言角，事誠有之。夫周急通財，彼奴輩安識此誼，而倨侮謾罵，或亦狂奴夙態耳。至謂應奎與敬交手，彼敬卧病經年，安能奮身赴門。汝聰業先遠出，又安能分身喝毆乎！祇因汝聰念敬父撫妻之恩，故以一棺殮之，安得據爲求和之局。至若以田給氏者，乃該縣斷加田價，以恤孤寡，非汝聰本意也。惟潘奇所告人命，細鞫全屬誕妄，即渠自供，亦謂其不肖好賭，曾加朴責，後以疾終，而尋覺於共事者，則較之趙恩尤覺不經，各應誣坐，以懲刁健。至臨審時，汝聰居停其姻姪唐憲章之家，恩復率無賴覓汝聰而打毀憲

章器具，強梁更甚。第罪無可加，姑斷恩銀一兩伍錢給憲章，爲修理之資。仍斷汝聰共退田十畝給氏，以償舊恩。應奎啓覺有因，唆告無據，並杖治之。憲章所控助打之輩，理應追究，但一時烏合，旋即獸散，姑不深求，以免蔓及。張汝聰買棺銀二兩，仍應照斷，給氏收領。

# 雲間讞略卷之九

## 一件亟拯濱竈事

鹽院左批駁兩浙運司呈犯黃士翔等

前件審得：黃塘與黃士翔俱竈戶而構民產。塘祖校曾將田六十四畝賣與士翔之父季文，事在嘉靖年間。即季文既買復賣，士翔與弟士翊又復贖又復賣，蓋經幾變換矣。黃塘之言贖言加嘆皆非法，第以田價消長懸絕，先黃塘得士翔家之價甚廉，而士翔後所得於黃焯者甚奢，且又屢次加嘆，俱艷塘目，以故塘恃士翔爲同宗而起楚弓之思，目黃焯爲奇貨而萌垂涎之念。不料回贖既不售己之謀，加嘆又徒飽翔之壑，遂不勝憤懣，而捏占竈以逞也。於時，士翔果理屈也，自當輸情於法，即理直也，亦應面質於官。獨奈何延不赴審而高坐若負嵎狀也。分司行場官拘攝起解，此事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乃士翔聽黃焯之唆，遂指場官枷扭爲名，膚憲於縣。縣見其迫切哀鳴不啻剥膚，心頗憐之，勒以緩解，蓋恐其凌鑠儒生，非有意督過場官也。不謂士翔復效塘之尤，而亦誑逞也。今看得：士翔田業得之祖父，加嘆受於黃焯，即係塘家故物，而更主易業，原相授受之人物化已久，塘安得復藉口原主而呶呶贖嘆也。是士翔之情理不左，曲在不赴審，而又張皇其說，以誣控也。黃塘以竈戶控分司，豈爲越籍。場官以工脚拘竈丁，亦非鹵莽。況竈丁有卷冊昭然，而枷扭亦文移故套。是黃塘非越境冒籍，而場官非局外生事也。黃

塘之曲蓋在藉竈丁爲名而冒遠業以逞也。又串通楊元至不馴於士翔也。再照，顧祥之父顧喬爲黃塘戶丁不訛，實係仲乾家人亦的，俗有此事，無足深訝。至於士翔鬻產，倍得加嘆，固黃焞以時值願輸者，不可問可也。惟是乘塘求贖，復挾十金，此則借名於傭而收實於焞，應追其半，與衆議銀二十兩併給塘兄弟，以杜訟端。士翔聽唆而抗本管，塘墜設奸而贖遠業，與黃焞之分袒主唆，黃芳、楊元之挾私罔上，均擬杖懲。姑念士翔先以交易致訟，後因遠業被誣，未干行檢，免其褫革。顧祥應斷贖身歸宗，黃焞宜照原契管業。

詳批：黃塘垂涎遠業，亦士翔浮價挾騙之利啓之也。乃士翔以青衿放利，刁訟抗官，則無行矣。不有該廳細鞫兩造允平，則司縣幾成犄角，非士翔之尤而誰？姑不深究，俱依擬，各杖贖決還職肄業，該廳發落。餘照斷，庫收退領繳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#### 撫院周批華亭縣告人繆秀狀

前件審得：袁五，余宗智故僕，而繆繼則托五作保，鬻身於洪仰泉者也。仰泉欲携繼回籍，繼不從，逸去。仰泉囑親沈恩着五追尋，未得。後恩與五遇繼於途，欲迫之歸，繼強項不服，五遂力爲扭執，且令恩覓鍊，鎖送歸主家，事亦已矣。後繼染痢病，主婦爲之醫藥弗愈，尋卒於仰泉家，其距拿獲時已月餘。則繼之病也，或成於五之縛縛，而繼之死也，實二豎子爲祟耳。謂五以原保而用強獲繼，

則衆口一詞；謂五毆重死繼，已無目擊而面證之者。况宗智又爲五主人，有何關涉，乃深憾繼而必喝奴毆死爲快乎？祇以繆炳與宗智有隙，炳欲乘此報復，遂謀諸積役。繆孝冒兄以索命，而地方陳教、陳言亦復附和以下石，迨仰泉一出，孝不售其詐局，復挽繼弟繆三協告，以爲應援。本廳再三鞠究，其設機佈局之情已連盤托出，炳、孝等始理屈辭窮，不能置喙，其爲挾死黨告何疑。炳之教唆，孝之誣妄，均應重究，第幸犯皆革前，姑從末減。余宗智素弛斂戢，致僕招尤；陳教、陳言倚役圖詐，變亂是非，并杖示懲。繆三爲兄出告，沈恩爲親捕亡，皆非無因至前者，應免究。袁五揪扭有因，依縣量斷銀五兩給三，以葬繼屍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鹽院溫發問上海縣訪犯蔡七等

前件審得：蔡可遞等恃居瀕海，世濟強梁，兄弟朋惡，目無三尺。以打搶爲生涯，視抗拒如故事。如王能盜牛而營脫不解，猶可諉之鼠竊小事耳。父叔互爭而刃傷其叔，猶可諉之護父情亟耳。池六以舊僕呼名而打奪銀二兩，朱龍泉以直相言兇而打奪銀三兩，朱成賣柴而被搶四十擔，陳諒鄉愚而打詐十五金，徐良臣賒綫而被毆賴價，猶可諉之事起鬥毆，贓數不多耳。至若薛萬成販靛七百餘擔，余泉、吳高販炭不百餘簍，江魁捕魚三千餘斤，皆甘冒航海之險以圖蠅頭之利，業不幸爲波濤所阻，而可遞等復視若囊中之物，几上之肉，乃率親黨僕從相與搶貨拆船，如雲飛風捲不遺寸莖，何橫且慘也。雖各主業經

告追，然或止一人頂罪，或止追贓輕擬，甚有終於拒脫，不獲正法者。彼商旅何辜，茹此荼苦。查諸犯中，稱雄婪贓，可遞、可選爲最，應照例編發，以靖地方；蔡鳳、蔡四搶詐有贓，審非戎首，各應論配。蔡五、蔡村、王捨壽聽命打搶，孽非己作；王能、顧約所偷牛茹賄，犯在革前，姑從末減。販鹽、行劫二事，嚴鞫未有顯據，似難深求。其搶詐諸贓，俱合給主。無主者入官。

### 一件鹽蠹事

#### 鹽院左批上海縣告人宋守法狀

前件審得：宋守法、張成俱上海鹽商，陳自永乃賣鹽牙行也。四月十六，會守法掣鹽百二十包到認派三十保住賣。自永輒圖乘機私販，以徼厚利。乃隨於月之廿三，挾貲買舟，倩周二、瞿大爲篙師，收買數近萬斤，內有張成附帶在焉。裝裹行藏一一如官鹽狀。至廿六，舟次新莊，爲軍快徐成三輩所邏，自永強以官鹽寘對，及索驗引帖，則出執照支吾。彼軍快輩有目如鈴，豈售若輩搪塞，堅索其限帖，而限帖固無有也。由是各役執爲私鹽，各犯相顧倉茫，自永隨奔逸，僅獲周二、瞿大解送鹽廳。自永因慮被逮罹罪，乃囑商守法等於廿九日始執限帖投驗，又苦稱借道有據，因行縣查由未結，乃自永復倩守法代爲告辯，故守法以鹽蠹控憲，而該所亦以私販上呈耳。今審借道之說，其不走七寶而走吳泥涇，有本縣築壩之說，似亦可信，第據守法等自供，十六由上海給限帖起運，計上海至新莊算程不滿百里，乃至念六始到，逗遛徘徊已不可信，且彼巡軍盤獲時，宜急以限帖爲驗，彼私販之說不攻自破，軍快輩雖素

強橫，亦應贍落，顧徒執鹽廳批照爲解，則必無引帖可知，即不得謂私鹽，不得謂鹽引相離乎！况限帖百二十包，今獲近得其半，私販在自永，官賣在守法，黑白原不相侔，且自永在船而逃，守法事後而出，彼此絕不相涉，守法安得假商人爲自永地乎？至於巡軍捕快，自應以獲鹽爲事，況越界則宜獲，無帖則宜獲，即渠輩挾詐罔捏難保盡無，而此番情形較著，安得以鹽蠹妄指坐之耶？自永販鹽數多，法應從重，第念華、上二邑，總隸一郡，終難以越境科罪，姑從本律擬徒革役。守法爲人辯罪而冒嫌駕誣，亦應並配。張成乘便附販爲數不多，周二、瞿大暉昧操舟，受直無幾，姑杖懲。

詳批：奸商身犯私禁，狡而有力，百不獲一，已獲矣，又曲原之，則禁何由止。宋守法明係私販，以廳批影脫，又以引帖摭飾，不知逾旬越境，鹽引相離，罪狀固以彰露矣。宋守法、張成俱革役，配姑蘇錫山驛；陳自永鹽牙犯法，亦配平望驛，各擺站如限。周二等顧覓小民，姑依擬杖決發落。餘照庫收收管繳。

### 一件圖命抄家事

屯院孫批上海縣告人王明教狀

前件審得：王逾、王送因何氏適王門，爲從嫁僕。何氏夫死子夭，頗鍾愛從僕，故二僕俱優裕室家，若素封也。且遺囑謂，身死即令出姓。後氏死，王明教爲嗣子，逾、送尚棲王門，仍未歸宗，則逾、送固即明教之僕，義未始與明教絕也。乃僕以還續之故，盡弁髦其主，主以尚未出笠，即肆爲鞅

鞅，愈益虐鑠其僕，陵夷之極，至主僕而互逞於鼠牙雀角間矣。上年，逾乘子死而誣明教以驚擊之慘，明教乘逾子死而誣逾以塵聚之污，主僕之局何變也。明教一木疆子，無他腸，乃謀之外父吳九華。九華饒智巧，謂宜先定主僕之爲主僕也，彼亟欲逃僕之名，我聊藉以享主之實，享其實又卒不令逃其名，計不甚得乎？乃陽囁陰餌，令周學輩以歸宗之說煽動逾、送，得身價八十兩，而又不令明教書契，乃立己墨以授逾、送，謂是退契也，彼蚩蚩者亦謂自退氣也。契不出明教之手，朝設盟而夕奔控矣。蓋至是而明教已有主之實，逾、送又果不能逃僕之名也。吮其髓而擠之穿，計亦巧矣。初審設詐，幾於陰霾白日，徐徐真情亦漸吐露。夫逾、送受王氏卵翼之恩而背之不祥，則先許出姓曾無確據，彼之視明教安得遂同陌路？第訐告以來，漸成讎敵，復斷令爲昔日主僕，則逾、送不免爲明教魚肉。即明教之視逾、送，亦芒刺耳。安忍令逾、送以久放之豚作游釜之魚，又安忍令明教以入笠之招，速噬臍之悔乎？第逾、送所有發迹王門，前八十金之身價既已願輸，此外再加十兩給明教，逾、送斷令歸宗。吳九華計賺愚民，宜重究，姑念爲婿深謀，與幫唆不同，姑薄擬杖。逾、送鷹鷗之態頗悍，明教蠶食之計甚狡，且告訴張皇，俱應杖懲。

### 一件督撫地方事

撫院周發問訪犯黃希程等

前件審得：黃希程戀役有年，玩法無憚，更名朱茂、黃受，窮奇千變，結黨施恩、方山、雷文，實

繁有徒。且與若弟黃希堯狼狽作奸，唇齒爲命，以故人皆側目，莫敢誰何。誣竊爲強，因詐張文銀布，業爲供執問徒；怙終稔惡，致招楊龍首告，旋爲置酒賄和。朱三以竊旣刺配，明知其爲竊盜也，因與交往有素，即奉官票挨查而隱匿弗捕。宋沈以樂戶汲水，明知其爲苦差也，因恃捕快頭目，業已索取常例，而谿壑未滿。甚至夏石失盜，鄰人許學以貌肖見疑，彼時官差緝拿者，止雷允一人耳，希程乃率方山輩畢集其家，席捲衣飾錫註以去，及至審釋欲懇，復反詐失主銀陸兩而後已。是失盜扳盜，俱其膏吻之籍也。翁正被劫，強盜孟恩等以獄成監斃，彼時各屬索命者，以陸惠爲祟耳，希程乃令弟希堯出名保領，既索其銀布爲謝，及至保候聽審，復騙打點銀貳兩以爲快。是盜獲盜斃，俱其染指之場也。他如黃希堯債軸蘇媽而買娼賣姦，王應元僉解孫槐而星馳疾走，此則原非希程共事，固難以衆惡皆歸下流。又如朱受以占產而先令結訟，即惠以終訟而後致問徒，此則原非希程黨與，亦難以一火共焚玉石。黃希程倚役詐索，藐法誑騙，所當遠遣，以爲惡捕戒。黃希堯、方山附和得財，朱三冒役行竊，計贓論配。施恩、雷文雖在黨與，細鞠無讖，姑從末減。

### 一件夥黨扛詐事

江院李批青浦縣告人張孟狀

前件審得：湯應魁以駕舟爲業，王廷美其舟之梢水也。八月初三，有客張松販布至楚中貿易，用王成爲梢子，舟行滸墅之北新橋，兩船黑夜相撞，廷美失足墮水，舟擠不能渡，竟死波底。當應魁告發在

部，部命官相驗無別故，獨以被溺，由兩舟相觸。斷令王成棺殮，復給埋葬，情法盡矣。乃地棍陸茂欲借死屍作奇貨，爲魚肉行客之計，商令應魁復告，而應魁業已完局，不復落其套中。遂用王學椿主文，以受賄滅屍首之長洲。詞告應魁，計賺張松，復暗栽松弟張孟之名於詞內。蓋知松已往楚而張孟適以販布僑居楓橋，可一張騙局飽食罷耳。孟固守法鄉民，遂惶懼不知所出。茂復串謀兄陸龍爲陽開陰圖之計，蓋以龍係牙家，素爲孟居停者也。誘孟出銀十兩，以寢其事。迨銀入手而事不結，又構白捕蔣泉持票急拘，復詐銀三兩。此固楊雲輩所目擊口吐者也。夫張孟以池魚之殃，飽食狼之腹，一挺再挺，安禁其不走險道而控其不平？陸茂起波設械，傍關異棍；蔣泉冒役索財，翼虎兇捕，俱如律配擬。陸龍就中反覆，王椿刀筆害人，俱各杖懲。

### 一件恤刑事

恤部丁發問強犯吳阿招等

前件審得：吳阿招，慣賊也。起有真贓，證有同夥，即百口何能爲解。第謂其強劫陸義之家，則未必然。何也？據招，諸承孝夥黨爲盜，所盜者共計七主。然前後皆止鼠竊，即張二家八盜同行，亦未嘗言強，而獨以陸義家爲強劫者，無非以阿咬被截而死也。不知盜止五人，主家頗衆，即行強，豈至讎及黃口嬰兒。咬既稚年，鎗傷復重，當立死當日，焉能延至旬餘。即使果爲劫殺，陸義又何不急於告捕而速請驗傷耶？大都阿招與承孝等同竊是真，咬被承孝窘傷警怖成疾而死。該縣初審，意蓋謂盜而殺人，

法不可縱，故槩坐以斬耳。第竊盜傷人本律，亦皆論斬，蓋指同謀同下手者言也。今阿招雖與承孝同盜，至咬之被戳，原招內初未言阿招有一指一臂之助，焉得改竊爲強而槩斬之？前許知府參駁亦見及此，唯該縣難於審異故，仍原擬詳覆耳。今參鄰證口詞，當改擬竊盜傷人未曾助力之律，庶爲得情。至阿咬是否親生，鎗眼有無流血，可置勿論已。

詳批：吳阿招既審改擬，准附入鎮江府疏內帶題，仍監候，聽文至發落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楊發問華亭縣訪犯孫孔顏

前件審得：孫孔顏戀役有年，玩法無忌，倚陸華松、張之仁、顧少雲輩狼狽爲奸，以索詐分侵飛詭狐鼠爲政。其事遠人亡，審無確據者不具論，他如捏單造訪，爲聖寶輩所指首；貸銀不償，爲徐愚所告追；多得津貼，那放水脚，爲楊成、陳俊元所訐告，是皆事有踪迹者。然或以交易而勘子母，或出挾私而構雌黃，姑不追究。又如派收荒區也，則索糧長計謨等多金；派解輕省也，則索欵收李鳳鳴等私賄；稟派對支也，則得兵夫陸中等常例，是皆見在質證者。然或出各役願輸，罪猶未甚。至分侵官銀，而侯世勛獨受其辜，已屬漏網，甚至瓜分李南上納糧銀，代爲磨改比簿，使欠者作完，完者作欠，則是錢糧任轉移之手，盈縮無稽考之法，玩廢奴於股掌，等法律於弁髦，巨膽無天，且有三尺哉！積役首弊，非例遺無以服孔顏之辜。陸華松、張之仁實與表裏作弊，職私尚未狼籍，各擬滿徒。顧少雲、錢憶嚴雖爲

黨與，究無贓迹，各擬杖。其修築塘岸，挾詐大戶一節，事屬工房，與孔顏輩原不相蒙，彼時橫引僉票者，該吏沈如玉所獨，而得銀放免者則該書金時傑、徐學文所同也。均應計贓配革。

詳批：孫孔顏昔年造訪，拘禁三年，其人險惡槩可知。已復戀充總書，積年騙詐，錢糧任意乾沒，比冊擅自洗改，積猾大奸，戍誠無枉。與羽黨陸華松、張之仁，並索詐大戶，沈如玉、金時傑、徐學文各依擬徒贖。沈如玉等仍革役。錢憶巖、顧少雲杖贖，追贓還官給主。仰先將徒罪以下遵照發落，庫收領狀吏札繳。其孫孔顏飛詭錢糧以完作欠，未知着於何人招內，未見點出。事干遣戍，不嫌致詳，另行摘查明確，報道轉奪。

### 一件劫殺大變事

江院李批華亭縣告人沈秀狀

前件審得：夏惠有僕周環，其妻沈氏素與陳章姦密。乃周環一孱夫耳。主夏惠、兄周佩素懷不平。正月初四晚，惠從賭場遇陳章，以舌戰觸前忿，喝周環、周松等且毆且曳，立斃其命。自揣法難逃抵，乃囑環殺妻，並繫其屍而漂之，佯爲獲姦致死，掩人耳目。氏父沈秀知而欲告，惠托楊仲用數金賄滅。夫秀戀數金而不爲愛女鳴冤乎？此沈秀、杜有邦等所口供也。及審環、佩與松，則稱章於除夕行姦，因係兵勇，環不能擒，被逸去。後四日，乘環夜飲鄰家而宿其房，環回啓門，則章與妻裸體並卧，故忿以割愛，遂並縛而投之於河。此時周珮不在側，周松未與事。此又一說也。夫陳章至愚，豈不料環於深夜

必歸，乃至三更仍與同卧，此必無之理。况章前以膂力能脫，是夜周佩他往，周松袖手，亦僅僅周環只身，又焉能力縛二姦，且負而沉之河也。大都謂章與氏姦然矣，謂氏夜以姦宿被獲然乎？謂氏因章死信矣，謂是夜以獲姦致死，果足信乎？及行上海檢驗二屍，皆有致命重傷，似不可無抵之者。若聽其私忿殺章，復以指姦殺氏而兩置不究，將視人命如草菅，二沉冤其何時得白耶？復行青浦縣檢審，申解前來。又審得：陳章、沈氏之死也，據周環自首，則謂二人皆死於姦；據沈秀、杜有邦首告，則謂章死因賭，氏死因章始禍畢命，皆夏惠爲祟。兩情並訐，片言難折，故職鞫究駁勘至再至三。在上海檢驗兩屍皆有重傷，其與初招掘撇溺死者似得情。在青浦覆審，環爲戎首，叔兄松、珮輩爲之協助，其與初審珮不在側，松未與事者，似又得情矣。至環非惠僕，章非惠舅，沈秀以女死收其益資，杜有邦以圖產乘告人命，本縣細審，似有確據，則終難以姦殺坐惠矣。然環等獲姦擅殺，罪將何解？第與沈秀、杜有邦之捏告所犯，皆在革前，姑從末減。夏惠供吐不實，亦得並擬。

### 一件殺命事

按院楊批華亭縣告人陳相狀

前件審得：陳有成，徐曾孫心腹僕也。曾孫爲文貞公冢裔，以蔭生而係籍弟子，托有成經營家政。曾孫因娶妾陳氏，與正室楊氏不和，暗托有成造首飾爲妾妝束，而成暗報楊氏，致氏不協於曾孫。曾孫固深恨有成賣己，乃命洪訓、文華縛繫有成。訓、華欲奪有成之權，遂逢曾孫之怒，抉眼撒尿。有成固

素有目疾者，此番便成雙瞽，慘哉。二奴毒手，而曾孫之馭有成亦太刻薄少恩矣。有成二目已盲，曾孫無能自解，念係主僕之分，而慘酷異常之事又實係兇奴下手，姑以不應擬罪，仍請薄飭，以全朝廷恩典，且庶幾不墮文貞公家聲也。華既物故，訓配何辭。陳相捏逃娼陳六等以玷其主，情既虛，罪亦難道。有成既已殘廢，斷曾孫給田十畝，發有成子女一夥別居，以贍其老。陳賢又告鹽院方，仍批本廳覆審得：徐曾孫輕聽生奸，馭下寡恩。陳有成其綱紀之僕也，會妻妾妬爭，有成實開之隙，曾孫怒甚，輒命洪訓、文華猝掠之，而訓與文華又以逢怒爲奪權之計，遂抉其目而喪其明，慘亦甚矣。成父陳相控之按臺，批職鞫審，兩造輸情，遂斷成出姓，且給田令其自活。華旋物故，訓擬城旦，曾孫念爲先達之裔，且係蔭生，擬杖戒飭。法既伸而情亦盡，可以處有成矣，茲告何無厭也？細鞫之，則有成貧窘日甚，而冀升斗於周忠又復不遂，故成叔陳賢復以前辭誣逞，圖飽所欲耳。憲案方結，卷墨尚新，安得於法外苛求，第念所斷之田適遭巨浸，盡被渰沒，量斷銀三兩以代歲入，亦憫其兩目既瞽，數口無依，爲是曲處之計。倘不逞者再摭舊事以訟故主，則三尺固難貸耳。陳賢假問結之成案，飾殺竈之新辭，姑與惺予致訟之周忠並杖。有成業抱篤疾，依律勿論。曾孫在監肄業，免其拘提。

### 一件侮憲殃民籲天除害肅法事

撫院周批上海縣呈人金葉呈

前件審得：吳啓元，淫蕩無賴子，而曾嫖金葉之家，與妓一姐情頗膠漆。後納吳淞哨官，時妓不得

昕夕追隨，遂以從良心事托劉賢寄語於元。元心癢魂搖，不知所出。乃先令王明、刁三嫖宿妓家爲內應，復統王滿輩扣門爲外合，因携一姐揚帆而去。業爲報捕者逮之解總羈審，元計圖應兵，亦以劫殺聲告。及至關葉過嘉定，而葉供吐其設計誘逃之狀如在目前，且報獲有張勝、潘默等，質證有共事王滿等，一姐暗通情竇，啓元巧透機關，已在不疑。乃就中傳情遞息以致計誘私奔，則劉賢爲祟耳。朱亭冒名索賄，殊爲非法；金葉捏告擄資，亦屬添誣，姑各擬杖。

### 一件地方事

鹽院左批駁總巡廳詳犯汪大彩等

前件審得：汪大彩托弟汪萬壽挈義男伯元，付鹽引五封，執照六張，同客夥胡起萬投下沙場買鹽趕掣。八月初九時漏下五鼓，被吳五等十二人集劫於橫瀘涇地方，萬壽被截下河，伯元撲水登岸，船中所有，悉爲席捲。伯元跟隨盜船，號呼求引，度行三四里許，衆盜視若廢紙，盡撇河畔。今吳五供吐與伯元面質之言兩若券合，且汪大彩爲萬壽親兄，以鹽引托弟，理之所有，情亦可信，今因失引告照，殊非得已。周仰萱之在當日適以快船尾盜船而行，他船皆識其姓氏，謂仰萱趕去，盜踪可得。迨旦，伯元聞言，尋至渠家，而仰萱與衆賽神聚飲，且皆科頭跣足，故伯元有竊鐵之疑。亦仰萱之情景果足爲疑府也。今吳五等齊招與仰萱無干，而伯元亦不堅執如前，第逸盜尚衆，未便昭雪，應令捕司立限嚴緝，衆盜獲日，仰萱是非自白。汪大彩所失鹽引既非妄冒，似應給照。

## 一件地方事

兵道楊批海防廳呈詳顧汝綸家被劫緣由

前件審得：顧汝綸被賊縛去，氣息奄奄垂斃，且捆置火倉，見天無隙，舟外事彼不得而知也。縱有兵船追來，與賊口語傳遞，旌旗招搖，汝綸何由見聞乎？即偶爲汝綸知之，必死賊手，豈有令生還之理。汝綸前吐，大都自賊船返岸之時因失事各役過求在船情形，渠遂爲此浪語，故不及本處而指吳淞耳。浪語一佈，不復開口，縣詢之吐如前，海防詢之復吐如前。今查碑草、竹箔二沙去清水溝百里而遙，各兵安能飛渡，與賊表裏爲奸乎？此事之必無者。汝綸妄供於先，含糊於後，不能無罪，但念爲賊劫掠，當其繫縛在船，已備嘗楚毒，幸而乍歸，正彼方寸潰亂之時，初非向者實告而今諱言也，合與豁免。

## 一件督撫地方事

撫院周發問寶山總練王一龍等

前件審得：王一龍以一介卑微，幸叨收錄標下，旋委總練寶山，正宜茹蘡枕戈以圖報效，乃敢謬托狐張甘爲鼠竊。非假稱貸即假義盟，計騙張仰溪、凌大高等七十五金；既賀生誕又賀新婚，共受劉大用、李如鵬等銀一十三金。至若瀕海重地，春汛戒嚴，惟是官兵碁置，可幸無虞，乃輒私役迎婚，遠越

浙省，得無以沿海重地僥幸一擲乎？官箴已玷，褫配何辭。李琦、祝思湖、周雲龍爲官聚斂，猫鼠和同，各應杖革。周顯等奉命離營，孽非自作，姑免槩坐。騙贓給主，餘沒入官。

### 一件出巡事

本府牒送青浦縣絞犯陸文耀等

前件審得：陸文耀假狐威而奪漁利。始因陳柏爭執港界，誤搜其鋒，遂肆毒毆；繼因天貴護主奔救，愈觸其怒，益肆窮兇，遍體多傷，七日畢命。蓋至延醫調理折柬求保，固其死天貴，鐵案也。毆出親手而死非刎縊，視威逼自盡者原自不侔，初審坐杖，再審發成，殊不盡辜。乃慮駁問必抵，陰囑其兄盜屍於兩檢之後。不知屍骨可滅而屍傷具在，不亦計愈狡情愈真乎？若必索原屍與盜屍之人以定其罪，則不惟此凶終無完局，凡豪奴以睚眦殺人者，皆可襲詭計漏抵矣。錢神爲政，豈法之平，惟按法論絞，以結宿案。原斷給葬銀應追還。

### 一件恤刑事

恤部丁發問賊犯李良

前件審得：李良以逐奴盜主，贓真事確，原無可疑。即歷參各院部，所駁總不若撈良、構曲二事爲良疑關。夫以些須之銀，舉網可獲，誠爲可咤。乃細鞫之，則有銀包在外，此疑自不難解。至若構曲瀕

危，則無籍狂奴調弄唇舌，亦自真景。若謂良於盜露時不應有此，則妝點良獄者，何罪不可加，何贓不可誣，乃構一曲以點良也？良之自構與別構以構良，俱不可解，然自是良自構也。觀其臨審時，援趙盾、岳武穆故典自狀，則當日構曲腔調尚隱然在口角間。夫是一可疑者尚不必爲良疑，則良之死案定矣。至若當夜之識認不的，轉關之前後互異，此不過招情疏密，描模失真，未足爲良生路也。應照原擬。

詳批：李良既覆審情真，照舊監候。繳。

### 一件緝獲強盜事

兵道蔡批駁本府解詳斬犯鄭辣釐等

前件審得：鄭辣釐等夥黨張大才，借名魚販，駕船流劫，僅三匝月而被害者已六，屈指無論。陸春、殷山贊主俱在，而餘贊亦歷歷有典賣之地。盜情已真，各斬何枉。費三之贊，托言大才所寄，分明誣謝於斃囚耳。夫不諉之生前而諉之死後，黠賊之口可信乎？再三窮鞠，彼亦俛首無辭。李貴止與殷山之劫，似乎本不同謀，相遇共盜，乃後又同犯於湖州，而先此被逮，不得復謂偶遇也。第獲時無贊可起，捨秋決而從徒擬，亦寧失不經之意。張憶出首於已獲之後，與未發而首者原不同科，乃律有知人欲告之條，亦得減罪二等，似又更與首未盡實之律較輕；即查例有兇徒持器傷人之說，然亦就曾傷人者言之，而細審陸春等，則謂此時實毫未傷也；且各盜亦緣憶認，獲者過半，律能捕獲同伴者尚在寬典，擬

徒非縱。

### 一件人命事

按院楊批華亭縣告人唐伸狀

前件審得：唐伸之父唐元，即曹榴妻侄也。榴先投靠韓廷咸故父韓春元，時唐元以倚榴存活，亦歸韓氏家有年，即未賣身爲僕，而依庇宇下，居然籠中物耳。况唐元娶妻秋女時，廷咸母曾有四金之贈乎。後唐元生子四人，能以力農自活，廷咸固不即收爲奴，隱隱欲寄一空名爲爪牙相制之計。唐元揣知其意，亟欲避其名，因與曹章有鼠雀之隙，遂携子遠竄，蓋不欲以身傍曹榴，致冒奴名耳。後爲廷咸告捕緝獲，忿與激合，遂自經以死。夫元與廷咸有主僕之分，則以曹榴之故，而元固非榴子也。夫元爲榴子，則爲廷咸奴，元不爲榴子，又安得終爲廷咸奴？且唐元租廷咸之田則償租米，住廷咸之房則出賃錢，俱有付度可券，真爲奴者，固如是耶？特以元倚榴，榴倚廷咸，亦有水木之自，不無卵翼之恩。乃今唐元已死，秋女已老，即當日受韓氏恩，亦可以謝韓矣。唐元、廷咸主僕有因，業係自盡，終難以凡人威逼律論，唯斷令唐伸兄弟歸宗自立，免追埋葬，以杜彼此蛇足。曹榴暗埋飽颶之計，韓勤陰有下石之心，潘雲耽處堂而致毀橫，唐伸效吠犬而逐放豚，俱各杖懲。

## 一件劫燒事

按院馬批上海縣告婦張氏狀

前件審得：吳芳，張氏夫侄孫也。氏夫樸舉二子，長沖次廉。樸既物故，沖、廉俱相繼淪沒。沖子吳舉、吳變尚煢煢在抱，廉無嗣，應沖次子變繼。乃吳芳者，宿有垂涎之思，暗埋承祧之計，此隱束耳。春初，張氏僕吳迅誤以牛踐芳禾，芳同弟苞遂痛笞之，迅歸膚受張氏，氏爲僕護短，遂以剝寡鳴縣。縣未結，芳與氏又尋隙相角。偶張氏厨竈失火，延燒數椽，遂以燒搶赴控，而芳謂屋係同居，鹿猶共逐，亦以燒劫聳准。夫張氏曲庇其僕而修怨同室，吳芳藐視諸孤而意圖蠶食，燒劫之事，兩告俱無一影，皆反坐以懲刁誣。吳變繼廉，分定名確，吳芳不得爭亂以害孤寡。

## 一件姦佔殺命事

學院黃批上海縣告人李憚春狀

前件審得：宋氏係李憚春之長媳，寡而悍，素逆其翁。生二女，長適生員翁元炯，氏遂倚婿而愈逆其翁。次女三姐許朱氏，朱氏兒死，憚春許潘伯登爲媳，當納潘家聘禮二十金，償朱原費。後潘氏又再行茶禮二十金，俱歸宋氏、憚春收執。定盟結姻，無有異詞。正圖結構合巹間，氏乃聽媚元炯攘掇，私受吳體元之聘，即於初九搬至婿家，將女改適吳文彥。是宋氏之司晨，固目中無翁；而元炯挾刁婦而強

委禽，亦不知有分，並不知有法也。三姐與文彥合斷離異。第潘弘澤亦不欲以已字之女爲結髮之妻，鬚眉之槩可取，則此女將安歸乎？且成婚已久，姑斷吳文彥完聚，仍於吳體元名下追財禮四十兩給伯登別娶。元炳翼抗翁之外母，而昧一醮之婚禮，本應申戒，姑念年方弱冠，志在進取，止科不應，許其自新。宋氏逆老翁而昧婦人從一之義，體元娶孫婦而敗他人已成之盟，各杖何辭。

### 一件巡警事

本府牒送犯人張受等

前件審得：陸大成之行竊也，夥張受等一起偷兒，竊陳山、金巖等家凡四度矣。原招俱係同盜分贓，不聞挾分之說，且挾分或偶一遇而偶爲之，豈有屢盜屢挾分之理。此猾口之不足憑也。且律言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，今大成先爲沈敏等指名告捕，吳阿五等衆質同盜，業作歇案挨緝方行出首，尚可謂之未事發乎？無非自揣事必敗露，斷難掩匿，故假自首以爲幸脫計。今提吳阿五面質，兩口支吾，真情立見，又安得以讎扳爲解。况當票具大成姓名，十目共視，尤爲確據。其云張受借名，又將誰欺耶？大成之名著於張受，受必不借大成以自寬，而受與大成又莫逆之盜，必不嫁禍於大成，以斷己應援之路。以三犯之條處大成，似覺不免。張受殿堂窩與竊俱真，應照原擬。

## 一件出巡事

鹽院溫發問上海縣訪犯朱相等

前件審得：朱相，瞿舉人廝養也。始因貧而自鬻，繼藉主以起家，相遂計圖自潤，漸而狂逞。如顧經佃種主田，相特托管田租耳，乃背賣擅自得價；錢大清理伯業，僅口舌相角耳，乃恃強率子撤青。又如羨徐榮之溫飽，遂唆陷爲竈，孽未成而家已破；又如欺大澄之幼庶，遂黨佯行私，陽鬻產而陰茹賄。此其藐主滅法，以至穢迹彰聞。憲訪允宣，乃復抱頭鼠竄，捐金囑差以圖幸脫，又何狡且愚乎？相應從重論配。至唆毆談有仁人命，逼占葉宰田房，究無影響，斷難苛求。第乘查竈而告脫，復至讐主而訐訟，殊無水源木本之思，徒逞饑附飽颺之計。仍請加責，以爲叛主者戒。談註茹賄雖均，而實出相謀；朱文撤青雖一，而實由父命；倪堂勾犯被逸，而贓旋出首，各從末減。朱相出身已經憲斷，理無再入。

## 一件懇天嚴提正犯等事

兵道李批駁嘉定縣詳犯沈紹伊等

審得：沈紹伊以貪殘之性而藉勢宦之餘，更巧營免窟，用得狐假鴟張，日恣意於里閭之間，以肆齕齧。試迹爰書，所載連篇累牘，真更僕難數。今即略其細而摘其尤，亦所謂罄竹決波，難窮罪狀者矣。蓋據單蒸姦一節，則不獨姦族叔之妾費氏，且姦父妾吳氏矣。姦費氏之罪猶得未減，姦吳則於法當斬。

且衡徐端履發其姦吳之隱，遂用計鳩死。此一事而兩犯斬刑也。他如以坑匿弟資而毆死庶母，以收納忘叛毆死金氏與陳其學，以謀佔田產而毆死凌氏與黃明，此就人命論，紹之當絞者五。又如強搶金芳之二妹，張玉之繼女，黃耀之寡嫂與常士成、黃士立之妻女，此就姦佔論，紹伊之當絞者又五。夫紹伊以一身而備諸惡，又皆可駭可訝可悲可涕之事，僅僅一戍烏足了其罪案。第據該縣申解，各犯凡被害證佐十九逃亡，而見到如金芳則其女已退還，張玉則其女已得價，而當日強搶情景又爲纏累所苦，不甚堅執。惟是陳其學之叔三省與其妻楊氏苦訴其學之死，備悉慘毒，今越數年而痛心疾首，猶令聞者酸鼻，則當日情態可知矣。最堪異者，莫如其學囑妻埋屍床下一節，細想令人神危俱黯。蓋彼非茹荼負痛之極，必不念及死後，彼非灼知毒毆必無生理，身死斷由紹伊，必不欲留屍爲券；彼非畏紹伊聲勢，非畏惡黨搶屍滅迹，必不囑妻埋之床下。生前活口，床底游魂，讞鞠至此，髮上指矣。且細閱兩檢屍單，俱有狠毆重傷，紹伊亦何辭自解？乃當初審時，尚云其子繩祖實主使之，至一覆審且謂紹伊以考貢赴廬，後再審則謂毆期遠在限外，而發難之陳森、下手之石恩、一郎又相繼斃獄，故讞者謂學命似已有償，不可復罪紹伊。獨不念所制其學死命者誰氏之寵靈，且惡奴所憑以死其學者誰氏之威力耶？至若下死刑一等而僅以遣坐紹伊，幸而又幸矣。乃誑騙常坎一事，計其贓數甚少，且於指官未合，譬若斬鬪者，僅被以穿窬之名，未鬯也。矧紹伊之可坐遣者，亦難屈指，如單開搬搶金貴花布、常仕成家私，及沈日新什物、孫仁科花米，則皆當以搶奪例刺發編管；又如以盜指戴應和、金周而捉鎖吊拷，勒詐銀布，逼寫田房，則皆當以誣指例世遺從戍。而最明白易見，情例穩合者，無如勢豪大戶不納秋糧之例。查紹伊本名糧銀自

七年至廿九年每歲逋欠百餘金，而中且有數越二百者，總計則不下千五百金，以禦此坐紹伊，亦當置邊徼以禦魑魅，不必僅僅以指官戍也。况紹伊以蠹國而兼害民，又安得援完曠改擬之例，爲漏網計乎？劉宗大以惡奴爲惡主爪牙，肆虐頗多，而又脅從諸奴共毆其學致死，奴中之最黠者，應以原謀擬徒。繩祖當毆其學時，實爲盟主，後乃以不在旁寬之，今屍親三省尚謂事由繩祖，一杖似有剩辜。且當時群奴撲捉其學，復搶散其家資甚多，今僅斷葬銀少許，又何以瞑死者而恤生者？應再斷百金以償之，蓋割兇人之囊橐以恤冤鬼之妻孥，不得謂之溢額。其餘在官諸奴，如馮震則打搶先鋒，侯彩則姦佔戎首，雖今被害未質，遽難重科，而平日濟惡不問可知，應與代告之沈奉並杖。張玉之女前雖斷價，尚未給領，今審氏夫已死，應即以本女還玉。王宿之家奴挈妻子投獻紹伊而二女已爲賣去，應追身價，並錢仁夫妻俱給還宿。戴應和未退田計十五畝，亦應盡數退還。餘經前斷審明，應照原案歸結。

### 〔原文缺題〕

撫院周批青浦縣告人張炯等狀

前件審得：周粟怙勢滅法，宣淫無耻。有張應魁先以身若妻孥自鬻於粟，再鬻其前妻子子彥夫婦，而子彥固初出贊於外父朱岳者也。岳不欲以女爲奴，倍價回贖，此在嘉定縣卷可覆券也。贖價則有領狀，還人則有退狀，粟復狂逞不憚，必欲得應奎父子甘心焉？此豈獨非人情，且無官法矣。乃縛奎回家，復拷逼其子、媳致死，借口毆打無證。然鎖於二月廿七，死於三月廿一，遍體多傷，何自而來？即

云間有跌磕，而筆楚所致者居多，以故張炯、張氏各以索命告，錢恩、朱岳各以被累告。其詞雖雜出紛投，總之逼得子彥夫婦，而致死應奎一命爲禍本耳。况擡寫賣期，混招毆限，尤屬奸狡。第主僕分定，應照縣擬論配。合斷子彥夫妻仍歸朱岳贍老，張氏母子即聽歸宗。量斷粟出銀肆兩塈奎屍棺，資氏孤寡。戴春冒名承牌而乘機需索，計職科罪。錢恩具告添情，管堂助虐作證，各杖。周邦翰身列青衿，不能規諫以改父德，又從而附和，亦合並究，姑念孽非己作，許其自新。及審嚴鳳有女贊胡瑞爲婢，後鳳見瑞游蕩不務生理，欲以女別適，女亦願顧而之他，故鳳勒寫退書，議以銀貳拾兩償瑞。其銀則周粟爲鳳居停，而以貨物轉貸者也。粟在局外窺伺，欲俟事妥得若婦爲婢耳。是瑞中道不有其妻，粟實成之。故乘炯以人命告粟，而瑞亦並告以求伸也。嚴氏仍歸瑞完聚，其嚴鳳所償瑞茶禮，應照原數追給。嚴鳳厭貧逐婿，亦杖戒之。周粟罪當從重，此免再科。招呈本院詳批：周粟淫惡之甚，其子邦翰又翼而助之，所謂虎而翼者也。張應奎不能必其命，胡瑞不得有其妻，此等兇焰真不可嚮邇，未宜輕縱。該本廳又審得，周粟逼索斷贖之僕而致死人夫，貸錢逐婿之翁而生離人妻，一配誠不盡辜，第張子彥之贖身雖經斷明，而張應奎之逸去實爲背叛，是主僕之分固在耳。即毆死恐無取償之律，況毆無的證，傷多跌磕，即凡人亦無必償之理。他若嚴鳳之欲改醮其女，原以胡瑞資身無策，致爲婦若翁所共棄，粟特旁觀以冀漁人之利，蓋作祟有因而陰謀未售，終與奪佔者殊科。此一犯者，情浮於罪，律止於徒，今復遇宥，所謂小人而僥幸者耳，仍從末減。唯照先給張氏領葬銀再加四兩，以恤其孤。仍請加責，以警兇悍。邦翰陷親不義，褫革亦宜，第頑嚚之父非中才之子可化，矧蠱悍如邦翰者乎？量擬以杖，仍行學戒。

飭，使知悔悟。餘照原擬詳奪。

詳批：依擬。周粟加責三十板，枷號一個月滿，贖完發落。其子周邦翰姑行學戒飭。戴春等各贖決發落。餘如照，庫收領狀繳。

## 華亭縣

### 一件出巡事

按院楊發問訪犯沈謨等

前件審得：沈謨橫濶多奸，放縱無賴。在城市則結捕巡爲心腹，在村落惟恃唆唆詐爲營業。乘賊妻徐桂姐等官賣，即托名張一承買而轉鬻，享其厚資。有鹽快季章等被尅，實暗與許臣同黨而分受，沾其餘瀝。是謨倚衙役爲壟斷之罪案也。又如李嘉胤携妻舟行，橫被李元扛詐，乃以翼黨分其什一。楊道南臧獲病亡，遂唆沈規告捏，因而詐財，圈令和息。褚鞋私通鄰婦，輒挽唐棟等追脅，及至詐財反爲說合。是謨居鄉曲而武斷之罪案也。被害面質有據，計贓論配何辭？許臣假公費以科斂，竟使官銀化爲烏有，亦合並配。李元、唐三業先正罪，姑與黨惡沈規、胡招、相義各杖。他若有其人而事不可考，有其事而人未必質者，恐滋搔擾，姑免深求。

詳批：開沈謨等，犯真贓，到官惟叩頭伏罪。依擬，沈謨徒贖，許臣發姑蘇驛擺站滿放，杖犯李元

等六名贖決發落。庫收收管繳。

### 一件黑夜劫殺事

本府發問絞犯李三等

前件審得：李三兄弟習爲無賴，而梟雄朱祿更爲戎首。遂相謀搶偷乾之媳爲阿丟婦，兄弟輪姦，惡毒過於禽獸。但姦者李三、李五、阿丟耳，蠢蠢之李四惟圖醉飽，實不與姦。大抵此獄本謀不在劫財而在搶婦，則盜情尚在影響之間，唯橫搶在先，強姦在後，不得不張其事以重其辟。第朱祿、李五、阿丟相繼斃獄，而李三又以戎首不能辭絞，李四即同行，亦宜從論；况兄弟四人，二登鬼錄，一坐正辟，即釋此一犯，亦全家一綫。應從省發，免五命俱墮獄底。未獲夏阿二等萍踪浪迹，逃如脫兔，徒滋搔擾，免其拘提。陳惠仍提究罪。

### 一件地方事

本府發問凌遲犯人陸阿繼

前件審得：阿繼，路允直所蓄頑童也，幼教歌唱，長供頤指。乃阿繼淫蕩之性，習爲無賴，好合棍糾賭，允直咎之，每過楚毒。阿繼與路尹之僕潘阿計夙以游手結爲莫逆，遂以酷打難堪商於阿計，計因

獻謀死之說，而阿繼遂認爲上策。二奴目中已久無允直矣，特以機會未構，逗留數日。昨探知允直上城完糧，遂密約阿計同往畢命。後允直同阿繼上城，居停於俞拙浮店，俞拙日以傾銷生理，而夜不宿於店者也。允直素性好游，深夜盤桓，更餘而歸，不料二兇已定內應外合之計，一伴室中，一頓樓底，候直睡熟，遂以布纖直，立死床褥間，慘哉。二奴之斃允直也，潘阿計以他奴攘臂不足道，乃阿繼以恩養之僕，因而甘心於主，狼兎蝎毒甚矣。幸天網不漏，繼獲平明，計擒越日，兩口供吐，如出一詞，至所負衣贓又立刻起於典舖，情真事確，無若此案。第阿繼先招潘阿計引同下手二人，及至面質又稱未有，夫以二兇奴齊逞毒手，何有於一睡夢之夫復假多人一臂哉？姑不嚴鞫，以致妄扳。二兇一殲一斬，庶謝允直幽魂於冥冥也。

### 〔原文缺題〕

鹽院韓發問訪犯包佛等

前件審得：包佛不事生業，惟習游冶，遇蠱痴之俗子，玩弄鼓掌，逢輕佻之少年，目爲奇貨。或啖以一擲千金之厚利而擠貧者於險寢，或導以一笑千金之妖艷而溺迷者於欲海，動至傾人家蕩人產，枯人骨髓送人性命。何縷縷不可勝數也？蓋有陸虎、周丑、胡八、鄭大頭、錢丑、沈孝輩爲之助焰，又有沈觀、趙三、王六輩供其頤指，以故彼倡此和，陰合陽開，牢不可破耳。如湯秋華誤爲胡八居停，乃以索

負故而率衆毀其家活；季如斗誤落包佛賭圈，復以誘嫖故，而因妓罟其六金。他如誘賭誘嫖，共逞其機關，明騙暗騙，曲盡其變詐，則乘聳開美之棄產，給宋贊之倡會，一罄其腰纏而復勒以欠約，一贏其阿堵而復加以毆辱。欺袁相之幼穉，瞞張義之挾貨，一誑五十金而被擯於父，一誑念七金而被訐於兄。有時假妖婦趙三爲餌，使徐佛三百金立費如掃，乃半入三之帷幕，半入佛之囊橐；有時借淫婦王六爲圈，俾沈二三四日昏迷如夢，乃先以銀紬潤六之膏火，繼以錢刀充虎之谿壑。尤可恨者，如陳寅固比肩事主者也，虎偵知米銀在身，托言留宿，輒假穿窬以盜之。即告吐強半，而堅匿尚多。丁日升固幼孤無父者也，佛誘之嫖賭雜出，不越數年，竟以幾千金殉之，更勒虛契而索銀取贖。至若浪蕩之范壽，少不更事，則欺其易與而誘之頑嫖，不唯費其費，而且殞其命。又如燕游之范季文，幼失嚴訓，則乘其迷戀而誘之娶娼，不唯蕩其業，而且玷其名。按若輩之贓雖與蠹國枉法者有間，乃破人之家，利於斧斤；吮人之血，慘於刀劍。包佛等七名各應計贓論配。沈觀僅以歌喉而效步趨於諸囚，趙三、王六各以獻笑而聽指麾於若輩，姑各薄懲以杖。聶開美、宋贊、丁日升、沈二、徐佛甘以其身投若輩之陷阱，樂以其費填若輩之谿壑，嫖賭豈良善行徑耶，並杖示懲。季如斗先年雖比昵群小，久已改步，如曲木之從繩；范季文往日雖沉迷烟花，近知悔悟，如醉漢之初醒，且係楚楚青衿，俱堪上進，捨彼既覆之車，錄其將新之轍，蓋亦不追往之遺意也。趙三姿若妖牝，志比奸狐，應當官別賣，以芟松民惡孽，且斷范氏禍根。原贓量分別沒給，沈孝作照提另詳。

青浦縣

一件畫殺事

本府發問斬犯丁舜等

前件審得：丁舜與王祥世同里閈，舜素無良，曾以盜木事爲祥伯王賓所發，身以驟廢，舜固腐心於王氏已非一日。後祥以女適舜堂弟丁昌，祥復以舜素不檢，恐不利於女家，多方欲阻舜，俾其絕迹昌家，舜益不堪。上年謀以買訪中祥，又爲祥所先發，而舜之怨毒蘊結彌甚，其耽耽於祥者，如伏弩埋火，特伺間而發耳。去歲孟春，祥自外醉歸，道經舜門，適逢舜甥錢阿郎。阿郎平日亦以宣淫之故，致祥女負謗，祥因乘醉逐之，闖入舜家，踞坐舜堂。維時，祥既舜所惡見，而（詳）祥又復詐置相向，舜乃忿恨勃發，隨取瓦盆向（詳）祥顙總門一擊，祥即應手仆地，勢且不起而猶不免有掙脫之狀。舜遂與子小二等計曰，等死耳，與其歸而死於家，令彼得陳屍索瘢以明質我，不若遂畢其命並火其屍，猶可僥幸爲不結之局。因各互持鎗刃，毆截交加，肋背肘腋之間受傷殆遍，而小二猶狠肆毒手，致加宮刑而快心焉。彼其意以爲吾固總付祖龍一炬，而何不畢力以逞也。卒之地鄰徐方等四起奔救，而煨燼之餘，尚存殘屍，彼恢恢者若特留之以爲謀情左驗耳。舜猶借口諸傷爲救屍者所致，乃閱初檢鎗孔刀痕，俱血污皮捲，則傷在死後乎？抑在生前乎？且細細覆檢，則染骨之痕一一俱在，使非生前橫罹慘毒，何

以有此？蓋祥之死雖發難於觸舜之一擊，實畢命於群兇之交逞。一擊則近於故，交逞則近於謀，要之，毒手非謀不下，群兇非謀不合。大抵此獄起於故，實成於謀，其確案也。論謀則舜當以造意論斬，丁小二等俱當以加功論絞。第祥以隻身探虎穴，以醉漢遇羅刹，即無小二輩亦足致祥死命，而輩固不恤蠶叢疾擊者，則至狠又至愚耳。一門殊死，總不出子父骨肉，且查律無皆絞之文，則讞是獄者，睹若輩毒手，固爲髮豎，而盡若輩駢首就戮，則滅門亦足動容。首戎如舜，論斬已不必置喙；即長子小二仍當論絞，以彰明法；玄郎頗幼，姑以不加功論配。蓋以寧失不經，爲天地葆此一綫之和耳。覺起阿郎，而小張聞亦攘臂，俱非袖手傍觀者比，姑與玄郎並配。小張以病召保，病愈帶鋪，而奚升縱之以逃，暫抵本犯之罪，候獲日另議。

### 一件姦殺事

#### 兵道李批告人施孝狀

前件審得：施孝之於陳有常，何屢控而不休也？屢詰其故，無非以孝女長娜嫁陳祿次子，於有常爲弟婦，婦素不諳繢績，不得於姑沈氏，而今年七月間，又值姑督過之嚴，因忿懣縊死。孝欲爲女修怨，告祿則風不相及，告姑則屈於分，且法無可加，遂捏姦殺浮詞，嫁禍於有常。蓋有常於父子兄弟中最爲暴厲，又素目攝孝廢戚屬禮者，故孝特指名讞之。後孝訐訟以來，沈氏以始禍之故，不免於牽纏窘挫，隨亦沉波以殞。媳由姑死，而姑緣婦沒，事可相當，乃等姑於媳，姑罰不已重乎。故前縣從輕歸結，孝

可以吐氣縮舌矣，乃復以姦殺告府。適職署縣，復一一拘鄰證而細鞫之，則前審情景原如列眉，至閩中曖昧之事，如風影不可把捉，且證口盈庭，亦無有以姦事爲有常質者。獨有常狀如穴鼠，氣似食牛，頗類惡少伎倆，致來淫謗耳。故當即杖治有常，孝亦且帖焉無所置啄矣。有奸徒金德者，覬覦於有常而不遂，復從中張機設械，故孝即援德爲證，而又以煩憲牘也。臨審時，德且脫身局外，匿不赴理，而見在各證依然前審諸人。復再一細鞫之，而衆口同詞，與前審若券。乃深求其再告之故，則交舌謂爲金德所使也。夫孝兩告皆無德名，而今特插入扛幫，又復潛身逃竄，其襟肘亦自互見矣。夫長娜之死在毆與縊問，其夫與翁在，業已不必深求，况致死者又不自有常而自沈氏，法得勿論。且今沈氏死矣，有常亦薄憲矣，孝復何憾，而定以莫須有事，排有常死冤乎？此其意蓋不在執命而在詐財也。斷裝奩，則原入陳門，自長娜之外別無長物；斷埋葬，則姑媳之間難爲刁奸。作俑施孝律當誣坐，姑念其女死非命，而孝處父子骨肉之間，情難仆然，仍從薄治。金德不遂吞餌而輒爲含沙，亦明犯教唆之律，獨以孝寬科而德不能獨重也，姑與施孝並杖以懲。有常愚而悍，得謗實其自取。陸科臨審患病，免解取供。

## 雲間讞略卷之十

### 議詳倉吏緣由稿

照得，本府建有軍儲各倉，額設倉官攢典收掌支放。此係一定成規，無容更尋弊竇。唯是本府及所屬三縣各另設預備、濟農等倉，蓋爲積貯紙穀以備饑饉賑濟之需。各倉俱撥倉吏典守，非係候缺農民，即係空閑吏典，初設不過謹司管鑰，積久乃敢擅行增減。如罪犯折納紙穀，每石定銀二錢五分，原有成案，卑職蒞事以來，訪得此中凡遇上納紙穀時，犯人以納銀爲捷徑，該吏緣收銀爲利藪，每石勒索至三錢五分，方與倉收。此時罪犯以醫瘡而自甘剜肉，倉吏以裹腹而不顧剥膚，是收納時大蠹也。利孔一開，羣逐四起。凡遇倉吏役滿，或鑽求請托，或賄通保結，及至點撥一定，囑托者從中蠶食，保結者群而河飲，甚至借官廩爲家庾，以公物爲私債，是營謀時大蠹也。銀一到手，操縱自由，官不能參出入之柄，民不敢問饒乏之數。或輕擲於摴蒲，或濫費於花柳，一遇查盤，輒移東補西，借甲蓋乙，以圖僥幸於一瞬，是積貯時大蠹也。弊久蠹叢，日甚一日，譬若宿火必燃，養癰必潰，乃始株連蔓引，波及無辜。親族以殷實被其扳扯，平民以睚眦受其荼毒，甚且追侵視同故紙，官帑化爲烏有，是發覺時大蠹也。此皆防範不嚴，亦由處置無術，以故釀成大壞，幾於不可救藥。卑職目擊其事，其它久遠者不具論，近如本府倉吏朱宗政、王孟祥等臨役唯圖乾沒，交盤不行清楚，遞相侵那，衆爲朦蔽，計數動以千

百，餘波不下數十。事發而逃，不勝緝獲之苦；既獲而追，費盡拮據之力。幸本府精於搜弊，勤於緝逸，善於結局，倉廩尚自依然，而焦勞亦云已甚。職蓋不能不惕然於中，而思一借前箸也。爲今之計，相應詣示章程，頒立曉諭：凡有應納紙穀者，照例准納價銀貯庫，庫吏給與倉收。仍令各庫吏另置循環簿三扇，用印鈐蓋，逐日登記，每季終申送院道清查倒換。每歲西成之候，該府縣具文請詳，批委廉官一員領銀，照數糴穀，回日委官監視收貯備賑。其易新之法亦復如是。穀價原議二錢五分，至於糴穀往來，不無盤費，許於原價外另加銀二分五釐，總價二錢七分五釐，共作盤剥之費，勒石府縣門外，永爲定數。其稻穀貯倉鼠耗，盤驗時照例扣算，如此則倉吏不過有典守之責，不得問銀數之多寡；庫吏不過有收納之名，不得問倉穀之出入。無穀之鄉，既不以納穀告援，納銀之民又不以多勒稱厲，省小民無經之費，杜奸胥侵漁之漸，莫此爲善。卑職據臆陳言，未敢擅便，擬合請詳。

帶管兵道蔡詳批：納價於庫而給倉收，量增穀價以備委糴，使倉庫之吏舉不得染指其中，是法也，該府直宜立石永遠照行。然江南有名美而實無大益，行之而不免有弊者，買穀備賑是也。亦嘗究其故乎！仰候撫院詳示，行繳。

撫院周回札：條議深得救時弊之要，已批該道查行矣。先此覆。

### 議縣總稟揭

照得，立法何常，期於適治。故法不務尚言因也，亦不務而言革也。漫言因而因陋非也，漫言革而

競革故之名，不收革故之效，尤非也。故有因之而實借革爲因，有革之而反用因爲革，可以議今日之總書矣。蓋總書一役，彼其初設時，不過就會計錢糧，應徵應放數目令其一一籌派，及開造、比較與各查盤之完欠已耳，非有事權可貸，寵靈可借也。迨後惰窳習長，法久弊生。此輩機械日深，而縣官鞭策日短，此輩徑竊益熟，而縣官頭緒益紛，於是乎叢神被借，不覺倒太阿而授以柄。然要之，此輩作奸弄智，窮奇極巧，要不過盡其經手伎倆，非若幻蜮之必不可探，深淵之必不可測也。譬如派兌，則欲便話會而揀擇術分，欲作存留而隱匿收數；如比較，則故濶畝額而令奸民巧於逋負，虛增完數而令頑戶免於敵朴；如查盤，則捏造完欠，而彌縫於總撤之間，洗補項款而牽扯於解放之際。又其甚者，則構吏書那移出納，串樞頭重複放給，朋狐鼠以侵漁，營窟穴而影射，弊如斯止耳。然槩此數弊，其蠹國殃民亦甚矣，故說者見其朋比爲奸，牢不可破，由是議以此役僉之殷實大戶，意蓋謂大戶欲保身家，必不效鼠輩作奸犯科。殊不知大戶多不諳書算，陽爲承役而陰實募此輩料理，反令此輩得埋名竄迹，藏頭匿尾其中，以陰鑿弊孔而顯貽大戶以不可測之深寃。又且大戶一肩此任，則官司目爲正役，衙役視爲奇貨，一應攢造紙劄工食及監兑盤繳查盤，供給皆所取貸，而復益以遞年提比諸事。夫中人居積幾何，欲不破家析產得乎？故承此役者，非十載不能息肩，非千金不能結局。此僉點大戶之非完計也。則又有議改糧房書手之說。意蓋謂此一役也，不過以筹寫擅長，彼糧書者責專錢穀而又兼攢造寫辦，其於攝此至便也。不知彼糧書者，賦稅尤其熟徑，糧里是其表裏。一切紮吸膏吮髓之術無不習操，又一切紮固舞文之智無不慣修。其視飛灑侵那諸弊不啻反掌，是猶囑斬關者而令之穿窬，不又加總書一等乎？此議改糧書之尤

失策也。夫一縣總耳，移之大戶不可，移之糧書不可，則無如裁革之爲便。然職以爲，革之，而務革其實，不徒革其名，革之善者也。革之而徒革其名，尚未革其實，革之不如無革者也。革之而凡百俱親自筭派，親自攢造，是革一弊，即杜絕一弊可言也；革之而復他爲名以設之他爲役以代之，是岐之中有岐，而總之外又有總也，不可言也。中吳財賦甲天下，縣官百務如猶集蠶叢，彼能左畫圓而右畫方乎？即如筭派之煩瑣，固非一手一目所能辦，出納之零星，亦非一錙一銖所悉記。即革總書而勢不能不用他役，一用他役而馴且即爲總書，故並革之是謂因噎廢食，恐必不能，別用之是謂朝三暮四，亦終無當。故職謂革之而恐其以革爲因也，曷若假其力而不假其權，雖不革猶革也，是所革其實，不徒革其名也。職請效一得之愚而悉言之可乎？然職言無奇也，政亦不必奇也。如縣官凡奉會計，必親自參酌，止令總書計畝筭派各區圖官廩里戶，應輸銀米數目，又必親自查閘有無增減，然後填入比簿徵收。其所收銀兩，每日櫃頭遇晚，各以原封彙爲一包，送官標封寄庫，迨一限比畢拆封，官仍對徵查堂報，串根無棄，而後議解議放，又且量其時勢緩急，定爲解放多寡，則徵收之弊彼總書能售乎？其所收漕糧，亦止令總書計算槩縣應兌米數，分派各收兌管，收某區圖糧米，每名各若干。慣役者不許搶收溢數以圖侵那，奸巧者不得短少正數以省煩費。及至臨兌，仍令查取各船應兌米若干及糧長實收在倉米若干，官仍查對廩經，與報數無異，方准派兌。其中如旗軍之強弱，交兌之難易，官必親爲品搭，以均派定；糧長之兌，以兌完作存留之數，則派兌之弊彼總書復能售乎？至於比較簿所開完欠，必查與日收數相同；查盤冊所開完欠，必查與原比簿脗合，俾善彌縫者不得因緣爲奸，慣侵沒者不得上下其手，則增減牽捏之

弊總書復能售乎？又若應解應放錢糧，必槩縣總置一放簿，前列該年原派稅糧徭里總額共若干，次列某項該銀若干，某項該銀若干，再次開某月某日共收銀若干。凡遇應解應放，不論數之多寡，承行俱稟官親標某月某日解放銀若干，先清項款，嗣給放單，不許另置簿籍以溷參稽，致難查考；亦不許機乘兀劇權僉牌票，後僉放單。則凡額派之多寡，收銀之盈縮，解放之緩急，日展簿而舉在目中，彼區區者縱欲設彌天之詐，其以何爲梯，縱欲逞射影之巧，其以何爲圃。他如紙劄、工食等項，官爲處分；支給供應等項，官爲措辦，使供是役者止營力於書算，不耗財於承值，則彼進無可穴之弊藪，退亦無可憂之涸轍，何敢以其身爲壑，且亦何能以其身爲壑也？如是則僉之大戶可，僉之糧書亦可，即不用縣總之名，而止用諳算書手，亦無不可，職故曰此革縣總之實也。所謂以革用爲因，而後用因爲革者也。要之，此膚見耳語，平而無奇。法約而易操，方今英賢布列，豈難辦此，要在執之有要，行之有恒。勿謂冗極而暫假以柄，勿以倉卒而稍貸其權，勿耽於所便而姑借其頤指，勿傷於所恃而稍寬其銜轡，則一時救弊之微權，實三吳永賴之勝算。豈特拔眼前之釘，拒門外之虎而已耶。蓋職兩署縣篆，其賦目總書，有概於中久矣，幸台臺灼知其弊，而又虛心下問，求言若渴，故敢忘其固陋，以冀葑採。若夫推見至隱，台臺自有燃犀之照，職實慙爲爝火矣。

撫院周回札：發揮總書之弊，真如列眉，非真究心民隱者，安能周悉如是。此足窺循政卓越之一斑矣。甚喜！甚服！

## 議優恤北運稿

議得：糧役莫苦於領運，而北運爲最，故凡苦役均當議恤，而北運優恤尤宜首及。蓋其跋涉道途數  
幾四千，閱歷星霜動至越歲，一有失風發漏之虞，身家爲殉，而其中剥淺、守凍、過閘、挨班種種苦  
狀，實難盡描，以故憲台深切民隱，曲加體恤。迄今瘡孔愈增，弊焰日熾。爲民牧者，其軫念而優恤之  
豈宜獨後，第事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，有便於彼而不便於此者，似難概論。如派徵民運糧米，先儘本家  
米數，盡免兌軍，向來遵行，無容別議已。其賄囑總書，以奸頑派爲民運之欠戶，累各運頭喪身破家一  
節，則事或間有，實不盡然。蓋因縣官以軍運爲急務，故必嚴比以待兌，奸民以存留爲輕省，故每爭先  
以樂輸。而民運界乎二者之中。收不及額，勢必賠補，此流弊所必至者，然以欠戶而賠累至不可言，則  
近日實無此事。夫優恤北運是矣！至謂數有不足，許報附近殷實人戶扣補之說，則意雖美而法未必盡  
良，此則利，而彼未必無害。蓋百姓之視軍運如蹈湯火，若以大戶聽爲民運，則細戶獨受兌軍之苦。區  
區子遺，堪此荼毒？况概縣民運之役，屈指無幾，焉得圖圖編及，歲歲輸充，俾其苦樂得以適均耶？職  
竊念之，欲爲合口稱平之計，莫若照會計規則，如米每百石，派定若干爲軍運，若干爲民運，若干爲存  
留，大張告示，使之家喻戶曉。即縣官急於兌軍，不得混徵民運、存留以足額，奸民利於輕贈，亦不許  
混納存留以充數。且責成縣官，務與軍運一同開徵，則催科者無分於彼此，輸將者無事於規避，將不必  
求民運之完，自無不完，不必革總書之弊，自無所售其弊矣。

兵道楊回扎來教指示甚悉，當如教轉聞矣。

### 擬水荒稟揭稿

照得，三吳夙稱澤國，亦號水鄉。邇來淫雨連綿，洪波泛濫，農圃荷鋤以泣，子婦牽袂而悲，竈已產蛙，吳將爲沼。側聞台臺勸心民隱，憫念時艱，躬祈禱爲各屬先，廢寢食屢終日戒，溺若由己，耻已深於納溝，饑不獨民，計宜預於待哺。請行郡縣，先設圖維，早爲積穀之謀，以防無秋之患。常平、預備，亶其近之贍緩易新皆可問也。至若目前困苦，尤宜當下矜憐，囹圄之瘟濕傳染，則犴狴宜清；閭閻之車戽淋灑，則催徵可緩。乞以熟審之例，先提一月，庶甦枕籍之餘魂；更諭比較之期，姑寬幾限，爲安胼胝之殘喘。卑職自知至愚極陋，乃敢謬陳芻蕘，直思上佐粧席。從前膚見，不失爲陰雨之綢繆，從後管窺，亦可搔在身之痛癢。仰惟台臺俯爲採納，亟賜施行，庶幾民免爲魚，抑且載不及溺。臨稟悚仄。

### 請旌張烈婦參語

看得已故金山衛學生員張士震妻陳氏，產清白之傑名家，適孤寒之傑士。甲辰伉儷，方譜宜室之歡；乙巳分張，忽抱崩城之戚。甫締一年婚媾，遽終百歲姻緣。肯求苟活於人間，直矢相從於地下。避瓜李之嫌，而偕母以歸，其爲謀固已善矣，且爾置櫺自防，益峻森嚴之界限，堅松楸之請，而鬻婢以

應，恨於志猶未償也，則惟仰藥求斃，更操激烈之肝腸。奮擊玉簪，誓斷者無能復續，連吞金屑，冀死矣不欲再生。詎虞一息喘延，莫克遂偕亡之願，以故念旬粒絕，始獲伸共穴之情。義最就於從容，事更奇於慷慨。慘然九死，足維百年風教；子爾一身，直擔萬古綱常。宇內稀聞，雲間異觀，亟宜疏請，以俟特旌。

學院楊回札：陳節婦事向聞其概，今閱行狀，果稱奇節。先檄該府旌揚，再圖題請，以副門下風俗之盛心也。

### 請旌嚴烈婦許氏詳語

參看得，本婦孤寒下俗，峻潔高標。嗟厥配不良，欲誨淫以糊口，念此身難失，遂持剪以刺喉。惡甚於死，欲甚於生，肯苟全一時性命；貧不能移，威不能屈，期力振萬古綱常。况其乳女懷中，潛示永訣之意，然後置女地上，矢圖長往之謀。果決運以周詳，義從仁取，從容行夫慷慨，勇自遜裁。張生妻辟穀固奇，偕伯夷、叔齊共存香骨；許氏女捐軀尤烈，與龍逢、比干並藹芳魂。雲間有而天下稀，爭羨古今盛瑞；丈夫難而女子易，競誇宇宙奇珍。人愈愛，美愈彰，直道不殊乎三代；事益久，論益定，公評何異夫初年。第雖有袞輓之詩文傳諸里巷，抑孰如表揚之恩命出自朝廷。敢微奏疏於柏臺，用錫光榮於松郡。三泖九峰動色，五庠萬井懸眸。卑職更竊慶遭逢下情，亦曷勝激切。

學院史回札：雲間苦節如來教者甚確，即當題旌。別郡亦望求其極孤寒、極確當者見教，望之。

## 上學院旌忠條議稿

謹據末議以襄盛舉事。竊照方正學先生殉難孤忠，千古爲烈，滅門慘禍隻世無兩，幸一脈之如綫，庶九幽之不磨，非曰人謀，實由天意。忠魂若既絕而復續，世胄如已斷而復綿。顧先生化碧之靈已得妥於祠墓，乃先生茹血之胤未蒙休於闡揚，方悲存恤無人，詎意舉行有待。今蒙台臺吊精英於先哲，考世胄於後裔，下欲爲忠義妥幽魂，上將爲國家修曠典，二百年名節炳而重朗，數十世宗枝晦而復新，誠曠古之高風，真不朽之盛事。卑職仰承德意，俯採輿情，謹按事之可行列爲條議，庶幾言之足採，可當薦蕡。

### 計開：

一、復忠姓。按台郡葉文甫琰記先生後嗣復姓者甚核而詳，有吳郡元美、敬美二王先生跋之矣。文甫又有復姓諱忌解，反覆論之。今藐諸尚冒余姓，首宜改正，且列名譽序者，改姓改名皆本院得而主之，一移檄可定，似較題請尤便。

一建忠祠。按先生故里台州有祠，金陵有祠，成都、漢中、濟寧等處凡先生講學、舊游之地無不貌像而祀矣。雲間實衍傳先生一脈子孫，既生長於斯，則先生忠魂當血食於斯，蓋氣脈所接，較之他郡尤覺靈爽。如在採臺，宜首批官帑以爲俎豆之倡，即今現有鶴城書院空址，即作祠基，前列先生牌像，後立講堂，或名正學書院，或名求忠書院，不惟人心樂倡，工役易成，且以忠孝立教，尤爲真切正大。

一報忠友。按台州先生有祠，祔配門生林昇，字嘉猷，鄭智，字叔貞，見於葉君琰呈請可據也。先生幼子德宗之得衍一綫，則金陵尚書魏公澤、台人秀才余公學夔、門生華亭進士俞公允、參政任公勉四公保護之功莫大焉。祠成之日，宜即奉四公配享先生，報忠報友，於禮允當。

一錄忠裔。按余姓譜牒，今其後尚濟濟有人，如在府學名繼儒者、名忠胄者、名忠裔者，在上海學名忠祚者共四人，或有未經入泮，枝派相應者，例准給衣巾奉祀，庶先生得食忠義之報於冥冥，而先生後人亦得分忠義之餘榮。此誠盛舉，可以勸忠。

一定忠祀。按金陵、台州諸祠，即有祠田以供春秋牲牢酒醴之費。建祠之後，或官帑義助有餘，宜悉仿其例，置買祠田若干畝，共計收租若干數，除備辦祭品之外，其餘以贍裔之貧者。恤錄忠胤，庶為大備。

學院楊回札：先生大忠揭天地，豈其一綫之不遺。昨聞有的派子孫在雲間，甚快，必欲了此公幹。方行，茲承教各條議，正足佐我不逮，即當見諸施行矣。草復。

### 申詳學院條議

爲士風卑靡，亟宜申飭以維風教，以正人心事。竊惟國運之隆替，係於士風，而士習之端邪，關於學政。惟士習欹邪不端，致士風卑靡不振，而欲人才蔚起，文運休嘉，是猶以南轍適燕，必不得之數也。卑職叨理刑名，豈敢侈言教化，第明刑弼教，原非兩岐，而蠡測管窺，欲效一得。頃遇台臺恭捧簡

書榮模伊始，正士心觀望之會，尤士習不變之機，敢陳末光於爝火，仰俾貞明，願作砥柱於中流，俯回狂瀾。謹摭群言，列爲六款，幸賜葑菲之採，庶振蘿蕪之風。

計開：

一、禁立黨爭訟。夫士雖草茆，各有門戶。假令事果剥膚，未必人甘唾面。第鼠牙雀角，原非得已，而蚩屯蚩聚，意欲何爲？故凡生員詞訟，祇宜遵照卧碑，許令家屬抱告待理，即令萬不得已親赴質對，一人一口亦足陳情暴白，何必結構扛幫。邇來士子先立黨與，互張聲勢，一遇小嫌，輒構大釁。要的每至數十人，構撰不下千百言，曉曉府縣，鬨鬧一堂。起滅者生員，證佐者生員，旁觀說公道者亦生員。相與噴污人之血，不啻含沙；因而操入室之戈，慘於下石。讞者稍不如意，即提調且視爲弁髦，如衙官又何啻奴隸。甚至本生厭訟，而居間者猶挑撥不已，翻手覆手，任其簸弄，張弧脫弧，莫知端倪。必使蠅蚌俱傷，因而漁人獲利。間有師長風聞，面行諭戒，鮮不掉臂反唇，孰肯改弦易轍。其流之敝將使鸞鳳之穴化爲鴟梟，周道之行翻成叢棘。可太息者此也。亟宜申飭，伏候憲裁。

一、禁連名呈詞。夫士伏圭寶，不啻處女要，有言責。一切杞憂霍謀，總爲移春恤諱。即如名宦鄉賢節孝鄉飲之舉，自有鄉約耆老里鄰人等具呈府縣，行學覆查，師生當堂酌議，議定然後開列生員姓名，照廩增附，挨次順序，庶公論真出於學校而是非不謬於聖人。且首廩正貢惟恐玷闕，自當鄭重。邇來士子聚集郡城，借公舉以市恩，假連名而嗜利，多結朋儕，不顧羞愧之耻，橫張谿壑，實同牛飲之羞。遇有遺嚙可餐，餘瀝可沾，動輒呼類引朋，列名具呈，豈惟師長罔聞，抑且同儕莫覺。近則干求府縣，遠

且奔赴各臺。爲首者預派舟金若干，途資若干，家用若干，然後從事。蓋必餽腹已果，乃肯極其游揚，設使羊羹未遍，仍腹肆其醜詆，弊令舉者未必真，真者未必舉。壘斷可爲夷、由、蹠、跖目爲曾、史，而真正夷、由、曾、史或以門祚衰微不蒙物色，或以箕裘冷落致使沉埋。此真可太息者也。亟宜申飭，伏候憲裁。

一禁喪門吊客。夫吊以致哀，哭非爲生，必平日有金蘭之雅，或向來屬葭莩之親。未聞一面未交而輒匍匐喪次，半締未通而輒涕泗交流。且聞助賄古有麥舟之誼，未聞吊喪反爲漁餌之圖。邇來士子膚顏縉紳之家，思一沾其玉華，屈指殷實之戶，計可借爲銅陵。聞有喪事，視爲奇貨，邀約同輩，各出微資，因而制軸具奠，往哭其門，緣是酣飲索資，冀飽其腹。且填素有聲望諸生，及寫目不識丁儒童，軸開姓字，單派酬金，每名索謝若干，每次索謝若干。有一軸而瓜分數十金者有之，即數百金者亦有之，有一人而冒領三四人者有之，即重吊二三次者亦有之。又其甚者，招延縉黃，代爲追薦，濫開經典，藉口慈航，致有喪門吊客之謠，相爲無可奈何之語。士習卑污至此，不啻鷄鳴燕市，犬吠花陰，何怪譚者不齒，見者欲唾。真可痛哭太息者，此也。亟宜申飭，伏候憲裁。

一、禁開場賭博。夫士異凡民，全在志趣。至於賭博一節，尤屬下賤末流。故或以椎埋肆其狡猾，或以市井習爲無賴，或係寡夫借貨以糊口，或係頑童被誘而蕩心，未聞繫籍膠庠，顧乃挂名棍局。邇來士子紈綺成群，樗蒲爲業。結大駟鉅狡爲腹心，用游棍惡少爲指臂，連繩結駟，托言游俠，叫號狂歌，目爲豪曠。且自恃官刑異能加，詰捕不敢緝，乃開場糾賭，閉戶呼盧。誘富兒寘之重樓，巧設陰陽，引

蕩子輕於一擲，不分晝夜。安排初念，原欲胠篋充囊，究竟未來，亦並傾家鬻產，始則吸人膏而吮人髓，心顧何忍，終則剜己肉以醫己瘡，計亦何愚。於朝廷律法之嚴，如獸觸穿；壞祖宗創業之苦，如狗喪家；來學校名教之羞，如馬敗群；貽妻孥窘迫之苦，如鳥焚巢。真可太息者，此也。亟行申飭，伏候憲裁。

一、禁重復代考。夫人戶以籍爲定，况士子進步之初，正終身踏脚之地，故詭遇獲禽，中士所羞；巧營成葉，君子勿道。吳中每遇歲校，彼此通融，隨意報考，此弊久延，無能挽矣。乃其流弊至有不可言者。如富貴之家多立一籍，則多營一奸窟；如貧賤之儒多考一處，則多覓一利寶。即使防奸之網益周，無奈作奸之智愈巧。如邇來各縣約同日校試，防倩人代考，可謂周且密矣，乃富室豪家希圖領緣，不惜孔方，或廣募隔屬，或遍覓丁憂，分布代考，輒視名目高下，以爲彼此去就，獨取則累資而謝焉，兼取則轉鬻以賞阿堵。他若膏儒賤士苦於無人僱請，輒便自己冒籍投卷溷考，幾於淄澑不分。迨後案發有名，定價授值，亦復錙銖不爽。即如院試，非不森嚴，乃彼人衆，偶難稽查，代筆替考，難保盡無。夫此輩屑越名器，輒誇分縁之榮；冒濫衣巾，動來曳白之誚。甚至借爲過門，因而納粟援例，輒爾抗顏明府，未免橫行鄉曲。此亦真可太息者也。亟應申飭，伏候憲裁。

一、禁冒姓溷宗。夫類族乃能辨物，別生原以分類，故人各有姓，姓各有宗，略限原自森嚴，分毫豈容僭差。乃近年士子詐冒百出，變態日新，藤蘿可附，剪根蒂而不辭；城社可憑，捐廬墓而勿顧。甚且搖犬尾以營門第，妄結骨肉之緣，貪蠅頭而認宗枝，忍斷父子之義。如身本出寒微也，見有某勢要可

板，某親戚可倚，則棄置本宗以歸其宗，而執枝派甚確。如姓偶同貴顯也，強稱某可認爲叔伯，某可認爲父兄，則更立名派以隨其派，而執子弟甚恭。至如營求闢說，希圖進取，或捏稱過斷，甘螟蛉而漫不爲意；或謬附乞養，同廝隸而恬不爲耻。不父其父而又棄父以覓父，不姓其姓而故冒姓以易姓，至親同於陌路，途人可爲嫡血，彼爲孫子者幾不識本來之祖父，彼爲祖父者又何樂有別姓之孫子。此亦真可太息者也。亟應申飭，伏候憲裁。

楊學院回札：來教不啻文彩燦然，令人目駁心洞，讀至激切處，慨然欲涕。除條約原載者，餘三款即當通行矣。謝教之厚。

### 上冷審罪囚稟帖

謹稟，竊照天道盛暑，不廢隆冬，民情號寒，甚於苦熱。在昔仲夏之時，炎威如灸，已蒙台臺垂憐犴狴，俯恤囹圄，行委職等遍行清理，一時囚首械係之徒，不啻脫離湯火而沐浴清冷，歡呼之聲載道盈耳。竊念三冬之視九夏，慘烈之狀不殊，而揮汗之於剥肌，愁苦之情無異。况此囊頭三木，盡皆鶴衣百結，彼神之索矣復股之栗，寧不望風欲僵；彼食之不充腸矣，復衣之不蔽體，寧不籲吁天立槁。伏惟台臺弘開鮮網之念，大錫挾纊之恩，照依熟審事例，嚴行各掌印官清查酌量，除罪大惡極者仍前監固，餘過小情輕者暫行保放，仍令開報某起某犯，無令虛應搪塞。至如重犯人等，罪在不赦者固多，情屬可矜者亦有，上天生意正於此輩未絕，宜行各縣嚴冬囚糧及時寬給，又查舊時各庫所貯無主贓衣以授無衣窮

囚，則以無用之積移爲不惠之貲，所資予不損而所生全實多。卑職刑官也，諸所不法者，職不敢惠於法之內，况敢議於法之外？獨念告赦之典不礙明慎之經，且於如傷之念或有一當。故敢僭陳，以冀采擇。撫院周回啓：足下以法署而恤窮，因至此仁人之用心也。冷審例當通行，以副來教。

### 禁牽告婦女約

照得，閨門關係風化，而婦人尤以不出閨門爲女德。近見奸棍，或借婦女出告爲奇貨，或嵌閨女詞內爲詐局，非駕言孤寡被吞，即聳告淫污不儉，及至鞫審婦婦，原無切己大痛，而出頭露臉，聽人提弄，成何節操？至於牽告婦女尤不相干。無賴惡棍意在壞人體面，故意綴入，致使幼婦弱女躡踞公庭，遭稠衆之推擠，受輿皂之阿斥，婦德閨範廢棄盡矣。今後，除姦拐重情外，凡婦婦不得已訟事許令親屬代投代訴，凡詞內牽及婦女槩不准提。如各棍仍蹈前轍，唆婦女者與告婦女者一槩反坐，仍枷號痛責，以懲薄惡。本廳近已出示嚴禁矣，望一體行之，亦助風化一務也。

### 議虛報

謹稟，卑職自委署華亭以來，屢奉撫院憲檄督催布折錢糧，職因蒿目焦心，加意查理。除將徵完應解者勒限起解外，及查遞年虛報未完者，亦惟布折居其過半。蓋緣彼時奉上司催督之嚴，唯此項最急，故在本縣踵遞年預報之弊，唯此項獨多。實則民欠，虛曰已完。嗣後歲有豐歉，官多更寘，人復一人，

誰結未完之案，日多一日，遂成不了之局。今查綿布布折兩項，自二十八年以前奉詔蠲免，自二十九年以後見在帶徵。帶徵者陸續追比，完報可期，無庸別議。惟是奉蠲者既邀朝廷恩赦，民既掉臂有辭，況當物力已窮，官亦束手無策。爲今之計，欲概數年而議補，則勢所不能；欲概別項而議補，則法亦難兼。無已則有酌補漸補之方，以爲得尺得寸之計。何謂漸補？如各年中之二十八年，是已查得二十八年綿布布折兩項未完不滿七千，視前數年則時日尚新，較他逋額則數目亦少，且與二十九年時既相鄰，法當馴及。蓋依見徵者而議補，是謂以陳催新；承既蠲者而遞補，是謂以本概末；酌獨切者而先補，是謂以急蓋緩。今日之亟而議漸補者無如二十八年，二十八年之亟而議酌補者無如布、折兩項。查有顧正心義田銀三萬兩，向因本家領華亭未了之銀買田青浦，近因上司查青浦無據之田追銀華亭，本職署印以來，□□嚴追，已完銀□□四千餘兩解府收貯矣。竊謂此銀原聽買田助貼一縣公役，而該年未完布折又係一縣民欠，則以贍役之初意爲完額之權宜，似無不可。况以此項酌數量抵，於法無損，即令他日扣租補額，爲力亦易。第事干錢糧重務，非卑末所敢擅議，伏惟台臺斟酌可否，嗣容本職具文請詳，庶補足一年得消一年瘡孔，補完一項得結一項公案，裨國計而完（以下缺文）